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缩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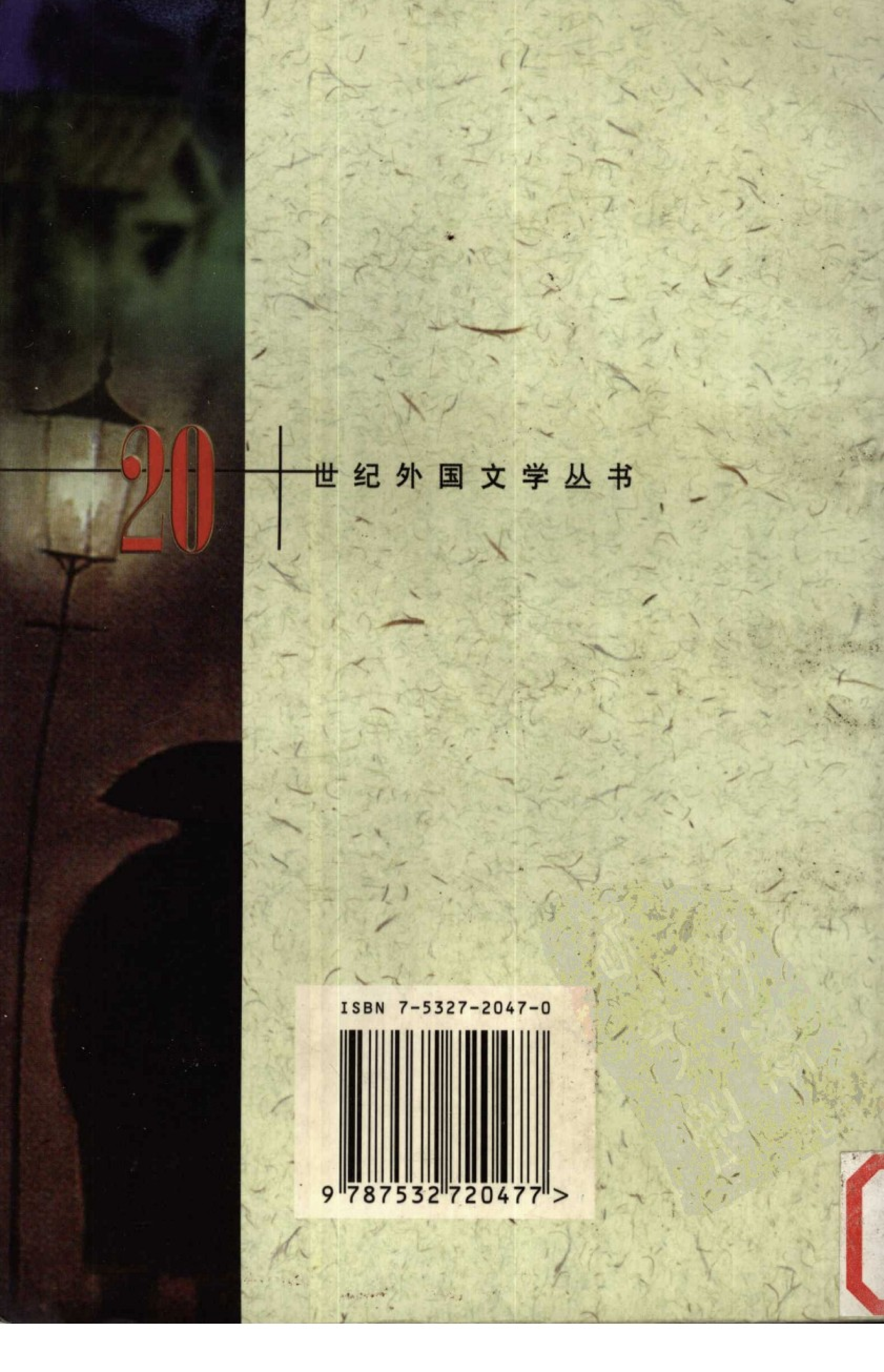
〔日本〕德田秋声

力 生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ISBN 7-5327-2047-0
9 787532 720477 >

缩影

〔日本〕德田秋声著
力 生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德田秋聲

缩　图

本书根据筑摩书房1955年版《现代日本文學全集》译出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缩　影

(日)德田秋声 著

力 生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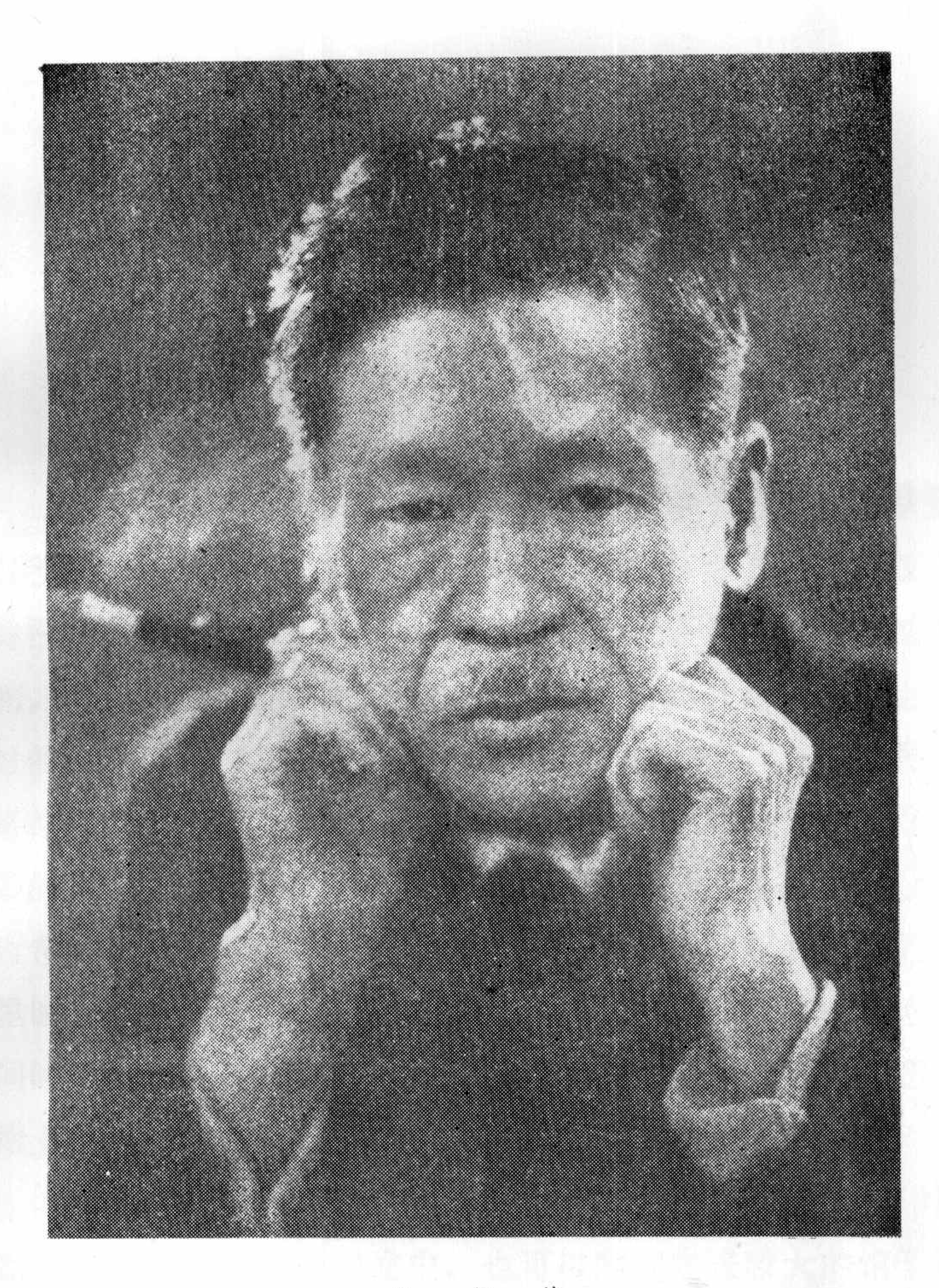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25　插页 6　字数 139,000

1997年 8 月第 1 版　　1997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册

ISBN 7-5327-2047-0/I·1205

定价：11.00元



作 者 像

篱　下

一

晚饭时间银座① 的资生堂，照常上下客满。

银子和均平坐在楼厅角落的长沙发上等了一会，就从里进右手的临窗处找到了空位，依照银子的喜爱，点了两客比较上等的份菜。浅草② 一带的大众化饭馆，均平是早在跟银子结交之初，就常去尝试的——如再追溯到以前，当他开始过潦倒生活的时候，也常常被舞友们邀到下层游乐区的小胡同里，走进那些炸猪排店、和炖③ 馆或小吃店吃喝，要到深夜才散。后来，在看完电影的归途中，银子要他到那门口摆着样菜的馆子吃饭，更已习以为常，不会感到什么不自在，相反的，当呼吸在那大众化的气氛里时，倒感到异常愉快了。这种行径，发自对于岳家的反感——同时也可以说，是一种自暴自弃的表现。他一心想借此忘掉生活上的破绽。

但是，久经风霜的银子，目前总算过得比较舒坦了。有时，她邀均平去看过电影的归途中，也可以顺便走进较大的馆子让他饱饱口福了。均平是爱吃食的人，但也不是那种一心徒求口腹之乐的吃客，他极讲究经济实惠。战争将近五年了，国内物资的匮乏是不消说得的。生活用品的价格，不问品质优劣，一律上涨到公定的限价。根本谈不到什么商业信用了。显然，这是由于

不少商家在趁战时的畸形景气从事投机倒把，一方面也由于人们表面的购买力实在太旺盛的缘故。

面包和汤端上来了。正在吸着纸烟、朝窗外眺望的均平，把烟头搁在灰皿上，又把白脱各半分开。已是五月梢的日子，天气可还这么冷，空气里湿漉漉的。他的鼻管和气管素来不好，这就禁不住打起喷嚏来。于是顺手去拿餐桌上的拭纸擦擦口鼻。又把面包撕碎。说："今年别弄得不好来个荒年咧！"

银子仍然不失为性格单纯而质朴的女子，似乎从来也不会作杞人之忧。尽管出身贫寒，从小历经艰辛；也尽管有时情绪忽然会变得很坏、很急躁，但是锁着双眉、整天价发愁的事，却绝对没有过。无论心里怎样不痛快，从生性劳碌的均平眼中看来，她仍然是个挺开朗的人。纵然不能说完全没有阴郁的一面，但懊悔过去，悲叹现在之类的情况，也从来没有。她每天爱看报。均平往往为时事的发展疑虑重重，对现实暂时抱着否定的态度。她却相反，就连自己的行业，不时遭到官府的掣肘，也不曾叹过一声苦。

"幕府末年，不也闹过连续两年的大灾荒吗？也是冷得六月天还穿夹袄哪！"

下一道菜还未端来。均平朝窗下望望，忽见三辆人力车和一辆汽车正将齐头穿过熙熙攘攘的银座大街，却一下子阻住在街口，等驶过街口时，跟着又开来一辆，风驰电掣地穿过街去了。

---

① 东京中心的繁华地段。

② 东京浅草公园一带的大众游乐区。

③ 一种用蒟蒻、豆腐、芋艿等杂烩成的菜。

二

不消说，车子不只两辆、三辆。西餐馆开堂的时间，下午五时起也正好是准许游乐场所开始接客的时间。现在将近六点钟，车辆直象潮涌一般，后浪推前浪，三辆五辆，不一会就是数十辆挤成一团，搞得水泄不通。这本不是今天才有的特殊现象，但是均平在就餐前后临窗下望，看得时间久了，却在眼帘里发生一种对时局感到异样的感觉，这也是很自然的。

这儿大概是明治时代的新文化发祥地，而且是核心地带；在均平的少年时期，马路上已经铺砌砖块，马车则在铁轨上行驶，差不多所有的报馆都开设在这地区，竞相高唱着自由民权之说。洋货店、西服店、西餐馆和西式糕点店之类大概也以这儿开风气之先。这家资生堂的前身，本来是以卖化妆品为主；当时仅在铺面的隙地，由几个穿条纹棉衣、扎起宽衣袖的男性侍应员卖卖汽水；楼上则兼设有小小的“风月”馆，供应法国式大菜，侍应员也作同样打扮，顾客大都是公司职员。至于尾张街的街角上，出现牌名“狮”的咖啡店，雇用起七名美丽的女侍应员，以接待庆应大学的公子哥儿以及别的贵族少爷们，则还是不挺远以前才有的事。这期间，街上已经敷设电车道，跟各区的交通更加灵便了，本来野草丛生的丸之内旷场，转眼间变成高楼栉比的闹市。随着日俄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忽剧发展，西欧文明的东渐，更使这个大都会的面貌日新月异，在银座就出现了供应美味咖啡和糕点的雅室，劝工场的楼上也出现了最时新的不售舞票的舞厅，跟着，各大百货公司也增设了屋顶游艺场，终于转使其他各街区的市面渐趋冷落起来。这自然是由于银座那些游乐场所，把越

来越多的市民们吸引了去的缘故吧。

集中在这儿后街上的各式游乐场所的娘儿们，也不能不受时代的影响，本来已够考究的种种固有的服饰风尚和日本发式，也被世界大战以后盛极一时的西洋服饰和烫发之风所排挤；只有艺妓①们除外，依然穿着博袖长袍，梳着高高的发髻，她们在白天的银座街上走过，不免令人觉得古旧可笑，甚至有时代错误之感。不过话要说回来，艺妓这行当，究竟是在明治时代的政权和财权下培育成长的宠儿，它的存在是根深蒂固的；有时连外国人都把它跟富士山、樱花和歌舞伎等一同视为日本的名物，赞赏备至。所以当今"日本趣味"朝野风行，军需景气泛滥全国，遇到上层阶级大张宴席的时候，也就少不了要借重于她们。即使此风未必持久不衰，但当前之能够重返旧日的盛况，看来跟日本的国情和社会组织是有分不开的关系的。

"今晚好象在'蜻蜓'②那边有大宴会哩。"均平边用匙子调咖啡，边对银子低声说。

生性耿直的银子，没给回答什么。对她说来，她是更关心其他一些琐事。她一心注意着那些骄矜地坐在车子里的妇女们的服饰：那是什么料子，什么颜色和式样？因为她既然身为艺妓馆③主，尽管馆子设在偏街，尽管平时自己并不讲究打扮，但对馆里姑娘们的伴座服饰是很肯花钱的，而且花起钱来大手大脚，差不多一切听任绸布店代庖，不象有些同业整天精打细算，非掏便宜货不办，甚至把旧货改制改染一下充数。自然，这并不是说银子自己对此懒得动脑筋，事实上她对姑娘们的服饰，是一点儿

---

① 艺妓以应客召从事侍饮、弹唱、歌舞或伴游为业，不同于一般妓女。

② 餐馆名。

③ 收置艺妓，应客外召卖艺的馆子。

也不肯马虎的。

“我们那条花街，姑娘们出堂差[1]真不方便。”均平嘟哝着说；怅惘地眺望着暮色苍茫的街景。

三

均平现在每回走进这样华贵的大饭馆，总感到有些内疚。原来十多年前，他在四十岁上下的时候，也有过一段非常潦倒的时期。那时不是整天价追求着霓虹灯光、泡在咖啡店里不走（当年还是咖啡店全盛期），便是胡乱地喝酒，喝够了，去坐京滨铁道的火车兜风，甚至一直坐到本牧去跳舞。那期间，他手头还剩有一些岳家给的轮船公司股票之类的余资可供挥霍；现在的境况，可不能同日而语了。回想起来，简直象做了一场恶梦。想吧，一身不事生产，自暴自弃地好象脱缰之马，日夜过着放荡生活，以致丧失掉自己的本性。酒醒时则背脊透过一阵阵恶寒，耳闻旧日窗友们的消息，则惭愧得无地自容。这么地喝呀，玩呀，事实上难道会是很有趣的吗！尤其在雨夜更深之时，想起留在岳家的两个孩子，内心的痛苦更直象受着荆棘的鞭挞，常常悲不自胜地垂泪枕上。然而，这是由于岳家的冷酷刻薄所引起的激情，促使他温和的性格越出轨道，以致落到这个境地的吧。

如今则梦醒囊空。其实，要是临了不去胡搞什么股票买卖，至少新婚当年岳家为他造的那住宅，也许是不会转入人手的。

现时国家情势大变，过去国库支出漫无节制，以致财政发生困难。虽然当朝政治家们高叫着紧缩，国防费实行极度削减，而

---

① 指出差卖艺。

经济界却随之趋于萧条。均平是出校门以后就在地方厅找到了职业的，因而平时多少还算关心政治，并留意议会和舆论界的动静。但他个人的生活兴趣并不在此；而且不久，为了处理选举等事务跟有浓厚政党偏见的上官发生龃龉，终于马上辞了职。从此视官场为畏途，改入报馆的政治部工作，可也因为本性刚直，不胜人事周旋之烦，没几天又出来了。跟着，总算经过一位老世交的怂恿和说项，进了某纸业公司作事，但仍然感觉不合己意，随时想走。这种心猿意马、漫不知足的脾气，使得那住在乡下的老母亲为他伤透脑筋，她老人家只得再托那汉学家世交，也就是均平父亲的诗文弟子，委婉地从旁规劝，这才使他感到不好意思起来，下定决心在公司里呆下去。这就是后来他跟三村家的三女结婚的由来，也就是入赘三村家的由来。原来公司的经理是三村的小女婿。

但是，对均平说来，置身三村家那样复杂的环境里，内心并不感到愉快，也不感到值得感激。本来他的祖、父两代是汉学家，赋有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气质，家庭里充满独善主义和明哲保身的儒家气氛。但到均平的青少年时期，已是明治中叶进步潮流风涌澎湃的时期，这自然大大影响了他，从而在思想上植下了叛逆的倾向，一心想从旧的环境和命运里解脱出来。可是从学校毕业，在官厅里做事以后，接触到身边的现实，眼见上官和同僚们都是习尚虚伪阿谀之辈，对待一切无不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从而又不能不使他对世事和人生感到了幻灭。幻灭是幻灭，然而入世愈深，阅历愈透，同时也终于使他懂得了所谓人生是什么，学得了所谓处世之道；于是磨去棱角，站稳脚跟，接受了入赘的条件，和三村小姐结了婚。殊不知这一失足，竟成了千古之恨！

四

这里是不卖酒的，可是不喝一点，总嫌有所未足。其实，近来他对物质生活方面并没有什么苛求，一切都可将就过来，既然酒在市上成了奇货，对他并不碍事；何况心脏不太好，不喝也罢。在精神方面，他已习惯于入赘后的玩世不恭的心情，不再有什么野心。说他在自嘲愚庸吧，倒也没有那么深刻的感情，只是浑浑噩噩地跟女孩子们厮混在一起，让生命一天天的消逝掉罢了。有时怵于自己的颓唐，曾打算振作起来，索性上满洲去干一番吧，那边有老同学在任要职。可是去干什么呢，能够干些什么呢，却一点也没自信。而且平日做事，缺乏机应的才能，即使去了，恐怕也办不了什么。要想挽回年过四十的蹉跌啊，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两鬓已斑，到那里也不会受到欢迎的。

两人从座位上一站起来，立刻就有另外两位顾客来到座旁。看来是中产阶级的母女俩。女儿年纪十六七，体态娇健，穿着很随便的西式衣服，手上提着盛商品的纸盒子。均平对于她那充满青春气息的丰润的容姿楞眼看了看，便含笑地把椅子让给了。他每在银座一带看见年轻的姑娘时，便会想起自己的女儿加世子，不由得黯然而神伤。今天也不例外。有一回，看见一群似乎是从同学会归来的姑娘，个个穿着漂亮的衣服，无比快活地陆续走进横胡同里卖豆酱汤什么的铺子，他猜想加世子可能也在里面，就故意把脸歪了开去。他知道，在加世子纯洁的少女内心里，一定很憎恶她的父亲。同时，看来银子对加世子也不会有好感。因此，他在银子面前从来不提起自己的女儿。其实相反，银子心底里倒很想见见这已长大成人的加世子。

“不是满好吗？加世子既然过得没什么不满足。”

一提到加世子，均平老象吃了人家一记闷棍，感到无地自容。但在银子说这话，却正是为了要安慰他；不过，这种以自己之心度人之腹的善意，乃是一个从苦难中成长的女子所常有的偏见罢了。

走下梯子，见到灯光辉煌的大厅里人头济济，个个喜形于色。均平无意识地想从其中看看有无相识的人，就把视线四下扫了一下，却发觉这里的顾客全不象往日的了，他们身上都显露出一种无所顾虑的时代的泼刺色调。

“怎么样，去前线座看电影吧？”银子是影迷，恳求似地说。她平日几乎从上午九点到夜间十一点都得守在大门边的三铺席小室①里看家。有时，整天在那里耽读《与风同逝》呀、《大地》呀、《居里夫人》之类的小说，素来既不爱逛百货公司，也不爱看戏剧。戏台上反正老是那么几个演员的熟脸孔，外加演出的节奏拖拖沓沓，令人耐不住打瞌睡；到戏院去的交通也不便，往往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实在犯不着。自从十五六岁住在商业区的时代起，她唯一的兴趣就是看电影，连身上的衣着装饰都随随便便，从不经意。现在均平为了排遣生活的无聊，也经常跟她一同上日比谷、邦乐座或大胜馆等去看看首轮片。但看时当场随看随忘，个中的前后情节和演员的出没全连贯不起来；有些片子简直看也看不懂，得由银子给他作解说。

“嗳，时候不早了。”

“是吗，那末快些回家洗澡吧。”

银子本是微胖的小个儿，这几年更天天在发胖，体重已达百

---

① 日式房子席地起卧，面积大小以所铺地席多寡计。

磅以上，所以不爱步行。有一回去奈良旅行，走得乏了，竟不管三七二十一，往青草地上坐坐再说。

银子边走边雇车子，边还价，最后没能雇成，只好坐电车回去。不过，均平对这里各条线路的电车，真是坐得有些腻烦了。

五

银子的屋子，坐落在离电车路相当远的半边街① 上。均平不时跟银子在街上来去，附近的人们就对他渐渐熟悉起来。娘儿们跟他迎面走过时，向他打个招呼，是常有的事。他可大抵没觉察，或因怕厌烦，不加理会。近来这种情况比初来时好了些，但仍然感觉自己是寄人篱下，这儿并不是他的家。银子在经营这艺妓馆以前，也曾经在这条街一直朝里面的均平家里呆过一个时期。那时因他家里有孩子，使她觉得处境为难，常常叹苦说："我该怎么才好呢！"均平眼看这种情况，虽然心里着急，可也一点办法都没有。就是这样，她才下定决心，出来办馆子，实行自力更生的。好在从小离开家庭，尽尝艰辛，炼就了一副能屈能伸、富有随机因应的特性。按说她是从这个泥坑里跳出来的人，已经洞悉它的表里，对它怀着疾恶痛绝的心情，怎么倒愿意去走那回头路呢？这是因为凭着既是过来人，除此以外，再也找不到其他可走之路的缘故。

"老是这么鬼混也不是办法，这回决定自己来开一家试试怎么样？"

母亲这样一说，银子就同意了。于是，尽自己手头之所有，加

① 只一边有屋子的街道。

上母亲的私蓄，全部用来向联营处[1]买了股权，开设了这爿艺妓馆。这原是她做梦也不曾想过的事。说到钱，凡是知道银子品性和能耐的人，有的是只要她去稍稍鞠个躬，是多少也肯通融的。例如一些少有积蓄的饭馆或雅叙馆的女佣等等。不过这种女佣中，有的是靠放印子钱吃肥；银子对这种人，倒是无论怎样困难时也不肯去低头的。总之，先在小胡同里租间屋子，自个儿干起来再说吧。就这样，一切由母亲和妹妹帮些忙，一下子就宣告开业了。结果倒意外地博得了各方面的赞助。

"呵，这样办满好。"联营处的伙计很高兴地这么说。银子也感到很有兴头。"大致说来，当你脱离安本馆跟人同居那时候，就该这么办的。我曾猜想，大概在筹备了吧。哪里知道，说是后来竟搬到公寓去住起来了。正在为你可惜呢。"

这位伙计说过，另一位接着说："这还有可说，以前住进那种有孩子的人家，才不是办法。听说三村先生不是连屋子都抵押掉了吗？"

银子自己也感到不愉快，回想起那最难受的一年，确乎象做了一场恶梦。她没有从以前四年的从良生活里吸取教训，和木元破裂才两三年，竟仍然怀着幻想，以为只有从良才是终身的寄托，以致重蹈这次的复辙，想想真是太傻了。

"我本想有孩子也没多大关系，可是毕竟不太好办。"

原来，她并没一般青楼中人的习气，当时的加世子对后母也就很亲昵。凡此种种，不料在旁人眼中看来，反而恰好成了对小女孩的侮辱。还有最难对付的，是均平亡妻的那位老阿姐。这位大姑奶的威势，就连女佣人也是谈虎色变，其厉害可想而知。

---

① 即艺妓馆联合管理处，具合作社性质。

然而，银子跟均平的关系并不就此中断。她在自设艺妓馆不久的一天，为了把情况告诉他一下，并为了拿回遗忘在那里没带走的绸方巾和洋伞之类的东西，就来看望他。这时正好均平患感冒躺在床上，情色看来有点凄怆，须发蓬蓬，眼窝儿洼陷。同时，从均平的眼里看来，银子的脸色也不挺好，莫非昨晚喝多了吗？

"这样很好，找个什么好对象吧。"均平说这话，并不含有奚落的意味。

六

近来在政府的严格统制下，这一带比起一般市街更见冷落了。各艺妓馆敲过十点就得打烊，若断若续的弦歌声立刻中止，悬在檐前的黯淡的春日灯笼① 和门灯立刻熄灭，整条街变得一片漆黑，直同防空演习的夜晚一样。大伙一阵忙乱以后，到十一点钟，柏油路上行人就绝迹了；只偶而有喝得烂醉的绅士，歪歪倒倒地在各处乱闯。灯红酒绿的花国情调，一丝也不剩了。

从前在那广阔的街道前面，是一片约莫四千平方米的空地。远在没有被联营处买下之前，这游乐区还未奉到政府批准创设的时候，空地上有一家规模相当大的印刷厂，承印着学校的教课书。嘎打嘎打，单调而钝重的机器声，从早到晚，闹个不停，搞得就近一带的娘儿们本因过着夜生活，已是疲惫不堪，多少想睡一短觉也不得安枕，这自不必说了，就连一般的邻人也无不被搅得头昏脑胀，神经麻痹。就在这工厂附近，有一块好象是临时填平的空地，经过当地一位有名的国会议员的数年奔走，才算获得政

① 一种长灯笼，四面绘有雌雄鹿及云霞日月。

府批准，粗粗施了些土木工程，创办了所谓三业[①]游乐区。初期规模很不完整，没有什么组织，可是在日俄战争期间，随着国内经济的飞跃发展和都市的膨胀，就渐渐地发达起来。目下，这儿甚至还有当年自己提着三弦箱在各处卖唱卖艺的老艺妓活着哩。那时租住在客寓中的均平，在出去散步的往返途中，往往要走过这儿。你想，一个来自农村的青年，脑子里老摸不透所谓"雅叙"是怎么回事，心里能不痒痒的？他还依稀记得：从前这里是马场，是满眼长着昌蒲之类的水洼子。在这附近有过佯作卖酒或卖玩具的娼家。那名叫一叶[②]的小说家，就是在这地方度过她的晚年的。他读过她的作品，其中那篇取材于铭酒店[③]的《浊江》抒情杰作，就是距当时十年前的中日战争稍后的年代写的。后来这种酒店，有的也加入了创始期的"三业"。空地边上运货马车房的姑娘有时也去充当临时艺妓。

那印刷厂随着现代印刷术和机器的进步，打算安装新从外国进口的机器，可是依照工厂法，这地区已经不准许装置，于是另在其他新市街择地安置了标准的新式设备，把厂迁了过去。原有地皮就此空了出来，邻近居民的长期苦恼总算就此获得解除了。后来地皮的一半以相当的代价让给游乐区使用；另一半辟为游园地，连日把地锄平，清除去瓦砾，并在一角上竖起旗杆。周围树木也日渐繁茂，绿荫如盖。出征壮丁的欢送会，阵亡烈士追悼会，以及消防训练和处置烧夷弹的演习屡屡在这里举行。

现在夜晚走过这里，从树隙眺望那灯火通明的成排的画楼

---

① 指艺妓馆、雅叙馆和餐馆三业。其中雅叙馆是专供设宴会友、呼妓侍饮献艺的，不同于酒楼旅馆。

② 樋口一叶（一八七二——一八九六），明治年代杰出的进步女作家。

③ 即店表卖酒，店里卖色的娼家。

绣阁时，那纸窗背后的冶游儿和姐儿们的阴影，那掮着乐器箱匆忙来去的箱丁①，那姑娘们踩着碎步子的婀娜姿态……一切活象正在演剧的舞台，既有美丽的布景，也有筑在观客池子里供角儿在那上面亮相的“花道”。

银子的屋子很狭隘；楼上环境倒比较舒敞，不过值此春阑时节，展目窗外，只见细雨霏霏，绿杨如烟；而残樱透黄，落英片片，不禁勾起人们阵阵哀愁，嗟良春之将逝。这幢房子是早年的旧建筑，面积不过三十平方米光景。可是居住日久，屋里添置的各色物品越来越多，壁橱和天棚也被塞得满满的。均平的矮桌②挤在衣柜和木橱之间，书箱则跟几只木衣箱和柳条包一起堆置屋檐下；大鼓和手鼓又放在它们的上面。不消说，他早已不用矮桌，打那年受老友之托，化了一个暑期干完汉文的订正工作，以后，就很少握笔了。

银子来到自家门前，暂时站住，窥探一下屋里的动静。因为每当她不在家的时候，妞儿们老是只顾玩皮吵闹，得瞧一瞧她们这会儿在胡闹些什么。

七

一个最近才开始卖艺的小个儿姑娘，此刻正要出堂差去，由一个比她大两岁（户籍上少报了好几岁），派在厨房里干活的大个儿姑娘帮助她打点停当以后，大伙在为她击鼓送行③，却发觉阿妈回来了。银子一看，只有养女晴弥和卖艺已五年的君丸姑

① 随从艺妓出堂差携带三弦、衣服等的杂役。

② 放在地席上用的书桌。

③ 这是艺妓馆的惯例。

娘不在家，其余的全聚集在那狭小的六铺席屋子里。一个十三岁的女孩，敏捷地替银子和均平收拾好木屐①，又替出堂差的姑娘折叠好换下的便衣。这个女孩品质好，银子期待着她将来会很有出息。

银子在开馆的开头四五年里，老是上荐头行的当。有一个姑娘，看看人品不差，银子不顾当时手头拮据，急忙订约接受了下来。哪知做了几个月，这孩子却害起感冒来，说是感冒，可咳得好厉害，夜间出冷汗；表面上体格很好，肌肉丰满，肤色乳白，可是头发发红，瞳人带青，好象外国人似的，而口鼻线条显明，又似塑雕，显然害的是肺病，结果只好依从医生的劝告，让她回家完事。又有一个，是由于银子初次自营这行业感到不够熟手，希望有个能帮助管教馆里女孩的人，乃由田村町的"常磐津"②教师推荐她进来，说是曾跑过乌森等好几处码头，比银子还长两岁，也是外表上差强人意，事后才知她脑子古怪得要命；外加害着皮肤病，通年伴她上各处医院医治，全不见效，睫毛也掉了，眉毛也脱了。又有一个，模样儿虽说不上怎么样，身体可挺棒，想想这总靠得住了吧，不料本人靠得住，而爹娘却是捡垃圾的不算，并且脾气丑极，三天两日来要钱，坐着不走……除了以上之外，银子还受外面各式人等的欺凌：不是地痞流氓来条子叫堂差，就是吸血鬼上门向姑娘们敲诈；象她这么一个弱女子怎么对付得了？这时，才只好请楼上的均平下来抵挡，而均平遇上这些无赖，也是动不动要吃大亏。

"干这营生真受罪啊！"均平说。

---

① 日式房舍，席地起居，入室脱屐。

② 一种曲调的流派。

“是呀，停歇算了吧。”银子回答。

“不，你还是干下去。在泥沼里成长的人，只能在泥沼里活下去。干这一行的，不是日后也有发迹的吗？”

“尽管这样，可是人们都说，与其让姑娘们受罪，倒不如自个儿单干更惬意。所以，好大姐有的就不愿意收姑娘，独个儿地干着。有的收姑娘吃了荐头行的亏，干上一两年也就停歇。不过话又得说回来，沾着姑娘们的光，一开头就干得一帆风顺的，偶尔也是有的。”

但是除非有大靠山，还是先从小规模打基础的好。什么行业都一样，即使有本钱，也往往要蚀了老本，才真正懂得其中三昧。

总之，银子已从好多同业的做法里和自身的艰苦经验里得出结论：往后收姑娘，决定采取带艺徒的方针。先收一两个试试，顺手的话，再从跟父亲比较有情面的下层社会去物色，只要身体健康，模样儿不挺怎么样，也未始不可接受。

“那怎么行？”均平说。他希望个个要匀称才行。

“有什么不行！照样会有出息的哩。”银子回答说。于是举出几个实例来证明。接着说：“所以说，这是碰运气的营生。收下来试上一年，要是不行，就让做些厨下的事也使得；况且当馆里姑娘全忙得没闲的时候，同样可以让她临时应差出去充充数。”

当然，女孩子并不是模样儿好看就一定会有出息的。尽管这主要是出卖色相的营生，但如果姑娘自己脑筋不行，没志气，也是永远不会走红的。

八

银子看看小黑板上的记录；又问问孩子们：谁上哪里了，谁是什么时候出去的……。正当这时，外面又来要一个女孩去侍饮。这女孩把头脚打点一下，就出门去了。她走后，大伙把屋子收拾收拾，七手八脚地有的搬饭桌，有的摆碗盏，忙了一阵，就开始吃晚饭。唧唧喳喳地边吃边说话，好不热闹。

吃的饭菜，对其中有的女孩来说，算得上是奢侈的宴席。因为银子不忘当年自己在人家馆里做姑娘时挨饿的苦楚，所以她这儿的作风是：哪怕粗菜淡饭，总得让大伙们吃饱。甚至遇有年长的姑娘在外面伴座时，从酒楼里送来菜肴，说明是孝敬“大姐”①的，纵使这菜肴给孩子们吃是太讲究了一点，她也毫不吝惜地说，“大伙吃吧！”顺手把菜推到饭桌中央。正因为这样，一个刚来时脸色苍黄、好象饿鬼般贪馋的女孩子，呆了个把月之后，也就不那么老是几天没吃饭似的了。说起来，贫家的孩子也有幸与不幸，象住在小松川、四棵树和砂村近郊一带的孩子，上学时不带饭盒，学校里会发给面包和白脱代饭。至于就近这一带街上的学校，就没这种待遇。例如，有一个最近才开始出去侍饮的女孩子，以前在学时，每到中午就常常假装回家吃饭，其实哪里是什么回家，而是饿着肚子在外面兜风。又有一个女孩子，说是从前曾有几天没好吃，一旦手上捧着热饭，闻到饭香，简直高兴得就象登了天堂。这女孩子跟还有两个小艺徒都是家住市川，平日差不多光拿兵营的残羹冷饭来充饥，而且因为兄弟姐妹

① 对年轻女馆主的尊称；这儿指银子。

多，总是刮着饭桶底的楂子让小弟妹多吃些，自己只吃三两口算数。馆里这些女孩子们只要一提各自的过去，立刻便会谈到这种活剧，心坎里互起共鸣，淌着眼泪，捧腹大笑不止。不消说，就是银子，也不是没有类似的经历。她现在通常跟爱吃食的均平同桌吃饭，但也往往跟女孩子们一起坐在脱了漆的食桌边上，拿些与市① 咸茄子之类下饭，将就吃些茶泡饭完事。她已经不象吃人家饭的时代那样饭前总得合掌默祷，同时也完全改变了当年做姑娘时在所难免的一些轻浮习气，孩子们尽管笑闹，她总是稳重而沉静地坐着，不多嘴，也不东张西瞧。

当今的非常时期，特别是最近，统制政策的严厉和苛细，从社会生活的任何方面、任何末梢也反映了出来。艺妓馆的经营越来越受到掣肘了。户口管理的苛刻，用我们常人的脑子已经无法理解。银子账台里的账册一天天地多起来。这是因为要准备提供警官们不时来检查；再则也为了要记录清楚姑娘们的一切收支账项。她应孩子们家长的请求，除按各孩子的收入额发给本人一成五到二成以外，不另给借支，以免加重她们的债务。所以除登载每一姑娘每天出堂差的次数和地点的几本册子之外，又置备了好几本分别记载女孩们和馆主每天应得数额等等和专供警局查看的簿子。每天要记这么些账，银子当然不能全靠平素怕办这种事的均平来办，馆主本身的收付部分就由自己一笔不漏地记在账上。而总账的结算老是不够清楚，则大抵由于均平的疏忽和马虎所致。因为他最讨厌接触这行业里女子的金钱问题；还有给人家写信，也很感头痛。

在吃饭当中，孩子们把银子不在家时发生的事情一一想起

① 产地名。

来，向她汇报。

“还有，妈，我把糖罐子打破了。对不起！”干厨房活的女孩，看有了说话的机会，就说。

“还有，有三村先生的信……”

按习惯，均平应该是这里的“阿爹”，但他讨厌这个称呼，所以大伙都叫他三村先生。

山　庄

一

从账台里取出信来一看，是加世子从富士见青岚庄寄给父亲的。均平看着信封上那似乎也显得有些凉意的字迹，脑海里顿时浮现出崔嵬的山景，他已经好久不见山了。但在临启封前，心头忽然觉得很沉重。他蹙着眉头，光是对放在茶盆上的原信凝视。正因为老在牵记女儿，这时就不禁疑虑重重：为什么上那样高远的山地去呢？

过了一会，他从袖兜里取出眼镜，拆开信来看，才知道，出征归来因病一直住在陆军医院里的长男均一，不久前已经大体痊愈，出院回到家里呆了一阵，最近又转到青岚庄的疗养院里了。信里说："他在想念爸爸，如果能来，就请爸爸来一趟吧。"内容很简单，就只写了这件事。

均一和均平的父子关系当然说不上好，这是跟赘婿身份的均平和郁子夫妇之间的微妙感情一脉相承的。郁子死于和均一同样的病，死后，家庭里好象塌了栋梁，情况很紊乱。均平在岳家的地位显得更加尴尬，使他不可能以真纯的父爱对待孩子们了。两个孩子从而也失去了精神上的寄托，掉进感伤的深渊。均一无心于学校的课业了，常常三更半夜还逗留在咖啡馆或吃茶店里喝酒抽烟。

郁子的哥哥、均一的伯父泰一，是三村家的继承人，也就是均一的法定监护人，均一就被领去呆在老屋里扶养。泰一的脾气，和均平也不相投。均一长大后，对父亲的感情自然也不会亲密。因此，不论在临出征时也好，还是因病住院时也好，父子都只会了会面，没交谈一句心里话。均一是后来在工科大学毕业后进入市政建设课工作，做不到三个月便以"第一等乙类"① 被征，只过了约莫一年入伍生活便出征去的。他在中学时期也害过肋膜炎，呆在自家的别墅里静养过一年光景。

均平看过信后，百感交集。当年妻子因早产死于医院以后，岳家的人们一下就对他冷淡起来，使他生平第一次尝到世态炎凉的滋味。郁子的印鉴被拿走不必说，就连她名下的公债票和较值钱的服饰之类，也大都在不知什么时候被什么人拿走了，这也是令人很不愉快的事。虽然他口上没说，而看到人心的贪婪一至于此，却委实感到痛心。但是当年不经深思熟虑，接受老前辈的作伐，踏进这样的家庭，也只能怪自己的愚庸。老前辈是出于提携后进的苦心，如今对之又有什么可说。至于争产之类的丑事，更是均平所不屑为的。

"怎么啦?"银子见均平默默低着头，就问道。

"嘿，说是均一上富士见去了，希望看到我。"

"他不太好吗?"

"唔。"

"不管怎样，加世子既然这样写信来，那还是去走一趟吧……或者我也去。中央线的火车，我还没坐过，很想去那边看看。"

---

① 兵役法上的条款。

“也好。”

“你要是不喜欢我看见他们，就在诹访等你。”

“这也好。不过，你要照管馆里的事情，还是我独个儿去吧。”

“是吗？同去吧。”

均平和儿女间的微妙感情，在银子是不可能理解的：不是吗，均一兄妹既然已经由大房负责扶养，就让他们过着有吃有穿的生活好了，你再在这上面闹什么爱呀憎呀的复杂情绪，又有多大意味呢！可是银子不想想，你自己是象小猫儿一样在年轻父母的温暖怀抱里养育长大的啊，你们亲子间有着正直而素朴的爱；这，就是均平又何尝不羡慕！

二

火车离开新绿葱茏的武藏野①，向山陵地带进发，人们的视野豁然开朗，脑子也渐渐清爽起来。不但渴望接触大自然风光的均平是这样，就是银子，平时被馆里的事务搞得头昏脑胀，此刻也仿佛忽然回到久已遗忘的自我天地里，感到浑身轻松。不是吗，一群顽皮的少女，整天麇集在那样象练武场，又象鸟笼子般的屋子里吵闹着，你要一个个摸透她们的特性，事事处理得周全无缺，该得耗费多少心血啊！

就是均平，呆在那样的环境里，也不认为对自己是适宜的。这个行业不会使他发生好感。只因为一时的家庭纠纷伤碎了他的心，便来银子这儿歇息一下。来时银子虽然没能以温言相慰，但也不象一般青楼中人，见面就得窥探你腰缠的肥瘦，以定迎

---

① 东京近郊。

拒，她是没一点坏心眼儿的。这样，他就象受到迎面清风的微拂，呆下来了。

不消说，均平即使从馆主的立场来看，对姑娘们的遭遇，除物质上的苛薄不说外，还由于男性的残忍好奇，有些作为，感到在人道上也是不可容许的。他对银子说："看来，水果竟是人人爱吃鲜嫩的哩！"

银子笑笑。原来她自身就是有过这种惨痛经历的，那时她曾悲愤交集地独个儿躲在厕所里淌眼泪，对于均平的意见自然没有不可理解的地方，只不过她把这一切都解释为，是为了爹娘而不得不忍受罢了。

她名下的姑娘们里面，对这种事有的进行反抗，有的则不加拒绝，甚至使傍人也不以为可怪似的。还有这样一种早熟的女孩：一切都能自行处理得头头是道，无须馆主或雅叙馆的大姐费一点神。

火车开过猿桥一带时，从窗口眺望山景，雾霭朦胧，而且仿佛在下雨。雾色越来越浓，寒气迫人。在这一带地方，竟也不时看到有乡民们在车站上迎接伤病兵，那情景真是惨不忍睹。均平每回想到战争，就会先想到士兵们。现在看到这些伤病兵就不由得惹动伤感，低下了脑袋。他不时怀念出征中的均一，祷祝他平安无事，有时甚至感到难受得不得了。可是，这次去疗养院探望儿子，却又带有些聊尽人意的味道。

到达富士见已是下午四时光景。天在下细雨。因为银子要到前站的诹访投宿，所以均平单独下车。他在站上稍等片刻，见有一辆送客汽车开回站来，便雇了这车，驶向青岚庄。这地方既有名士们的别墅，又有电气化的火车隧道，交通便利，想来镇上市容一定很象样吧。那知走下汽车一看，竟然令人大失所望。不

错，在汽车里见到沿途水田还没插完秧，仕女们来这儿避暑，为时尚早。但是无论怎样，整个街镇实在显得太冷落了。

青岚庄离街上有一段路，进口处立着石牌坊。攀登坎坷不平的坂道而上，见有一座木房子，有些象东京近郊的客寓，周围种有桧、松、樱之类的幼树，枝叶扶疏，树影玻窗相辉映，意趣盎然。

三

在大门口招呼了几声，走出一个微胖的女子，大概是这里的主妇，身上还象在隆冬似地穿着厚厚的棉背褡。问她"三村加世子在吗？"回答说："三村小姐吗？上疗养院去了，该要回来了，请上来吧……"

门厅空荡荡的，只在一角上放着几张椅子，她要客人在那里稍等，一边去拿茶水和粗点心款客。从坐的地方，看得见屋后山崖下的院子：收拾得并不雅致，花架上有几盆石楠和松柏之类的盆栽，地上种着一些茄子、胡瓜和葱之类的蔬菜。

"疗养院在街镇上吗？"

"不，离街镇有些路，从这里走去倒不费事。如果去，或者要孩子领你去吧。"

均平表示不必，打算明天再去。据主妇说，这个疗养院老没空床位，住在山庄里的人也有在等待那里的床位的。又说，近来人们满口称赞疗养院办得好，所以均一住在那里，准会养好病的，不过要些时间罢了。

"是吗？年内能出院吗？"

"据说，为了稳当起见，要住到来年春上呢。"

从她正直的口吻里，听得出来，均一的病况并不挺轻。

跟着，她又谈了一些当地最近的生活状况。说是据老辈相告，从前本地人种的稻谷全得交租，通常只吃些玉米高粱等杂粮度日，孩子们能吃到的柿饼之类，已是最好的糕点。而现在，别瞧不起，跟那年代比起来，是满好的了。

均平感到有点寂寞，走出大门口，见公路上有些驮货的马匹等走过，尘土飞扬。公路的一边是山谷，山谷对岸青峰高耸。公路蜿蜒的尽头，也是重岚叠嶂，巍巍然，朦朦然。他想再去看看镇上的市容，便顺着来时的原路走去。大概由于不象来时那样陌生了，看到本地人的模样儿，也就比较熟眼。大街上有药房、文具店和绸缎店等。

忽然发现加世子和一个女佣正在蔬菜铺里买水果——水果几乎都是干瘪的。泥地上丢有一些带黑土的芋艿。他立即停下步。加世子身穿湖色西式衣裙，臂腕上悬着手提包，红色的雨衣则由穿和服的女佣拿着。这一阵没见到她，竟长得这么高，这么丰满了，那骨骼倒有些象自己哩。

均平走近去时，加世子立刻发觉了，脸上微微泛红。

“唷！”

“是回庄上去吗？”

“嗳，刚才上疗养院去了一下。”

“情况怎么样？”

加世子什么也没回答，那意思仿佛是“等会儿再说吧”。

“谢谢您来信。”

“说得好。”

女佣从铺子里取过柚子和香蕉的纸包，三人同回山庄。

“哥哥的病不用多耽忧……但看来，得耐心地渡过今年冬天

才行哩。”

“是这样吗？我本想马上去看看，只怕使他太兴奋不好，所以……”

“说是希望您老人家能来，所以我写了那封信。”

又从加世子的谈话里，知道亡妻郁子那位姐姐的儿子——加世子的表哥，也来在这里。他名叫隆，是一位画家。

四

又滴滴答答地下起雨来了。三人踩着崎岖的石子路急步奔回山庄。加世子的表兄和一位登山同好，大概刚从入笠山爬山归来，正在后院的井边擦身。加世子发现后，就跑到屋沿跟他们说话，是说些登山的事吧。均平有点怕陌生，便直接由女佣引到楼上加世子的房里。

那是八铺席的大房间，门窗不挺结实，地席也不干净，好在凭窗眺望，风景不差。床边搁架上放着加世子的衣箱和布包，日常穿的便衣则悬在衣架上。床后壁挂着一小幅粗线条的水彩画。

女佣把布坐垫放在壁龛前请均平坐，向他重新行过礼便出房去了。这时加世子走进来，也重新向父亲行了礼。

“长高了，在外边遇见，几乎有些认不得了呢。”均平坐在榉木食桌前抽纸烟。

“是吗？”加世子笑笑，又说：“爸爸的头发也很有些白了。”

“显然老了啊。大伙都好吗？老爷爷怎么样？”

“爷爷吗？近来精神似乎差些，但也没什么问题。”

“你倒挺结实。不过还没结婚，得留心身体才是。”

“是。我没问题，即使害病也不打紧。”

"现在的生活怎么样?"

"也没什么怎么样……在北泽伯母的附近租了一间小屋子住着。"

"租屋子住?"

"是的。在伯母的照顾下,尽可能依靠哥哥的薪饷过日子。"

"单靠哥哥的薪饷?那是太不容易了。"

"唔。这回的疗养费是在外的。"

"你打算一直留在这里?"

"是呀,也不知怎的好。哥哥说,一切有看护妇在照料,而且院里都是些安静不住的小伙子,一点儿也不觉得寂寞。因此,我打算一星期以后回去。这地方真没意思呢。"

父女俩已经很久没这么亲切地谈过话。在边谈边喝茶、吃香蕉的当儿,楼下已经烧好浴水。均平从屋后的梯子下楼,走进浴室。入浴时抬头望望窗外,雨后青山,迫在眉际。原先受父女间情谊的刺激,脑子不免有点儿闷重,这一下变得轻快了。

在北国长大的均平,不知是不是老父血统的遗传,总感觉自己的禀质里汩汩地流动着一股寒流。对人对事既缺乏激情,也很少热意,连骨肉之情也异常淡薄。例如对加世子兄妹,就只泛泛地怀着一丝柔意,别无深情,可也并没因而感到多大不自在。但在每一念及兄妹俩今后的前途时,毕竟有些惴惴不安。唉,加世子不能没有均一,均一也少不得加世子啊!

"用不着那么耽忧嘛,等各人结了亲,老爷有太太爱,太太有老爷爱,这就各有各自的生活小乐园了。"银子曾经这么安慰他,他觉得不无道理。隆和朋友在门厅吸烟,交谈着登山的事。一个年轻女子在水槽那边不停地敲冰块,显然这里也住有病人。晚饭时喝了些啤酒。隆和那青年也在同桌吃饭,他俩饭后不久就

出发回东京了。

五

加世子送隆他们到车站，回来时已是八点半钟。楼下的收音机在播送广播剧，喋喋不休的对话，净是都市人模仿着说的乡下方言，在这深山里听来，格外感到矫揉造作。演戏说白用老一套腔调，跟早年只见动作不闻声音的无声电影又有什么不同呢？听在耳朵里反而怪难受的，其实有声不如无声！

加世子很讨厌每晚的这种广播。“今晚又把声音捻得这么高！也不顾顾正有发高热的病人在用冰囊，捻得低些不行吗！”

加世子和女佣在铺床①的时候，均平下楼给上诹访旅馆里的银子打电话。电话室在门廊尽头。

“天下雨，令人无聊得慌，刚才我正下楼来听无线电呢。”

在这样的环境里，银子的声音由均平听来，格外感到爽朗。她问：“均一怎么样？”

均平只说，今晚在山庄里宿一宵，打算明天再上疗养院去看他。于是把耳机挂上，来到穿廊看看贴在壁上的火车时刻表等，然后上楼。

睡觉还嫌早，虽然带有书籍来，可没兴趣看，想跟加世子谈谈，也因为久别重逢，反而找不到适当的话题。至于三村一家的事，那是提一提都感到扫兴的。

三村有百万富翁之称，在明治三十七八年的战争②期间，除

① 席地而卧，每晚临时铺展被褥。

② 指日俄战争（一九〇四年）。

了买进破烂船只，一转手间赚了大钱之外，主要还靠向各方面投资和买卖地皮大发其财，并没有自己经营的企业公司，所以与其说他是企业家，毋宁说是金融家更合适。他能读读孔子的《论语》，懂得一点茶道。作为明治大正之交的一个成功者，以及在精通黄金万能的处世哲学这一点上，均平对他只好甘拜下风。即使说他是俗物，倒也不能不钦佩他是个了不起的俗物。对于当前的时势，他有一套非常乐观的看法，认为战事结束后，日本的繁荣可以拭目以待，自己拥有的不动产价值，当然将飞步上涨，一个远比上次世界大战更加美好的黄金时期就要来临了！

均平就寝后，心里在想着上面这些事。他的卧枕和加世子的并排。女佣睡在稍离父女俩的近房门处，加世子尽在同女佣喊喊喳喳地说话。谈到那发高热的病人，谈到疗养院的看护妇，也谈到跟均一同室的老在拉小提琴的那病人。

均平想，索性让银子先回去，自己在山庄逗留几天，并去试试登山看吧。反正命运里不可能跟她永久同居下去，那末，感情别太深入，反而对双方都更幸福。不过，他从来也没把这衷曲对银子本人吐露过。

无线电在播送战讯。

“还在闹！闹得人睡也睡不着。”加世子翻个身。

“并且还在下雨哩。”女佣回答。

“明天会晴吗？天气好的日子，这里倒挺好。爸爸，多呆几天行吗？”

“是啊，行是行，可东京不会有人来吗？况且我来时预定只呆一天。”

加世子默默地凝望着天花板，伸出白嫩的手指搔搔头皮，又翻翻身子，没一会，就背着脸呵呵入梦了。均平忽然想起妻子去

世前后的一些事。那时，刚上小学的加世子，每天回家，老是奔来跑去地暗下寻找母亲，见有女子进来，便伸出小手去，要求人家抱她。该多么可悯啊！想到这里，眼眶里不由得感到热呼呼起来。

六

第二天是大晴天。

均平被广播操的噪音闹醒了，于是下楼用井水洗脸，擦拭上半身，水冷得冻手。洗毕，走到山崖尽头的田塍上和屋子周围踱步。徐徐的晨风吹拂在皮肤上，很是舒服。太阳的光和热可挺强烈，令人有盛暑中置身高原的感觉。这时，加世子也和女佣一同带着毛巾、肥皂下来了。

回到楼上，房里已经大体打扫过。均平坐到屋檐下的破椅上，眺望着迫近眉睫的雨后青山，隔夜睡梦中压抑在心头的伤感，也就无形消散了。

奇怪的是，有一件在今天看来早已过去的事，却从这时清澄的心底里浮了上来：从前自己的哥哥在乡下经营陶器公司，不幸濒于破产的时候，我受托央得郁子通借来近万款项挽救了危局。可是事后发生种种纠葛，搞得很棘手，只能不了了之。三村就此对我大怀戒心，使得郁子陷在中间左右为难……凡此一切经过，竟象水底沉滓，翻浮上脑海。其实，现在来想这些，又有什么意义，什么必要呢！

“我已变得多么懦怯啊！”

均平独自叹息着。不是吗，当年东奔西闯，虽然糟蹋了不少金钱，可是为人处事的勇气毕竟还是有的。

回到房里在斟茶喝的当儿，加世子也回来了。

"刚才我跟她[1]约好：今天上午上疗养院，傍午往诹访玩。一连几天呆在这样的地方，心里有点儿烦闷起来，同时，想去买些东西。"加世子边说，边对镜子搽面脂。

"上诹访？嗄。"均平点点头。

"爸爸也去吧，打算给我们请客吗……"加世子喃喃地笑着。

"这倒要谢谢你们，我有这面子。"

"反而说您有面子……上诹访到过吗？"

"不曾，这一带全很生疏。因为平日不大爱旅行，也没空闲。但是，如果往上诹访，倒有一处地方要去一下。"均平透露了秘密。

"哪儿？"

"旅馆。"

"旅馆里谁……？"加世子低声地说。似乎心中已经领会到了，所以不再往下问。

"必要时给你介绍吧。"

"好啊。"

吃完早饭，起身上疗养院时，已是九点钟。院址坐落在这小山地最高燥的地点上。建筑倒意外地堂皇，环境也开朗，粗犷中带严肃，令人胸臆高远。均平站立在院门外朝四周浏览了一阵子。

均一住在"铃兰"病房的一室里，热度大体已退，此刻正仰卧床上看文库本[2]的书。病房是板木结构，给人以素朴安谧之感。

---

① 指女佣。

② 一种丛书性的小开本简装书。

病床跟另一病人的并排放着，而且两人的年纪不相上下，所以不会感到孤独。

“爸爸来了。”加世子走到哥哥床边，压低声音说。均一时显得有些慌张，把书本放在枕边，抬头望着站在门边的均平。

“怎么样？来到这里以后，”均平眼眶里有些湿润。

“目前倒没有什么……”均一几乎也掉下泪来。

七

“这疗养院确实太好了。在这里疗养，一定会恢复健康的。”

“是的，据说送到这里的病人，出院时大都胖胖的。”

“总之，要耐心。本来打算呆一年，不妨呆它两年……你对打仗怎么样？”

“打仗吗？因为我上前线不久，便被往后方送了，不敢说什么大话，可也忘不掉它，如果问我有没有抱病上火线的决心和勇气，那是没有……只不过想到什么死的问题，倒还是来到这里以后的事。”

均平在现在东京住处的周围，也认得一些战争爆发当初在那空场上被送走的青年。其中有联营处的职员和某雅叙馆老板的儿子，有耳鼻喉科的医生，有纸烟店的次子和酒店老板等等。此外，他知道中年的预备兵也有不少出征的。当地的一些无赖也被征走了，汽车司机也有几名出征的。这些人现在大半都已平安归来，阵亡和伤残的倒不多。至于那雅叙馆的小开，是临出征前，正好那当艺妓的情人转地关西去卖艺，他立刻坐飞机追去，给赎身落籍后，自己才出发的。不料在杭州湾敌前登陆后，潜伏在壕沟里待命，因为不习惯地下生活的窒息，想爬上地面换

换空气，不巧一脚跨出来，便轰的一声化成了敌人的炮灰，毁得无形无踪。后来人们好容易才找到一顶军帽，认得是他的。还有，在这同一条街上某地主的儿子——大学工科出身的地质学者，被征后抱定为国捐躯的决心，并为断绝后念起见，把平日喜爱的照相机和留声机等一起毁掉，才感觉浑身轻松地奔赴征途。不幸一个月后，果然在诺蒙坎一役中忠烈牺牲了。足见同是报国，匹夫之勇诚可爱，智者之志亦可悯！

均平没有在病室里多逗留。本来只想来慰问一下便行，所以见了面也没多话可说。而且自己如今穷途潦倒，问心有愧。关于病人今后的事，就让加世子去照料吧。于是顾自走到阳台外吹吹风。上了这样岁数，依然老脾气没改，一味任性。他对自己的生活没有一定的目标和计划，又不甘于在银子馆里安心呆下去，尽是这样不断地在焦躁中挨日子。

“回去吧？或者下次再来……”均平趁机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是吗？”加世子中止了跟哥哥的谈话，回答说。

均平走到均一身旁，去握那瘦瘦的手，说：“很想在经济上对你有点帮助，目前可没有这个力量。对你俩说来，这个爸爸真是太不中用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要耐心养病，少不了金钱哪。”

“不，用不着那样担忧。”

“身体好了以后，是不是照旧去做事？”

“唉，是的。可是歇了这么三四年，什么全丢了。要补回这个损失，可不容易。我打算病好以后，转换方向。”

“转换方向……？”

“因为在前方结交了一位电影界的朋友，打算向这方面试试看。”

“这也好，不过得跟爷爷他们商量商量吧。”

“爷爷对我的事情并不太关心。”

“还是身体要紧。反正没有一定要做什么大事的必要，能愉快地生活就行了。”

“是。”均一温顺地点点头。

均平一径走出病室。但脚步感到有些沉重，心里有些丢不开。最后特意把思念转到银子身上，直向大门口走去。

八

均平在大门前等候加世子和女佣出来后，一同沿着锯木厂旁走到马路上，见有一辆运货马车朝相反方向驶了过去。附近一带很荒凉，寥无人烟。树木倒郁郁苍苍，给人以粗野的印象。

走过一段路，才看见在那高坪上有一座新建的大别墅，刚髹过漆。又听得什么地方在放唱片，声音嘹亮。又见到一处屋子，是制冰公司和地产公司合用的事务所。

“哥哥很感谢爸爸。”加世子赶向前跟父亲并排走着。

“感谢？”

“此外，哥哥还说，他到如今才有点儿理解爸爸的心境。”

“可怜他害了病，好象精神变得虚弱了。”

“也许是的。不过他也很能振作起来的。”

“到底先前你妈过于宠爱孩子了。我又是贫苦出身的人，很不开通，所以对你妈的做法极不满意。孩子还在做学生，倒给买了绒线茄克衫穿，还给买来橡胶雨鞋，我在鞋箱里发现的时候，真冒火，随手把它毁得稀烂。那时候我是旧脑筋，现在想想，真太顽固了。凡在明治时代度过书生生活的人，往往有这种作

风。而均一在学生时代，却已经在喝咖啡、听音乐，在看电影、看歌剧。不料最近的我也受到年轻人的感染，渐渐地对这些玩意感到有兴趣起来了。”

“是吗？也看电影吗？”

“常看。为了消遣。但是近来不是根本没有什么好片子吗？”

“嗳。这是时局的关系。不过偶而也有好的……”

“有一时期，看均一似乎可以努力成为一个音乐家，可是结果他没朝这方面去做。我是明治时代的功利主义者，认为那些不能赚钱吃饭的事，即使做了也没什么出息。对于所谓近代文明，简直不理解。”

“但是，当前不是又退回到爸爸的那个时代了？”

“可以这样说吧，但又不尽相同。那样的人们，现在不能说没有，可是脑筋究竟进步了，他们不把旧的一切简单地作为旧的东西来看待，而能够用新观点作新解释。我是落后的旁观者，又不肯用功，什么也不懂得。”

“我看哥哥也有些变了。”

“怎么回事？”

“说怎么回事，却也说不清。总之，他因为在大陆① 呆了一年多，受了那边的影响。”——

慢慢地边说边走，回到青岚庄，已是十点半光景。昨天在这屋子住了一晚，现在对它已比初来时感到亲切。他想，如果在这里住它一个月，把自己的问题好好考虑一下，也许倒很适宜。但又想，如果真要考虑，过去并不是没有这样的机会。何况，即使

---

① 指中国。

在银子那儿要这样做，也一点儿不碍事。

喝喝茶，休息了一会，加世子雇的小汽车开来了，于是三人重新出发。

到达上诹访，已过中午。

"怎么样？我肚子倒饿了。上富士馆去吗？"加世子说。

"饭，到旅馆去吃吧。吃过再去买东西。"

下车到旅馆要走一段路。一路上均平随心如意地预想着：这回介绍加世子同银子相见，银子是心地宽宏的人，该当不会使加世子有什么不好的感觉吧。同样的，加世子也该不会给她以坏印象。偶而借此机会让两人见见面，倒挺不坏。况且对幼年丧母渴求母爱的加世子说来，银子也许正可做她必要时叨叨教的长辈哩。

九

银子正当无精打采地独自在客室里看画报的时候，旅馆的侍者把均平引进来了。

"寂寞吧？"均平取下帽子说。

"并不。"银子简单地回答，一面楞眼凝望着迟迟疑疑站在门口要进不进的加世子。银子那眼睛，年轻时是多么清澈有力啊，可现在连眼皮也有些松弛了。

"是大小姐吧？"

"是啊。说是要来上诹访玩玩，所以带她来了。那边儿尽是寒山荒野，只有疗养院可挺不差。"

均平说过，回过头来笑笑，加世子含着笑容而又有些怕陌生似地走到父亲跟前。

"来呀！"银子爽朗地打招呼说。她生性耿直，不爱说客套话。心里虽在想：倒是个好姑娘哩，长得多漂亮，口上可没说。

"均一怎么样？"

"看来没什么要紧。"

"这里也住满了客人。头等房间只有一个。你们可还没吃饭吧？"

"早饭已经在山庄里将就地吃过一点，饭菜够呛。中午打算在这里吃。"

银子本来正在等候开饭，于是嘱咐侍应员定了四人的饭菜，然后一同走进食堂。从食堂的窗口，可以望见沿水渠敷筑的铁道，以及铁道两边的人家和树木，越过人家和树隙，又可望见渺瀚的湖水。

"真不容易啊。大小姐，你打算一直留在这边陪哥哥吗？"银子一边打开餐巾，一边问对座的加世子。

"并不。哥哥呆在那疗养院可挺畅快，无须我们担忧。我哪天想回家就可回家。"

"原想今天或明天打电话问问，方便时来看望你们，可又觉得太冒失，不大好。"

"请过来就是了。那边儿，以前不曾到过吧？"

"是的，因为从来没什么事需要来。这地区有许多丝厂，听说生意非常繁荣……"

她想起一位她曾给伴坐过的阔客，是冈谷地方的丝业大老板。

"那是上次世界大战时的情况吧。从前生丝价钱好，毁掉水田种桑树，现在可正相反，生丝卖不掉，又得把桑树掘掉种稻谷了。不过什么时代都一样，农民为了不饿肚子，总得跟泥土打交

道。”均平一边把面包撕碎投进汤里，一边接嘴说：“我父亲是没落的士族，不知根据什么见解，据说我少时曾要把我送给一个农家。那农家高兴得了不得，夫妇一同来领孩子了，可是一看人家孩子那么天真活泼，呆在那儿好好的，终于不忍心带走。其实呢，东抓西拣胡搞什么学问？倒不如跟泥土打交道也许更好些。常言道，‘做诗不如耕田’。到了今天这个时代，钢铁石油固然重要，粮食却更缺少不得哩。”

加世子和女佣相互看看，呵呵地笑着。银子爱说话，有趣地讲了一些从小说《大地》里看到的农民如何丢不掉土地，如何灭蝗的场面。

跟着又谈到一些关于最近粮食方面的话。说是，有不少城市人为了要吃本国米，不怕老远下乡去采购。银子吃惯米饭，也跟随他们一起去过。

乐融融地吃完午餐后，银子带他们到三楼的西式卧室里休息。举目远眺，湖光山色，一览无遗。加世子很喜爱这个房间。

“好房间呢。”

“既然好，那末大小姐今晚就歇在这里吧。”

十

均平坐在阳台的藤椅上看报，娘儿俩却在房里围着圆桌子削苹果吃，一边低声地谈着近来流行什么发式之类的话。

“我有过两个姐姐，如果她们还活着，岁数都不小了，不幸都害结核病死了。大姐在手脉门上长了一个小肿块，到医大附属医院去看看，起初诊断不出什么，渐渐地厉害起来，痛得要命，夜里没好睡，通宵抱着手膀子哭。每天早晚，自已拿着铗子揭换贴在

患处吸脓的山茧子和纱布。真是惨得要命!”

“是动脉结核吧?可怕啊!”

“二姐是肺结核……那时,我们已有五个姐妹,没有兄弟。我们家里穷,虽然费尽力量救她,仍然没什么希望。因此,本人和爹娘都只好死了心,马马虎虎听天由命完事。”

银子完全知道,两个姐姐的毛病,是由于营养不足,才越来越加重,以至于不治的。那时候,她们从外面承接来好些阳伞套子、童装和手套等料子在家里缝制,而所得工钱有限,全家大小一齐动手,仍然无法糊口,年长的姐妹免不了常常顶着空肚子赶工,日夜不得停歇。

这样悲惨的境况,在银子的口中,倒说得并不怎样悲惨。同时,这也并非她故意说来跟均一他们的境况作对照。可是让加世子听来,却不免想到自家兄妹的作风是有点儿小题大做了。

那时候,因银子的模样儿比姐妹们好看,父母就让她进了艺妓馆。但这个在苦水中长大的女孩子,不惯于脂粉生涯,没多久就逃回家来,宁愿留在家里做工。艺妓馆老板倒很耐心,并不急于催她回去。一天夜里,银子忽然从睡梦中醒来,听得爹娘俩正在低语。她倾听了一会,原来他们商量着准备把家口拆散,由爹带领两个大孩、娘带领两个小孩,各各投奔上州和越后的故乡去。听起来两老的心情异常沉痛。是的,爹开过相当象样的皮鞋店,学徒也用了两个,只因为好赌,爱赛马,花光了钱。加上有一回骑自行车被电车撞翻,头部受伤,一时不能工作,就这样,使家况象秋风扫落叶般地颓败下来!如今居然要落到妻离子散的结局了吗?这样的悲哀,是银子的幼小心灵所承受不了的。她不能再拖拖沓沓下去了,于是重新回到艺妓馆,向馆主借支些款子,救

济家用。

说着说着，话也说完了。加世子没话说，有点发窘，就说道：“上街买东西吧，婶母也去吗？”

“是吗，也去吧，也想去买点什么土产。”

“如果买听头，就买花梨、蜂子① 的，还有高野② 冰豆腐呀，冰饼呀也行。”

“哦，是的。什么都行。买不到赤豆什么的吗？”

“是，不太清楚呢。”

一看，均平已在风头下酣然打起盹来。他昨晚没好睡，别打醒他吧。她们悄悄地走出屋子。均平似睡非睡地多少听得她们的动静。

三人慢慢地走到大街上。走过洋货店，匹头店和袜子店时，银子总要进去看看有没有纯棉织品卖，结果，和前年上草津和热海旅行时一样，什么也没买到。

“近来，哪里的太太都在拚命掏便宜货，不嫌多地囤积在家里。你爸爸也说该多买一点，但我们干这行业的，想多买也不行，象袜子什么，人造纤维交织的，三天一穿就完事。我看一分钱一分货，还是别贪便宜的好。”

“是呀。”

还有糕点店、杂货店等，银子也要进去看看，尽量买些冰豆腐和胡桃什么的。加世子发现有西式糕点卖，就买了好些面包和白脱带回。

---

① 用黑雀蜂或大胡蜂等幼虫加料炒煮而成，味美富营养。

② 产地名。

十一

走到富士馆门前时，加世子停步问："喝点冷饮吧？"

"好呀。"银子同意。三人走进一看，屋子是旧时的旅店式建筑。进门一间宽阔的泥地间，正象广重①画师的遗作上所见的，可在哪儿让裹着绑腿和脚罩的旅客脱除草鞋，然后从沿口上正屋，仿佛处处还残留有早先旅店的痕迹。在这样的场所开设时新吃茶店，几乎不很相称。但是，当前也不乏这样的青年男女：与其要他接受非驴非马的什么新文化，倒更向往这种古色古香的情调。

银子则两者都不是。在她，很难领会那些年轻女子为什么老爱进吃茶店，究竟它好在哪儿呢？从前，她跟木元的夫妇生活搞得不够圆满，曾经为了维持家计并激励游手好闲的丈夫振作起来，去银座的咖啡店当过女招待。正因为女招待们的身体比较自由，生活却大都异常放荡，常常做出不堪入目的样子，因此总觉得不合自己的脾胃。吃茶店虽然和咖啡馆不同，较好一些，以学生为营业对象，可是在她脑子里，吃茶店女郎只是咖啡店女郎的雏型。有时，见到那些乳臭未干的学生情侣，躲在屋角座厢里口衔麦管吸饮料的怪模样，便会感到浑身肉麻。至于加世子是一点也没有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作风。

三人各按自己的喜爱喝了些冷饮，解解暑气，就走出富士馆。

走到火车站前面，加世子踌躇了一下：是回旅馆向爸爸打个

---

① 安藤广重（一七九七——一八五八），国画家，以擅风景画知名。

招呼再走，还是就此上火车回富士见呢？能够父女两人再从容地促膝谈谈，当然很好，但是独个儿呆着不更自由自在吗，何况有银子夹在一起，总觉得有些拘束。至于银子，在一旁眼看父女俩呆在一起时，一方面很羡慕，一方面可又不知怎的，担心对方的感情会被夺走似的。尽管不存在任何足以引起嫉妒的理由，但平时均平外出，偶而归来稍迟，她脑子里便霎时会映现出他的孩子们。

银子第一次穿着便服上均平家访问的时候，是同她当时借牌子① 的艺妓馆女馆主一起去的。这馆主年纪轻，怀里抱着不久前生育的婴儿。

这天正巧郁子的姐姐也来到那儿。她看见两人从回廊走过的后影，马上推断是均平的情人送他的孩子来打交涉了。于是特地偷偷儿躲到院子里，从花木间隙窥看她们在屋子里的动静。事后，她也不向均平问个底细，竟凭着自作聪明的臆断，向丈夫和老母亲大事宣传，结果闹成一场大笑话。

当时那家庭中的气氛，就感觉很不对头。银子们告辞时，送客女佣的表情已不够好。尤其正当均平送她们向大门走去时，才十来岁的加世子也飞也似地跟了出来，不料背后竟有人严厉而低声地叱喝道："加世子，别跑！"

银子现在倏地想起这件事。虽然不能说一定是为了这个缘由，但她终于没有强留加世子。

"上旅馆洗个澡，多耽搁一会不好吗？"

"不，下回再来。本该向爸爸说一声，可是时间太晚了。"

"是吗？"

---

① 有的艺妓不自设馆，寄身他馆、借牌营业，自负盈亏。

加世子叫女佣去买了车票，再度向银子说些辞别的话，便从检票口走进月台。银子老站着没走，觉得刚才不留客终究不好。

列车进站。加世子和女佣上车后，从窗口伸出脸来，轻轻挥手，也许是银子的主观想法，看去加世子还在揩眼泪。银子也相应挥手致意。

回到旅馆里，均平正从浴室洗了澡回到房里。

"怎么样？"

"上各处去买了些东西，就送她们上车了。"

"是吗？"均平坐到椅子上，擦火柴抽烟。脸上现出一抹落寞的表情。

"她要回去，我想勉强留住也不好。可是，我们倒也一起在富士馆喝了些汽水什么的哩。"

"也好吧。既然见过面了。"均平用手拂去缭绕在脸前的烟雾。

伤　逝

一

均平涉足这地区的游乐场，正是他在公司的职位发生动摇、情绪异常颓唐的时候。银子和他初次见面时，头发烫成波浪形，打扮得一点不象艺妓，举止谈吐很娴雅，简直有些象故意伪装着似的。她确实不高兴当艺妓，这回是因为同居生活发生破绽，白白断送了大好年华（整整四年），感到不堪回首，这才不得已出来重操旧业的。不过，既然走上了这条老路，就不能不抓住一点什么，以便重新爬起来。在这圈子里的姑娘，到了二十二三的年龄，就算是中年，二十六七则算是徐娘，只能在年轻姑娘忙不过来接客的时候权去充个数，或者替一些老狎客在宴会场中打打杂务了。大凡在情场中受过挫折的男子，也象女子吃过男子苦头的一样，警惕心很高；对于"借牌号"的艺妓就更不必说，常常把她们看成什么不可亲近的异物。但是，银子却看不出是曾经跟人同居而又离散的女子，脸上还留着当雏妓时代的余韵，身体也很健康。

"看您倒不象这地区里的人哩，更不象是一个艺妓。"

"因为出来吃这行饭，前后才六年光景，而且一半时间呆在芳町。"

这时期的银子，虽然已在四年的同居生活之后，舌板上还留

得有那么一些苦味，但和那仅仅长她一岁的木元之间，依然不免牵着一缕藕断丝连之情。均平年纪比她大十来岁，很通达人情，她对他是无话不谈的。一天，她说："前几天木元忽然来找我啦。"又说："我刚从澡堂子回来，大姐[1]对我说，'木元来过了。说有话要谈，在浮世[2]等你。'我想怎么办呢，躲避他也不好，就抱了小春芳去看看。嗨，分手没多久，形状变得那样邋遢！衬衫黑油油不算，再一看，连袜跟子也开了天窗咧。"

木元是仲人街某向导茶社的二小开。他和初来浅草的银子同居时，东京还在大震灾后的复兴期中。自己在木场上开有一爿木行，只进用了小伙计应付买卖。平日交际应酬很阔绰，狂嫖滥赌，挥霍无度。银子是第一次和人同居，一场美梦，转眼间便幻灭了。

"他见了您怎么样？"均平问。

"并没向我要钱，因为是小开出身，不好意思开口吧，只说最近境况不好。"

"您是老好人，谅必给了些零用钱吧？"

"您说得好，我为他白白吃足苦头，难道还不记得！他要我一同散步，我想钱是不能给，还是给买双袜子吧，就抱着娃儿一同往上野松坂屋[3]买了袜子和衬衫，又在饭馆里吃些饭团子便分别了。一个男子汉这样下去怎么行！说是北海道有什么好出路，想去那边，可能是希望给些路费吧。"

"也有些丢不掉您吧？"

"有那良心倒好了。光是吊儿郎当胡混。"

---

① 对老板娘的尊称。

② 雅叙馆名。

③ 大百货公司名。

其后过了好些日子，银子说起，果然从北海道打来了电报，要求寄钱。

“北海道的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已经记不得。说是害病没钱医，要回来，没路费。希望暂时通借一点。”

“要多少？”

“数目极少。本想寄去，但是阿爸（艺妓馆老板）说，弄成习惯不好。因此，我只给仲人街他娘那儿打了个电话，转告一下完事。”

这期间银子又已过惯了卖艺生活，心头的创伤终于渐渐平复了。

二

这个游乐区，在初开辟期间，各雅叙馆的建筑很简陋，环境也不清洁。均平最初走进这石子铺砌的横胡同时，感到狭窄得不小心就会让鼻子碰壁似的。那家算是比较精致的雅叙馆，庭院的花木，厕所旁洗手处的灯笼等一应装置，也是处处给人以不快之感。直到来的次数多了，习惯了，特别是有了中意的对象以后，这才觉得在这儿呆呆倒也挺舒适。

后来情况渐渐熟悉，才知道即使在开办初期，一提到蒙布兰①，人们便懂得这是大学生们的取乐场所。一些知名的官僚政客、司法界人士以及和大学有关系的学者们也常常在这儿请客吃饭，或偷偷儿私下行乐。说不定你呆在这边房里，隔一重纸

① 阿尔卑斯山的顶峰，这儿是雅叙馆名。

壁，就有什么大人物躲在那边房里玩。三五友人一起游乐或举行宴会，固然去商业区比较适宜，但如单个儿私下行乐，则来这儿倒更感逍遥自在。不消说，慷慨输财来培植雏妓，或者大张喜宴，把初露头角的新妓落籍从良，采取这些阔绰行径的，大抵限于股票商人或近郊的地主。最近光顾的，则主要是一些钢铁业暴发户和其他重工业方面的人们。不过随着时局的推移，这种现象也已逐渐趋于颓势了。

除了这个游乐区，均平还常常到其他较宽畅的场所去玩，他嫌呆在狭隘的雅叙馆里不太痛快。而且由于生性放荡不羁，要不时更换地点，才感到满足。银子又是"借牌号"卖艺的自由身体，只说有些什么事，就可随意跑出来。所以两人不时约到外面吃饭。吃饭时大抵一边从容地吃，一边由银子讲些有关熟客的事情，均平静静地听着。例如她这回重操旧业后才相识的赤羽的大地主某某呀，王子的某妇科医院院长呀，都是常常谈到的。她住在商业区的时期，大地震后做难民下乡，竟被那东京追赶来的汉子卖掉的那件往事，有时也片断地作为笑料谈谈。艺妓馆老板的事情，也不时提到。有的地方谈得夸张一些，有的地方是出自她那素朴的头脑的编造。不消说，这也是她应接堂差时的一种战术，可能是从看过的电影或小说故事里生发出来的。

正当七月半的前几天，艺妓馆里忙着给有往来的雅叙馆、饭馆等送节礼的时候，银子的馆主患扁桃腺炎躺在楼上。这家她借牌号的艺妓馆，牌名"松之家"，在过去的全盛时期，拥有十四五个姑娘。可是在银子这回来寄身卖艺的时候，却只剩两个不太走红的姑娘了。连银子每月付给的些许牌租，也大大派到用场。不过，老板不但在用人方面手段高明，而且对银钱的调度方面也极其巧妙，在银子她们面前，从不稍露窘态，倒面子的事情

从来也没有过。

“扁桃腺炎会那样厉害吗，这才怪啦，怕是肾脏出毛病吧？”

根据银子所说的病况，均平脑子里立刻发生这样的直觉，同时联想到，这位老板年纪已经五十七，身边的姨太太可才二十四，比银子还小五六岁。

“太晚一点了。照医生说，大概是脓液进了身。脸部都有些浮肿啦。”

均平在下一次见到银子的时候，已在老板出丧之后。银子曾经两度在这儿当过姑娘，对老板的去世，自然感到有些悲伤。

“这就立刻住进了医院，可已经不行了，小便都闭塞了。第三天就完啦。进医院时我也送他的。他叮嘱我，嫂子年纪太轻，不懂得馆里的事，病中要我多多照顾。可是他们孩子都已经有两个，又有老岳母，往后真不知怎样才好！真的，嫂子太年轻了，连哭也没哭咧。”

“你平日老是‘老板老板’的，倒底这老板是何等样人？”

“听说他父亲是佐仓藩的官医，门第挺堂皇。老板也确乎是一个风流才子，只是似乎太放荡了些。”

三

馆主松岛临死时，银子不在馆里。

“阿爸有病，我倒出去应差，行吗？”银子对松岛的老岳母说。

松岛的父亲是佐仓藩官医，至于松岛自己，也在姑娘们面前自称曾在帝大医科肄业。直到后来，才说是西服铺出身。总之，上代是好人家。这位老岳母，也是桑名地区某藩士的后代，怪不得能写一手好字，而且为人作事，一点都不马虎。

“松次[1]姑娘不去接客怎能行？反正医院那边已经有大伙在了……”

银子本来也是这样想，就跟几个汽车掮客从银座会馆后面坐划子往筑地河岸边乘凉去了。等到兴尽归来，弯到大黑屋买了些酱小鱼，又向路边卖花女郎买了三束用玻璃纸包扎的鲜花带回，打算给老板表表心意。不料在大街的汽车棚前下车，走进横胡同时，遇上以前的同馆姑娘——现在自设松之家分馆，做得很得法的松荣大姐告诉她，松岛竟然死了。

“哎唷！”

“此刻棺木正从医院里抬出来，还在路上。我们到处找你，到底上哪儿啦？叫你堂差的地方也说不知道。”

“唔，在金扇馆（吃鸡肉的馆子）吃了饭，就跟客人们乘凉去啦。”

当时日比谷、池之端和隅田川一带正在举行纳凉大会，电影棚、曲艺场全挤满了人，江面上游艇如鲫。松次是“自由身体”，她在金扇馆拿到填明堂差钟点的传票后，就应酬客人划游艇去了。此刻冷不防听到老板的死讯，便连忙在松之家分馆换上便衣，一口气奔了回来，站进大门前大伙的行列里，迎候灵柩。情景很惊惶，使她一时呆了去，不知怎的好。

“这地区办丧事一般要花费上千元钱，有的还更阔绰些，而且一切都委托联营处代理。可是我们的老板出丧时没有这样办，冷清清地只有一些至亲旧好到场，一点儿也不象本人生前爱排场的作风。”

银子对均平说。松岛生前对银子视同家人，所以曾叮嘱她，

---

① 银子这时期的艺名。

要她在他死后仍旧留在馆子里帮帮小寡孀和老岳母的忙，但她觉得处境有些为难，只好另图去处。经过同住在附近的松岛的发妻和异母妹子（她在中野有自建的邸宅，家境富裕。）一起商量后，为了使均平可以比较安心起见，就决定让银子暂向联营处请一时期假，然后自行设馆开业。至于均平，虽然不想肩负这样的重担子，但也不愿失去银子。

他在有意无意中向一个日常同进舞场玩玩的、做医生的老朋友征求意见，这位朋友说："是呀，我在这行业里也有熟人，多少知道一点情况。那样办，即使不致于被人利用，但到了手头周转不灵时，女人的心怕会动摇起来，弄得你骑虎难下，走投无路哩。"

均平对这事情本来没什么信心，不过既然商定了，也不便临时逃避，同时，他对银子的为人正直，是怀着很大信赖的。

他们的屋子，是一幢小巧玲珑的楼房，在松之家背后，有小巷相通，原来也开艺妓馆。巷里常有邻居们搬出矮凳坐着闲聊或做些什么，均平最初在那儿进出，总觉得怪难为情，所以尽量不出门，躲在楼上。

到了这时，他才知道，往日松之家的作风那样铺张，原来是一出空头戏，实际上，连电话都已经作了抵押。松岛害病期间，大伙早就劝他住院，其何以迟迟不住院，终于送掉性命，这个谜也就不难猜透了。

四

哪儿都行，偏偏让一个女子卜居在这样不干净的烟花之巷设馆搞这门营生。均平常常为此暗自惭愧。也只有在这样的时

候，他才为了排遣愁闷，有时看看宗教书，有时看看少年时代曾经受到感动的圣贤之书。但由于禀质浇薄，不善于潜心钻研，总觉得这些书词章虽然耐人寻味，而读过之后，别说想从那里学得谋生之术，就是对一个人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方面，也不可能得到什么合乎科学的教益。倒还是中学时代读的达尔文、黑格尔等的古典科学书，对他更有帮助。

"老兄不能长此下去呵！人能永远不老吗？越是上了岁数，越该有个家啊。"一个中年失妻的朋友对他这样说。他近来正在协助这个朋友办刊物。

前面说的那个医生，也常常乘出诊之便过来探望他们。"他倒不是唯利是图的人哩。"银子很敬重这位医师。

以前均平所住的岳家的宅子被收回以后，是另租小屋同孩子们一起住着的，现在一面和银子同居，一面当然也常常去儿女那边住住。当银子偶而有什么不痛快的时候，或者均平自己没来由地感到烦躁时，也会一下子拿起手杖往孩子们那边跑。这说明两人的生活前途，正蕴藏着一抹不安顿的阴影。

银子不仅为了消遣，而且也为了考虑到万一自己未必不要重新拿起弦子卖唱，所以，除了对"清元调"自己本来有些基础以外，现在还请了一位年近花甲的女老师上门传授"土桥调"。每到傍晚，这位老师就穿着便装到来，用圆润的歌喉和江户人的唱腔教起歌曲来。银子的唱法一贯质朴无华，嗓音甜糯丰沛，不做作，不弄花巧。每次练完正调，还加练四五只小曲。均平曾经打开那曲本来看看，觉得里面充满古江户气息，显露出那是土生土长的民间艺术。旋律方面，不象"长歌"那样浮华喧闹，因而他有时也乐于听听。

"多用点功，让老师父赐个艺名，怎么样呢？"均平说。

银子可没这野心。她说，这玩艺只能作为一种吃饭行当，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取得了师承艺名，徒然增加交际应酬的开支，反而划不来。

他们屋子前面有一家名叫“大黑屋”的大艺妓馆，馆主原在炮兵工厂做工，因为女儿当艺妓很走红，夫妇俩就自己开起馆子来，这时正当艺妓业吃香，他们的营业蒸蒸日上。有一位写通俗作品的大作家，四处玩够了，竟天天来这里玩，也是由于看上了这个红姑娘的缘故。

银子屋后隔开小小院子和小巷的那一边，是一个无声影片讲解员的家。讲解员的妹婿夫妇也一同住在那儿。从这边楼上可以望见他们的一切动静。当时东京近郊有些电影院，仍旧不时放映无声片，他担任着附近两家影院的讲解工作，放映的大多是武剧片。他妹子本来当艺妓，因先前艺妓业被咖啡馆业所排挤，看看没前途，就改行当了咖啡馆女招待，从而交上一个医专出身的青年，现在开始在那楼上度着同居生活。

“都是些无赖哪！那大嫂子多可怜：兄弟一大群，全不务正业，一年到头上这儿来敲诈。听说，她是这游乐区初开辟时就来当姑娘的，现在竟搞得米缸里吃了今天没明天。那丈夫也不成器，家里钱花光了，就跟老婆大吵大闹，甚至动起武来，扭成一团。”

但是，均平从窗口看到的并没这种情况。只见那讲解员每天从电影院回来，就在那个面朝院子的屋里喝啤酒，逗着孩子玩，或者打开留声机听听舞曲，看来日子倒过得挺舒畅。

五

松之家对银子来说，是老东家。均平利用这个关系常常去

那儿洗澡。来有电话，也由那儿传呼。偶而也上她们楼上喝喝茶，看见那金灿灿的神龛里放着新牌位，有时点着线香。全楼共有八铺席和六铺席的两间房，墙壁凹入处放着三只桐木衣柜，壁柜横木上利用空隙装着搁架，用来置物，一切布置得相当舒适。楼下供姑娘们用的屋子却局促不堪，跟楼上比起来，真有霄壤之别。

这个楼屋，正是松岛生前同品子共度恋爱生活之所。那时银子她们是不敢轻易上楼的。送传票给他时，也只能在梯子第三级处露个脸。松岛爱吃甜食，每天早晨八点光景，就烹玉露茶喝，并拨桌上电话叫“红谷”送点心来。晚餐时，则照例要给品子向菜馆叫几样好菜，才开始一同高高兴兴地吃饭。他自己吃饭倒不讲究，即使吃些羊栖菜或红烧豆也顶事。

那时，东京尚在大震灾后的复兴期中，虽然商业区的人们已经陆续盖起木棚子来开始做买卖，往郊外避难的人也比较缓和了。按说，大家是劫后余生，该当痛定思痛，生活得严肃些才是。哪知事实上正好相反，市民们的风尚竟然越来越朝淫靡的方向发展了。刚从乡间避难回来的银子她们，成了游乐场所猎夺的目标。有时刚绕过后门出去，要往什么地方侍应客人，马上就有埋伏在一旁的他家老板娘不由分说地一把拉住你便走。当然，偶而闲着的夜晚也是有的。或把不高兴接应的堂差瞒过楼上，径自回绝不去的时候也是有的。不过在这当儿，松岛一听到隔壁馆子敲响吉利鼓①，立即便会焦躁起来，蓬蓬蓬地连忙奔下楼吆喝着：“喂，人家生意多忙！你们收拾停当后，也快快去扯传票来吧！”

---

① 即欢送艺妓出差时的鼓声。

他喉咙虽大，可没坏心眼儿，只是脾气如此罢了。他有一手妙诀，能挑弄姑娘们在营业上互相竞争。奉承姑娘们家长的本领也高明。姑娘们借支越多，对他越是有利可图，而爹娘们拿到女孩子源源不断的接济，也再高兴不过，这确是一石二鸟之举。爹娘们常常对他感德不尽。

“我妈每次来，总是让他捧上天。过年过节，总给我们全家大小送压岁钱什么的。妈感激得五体投地，老说，再没比这东家更懂情理的啦！”银子说：“这些不算。有一件，却是真正的好事。那就是，每到月底，姑娘们的账款，总给结算得一清二楚。该付的付，该扣的扣。要知道，能做到这一点的老板，真是绝无仅有呢。”

他每星期带品子逛一次银座，已经成为常规。这一天的晚饭就在外面吃，他本有“夜市司的克”的雅号。光滑的头胪，秃得只剩薄薄一些头发，早晨起床乱蓬蓬的好象老鼠窝，总要洒些生发油，小心地一丝丝整理过，然后左右分开。这个可爱的头胪，在逗弄年轻女子的一点上，倒能起到相当作用。但是，品子的年龄不到二十，该是多么不相称！他可要她头上打个小圆髻，腰带尽量选用土黄色或深绿色的，衣服和鞋襻也尽可能用素朴的花色：打扮得直象四十上下的徐娘。不过手指上却让戴着亮灿灿的大粒钻戒，头发上饰着古渡产的红珊瑚珠子。

开始养下第一个孩子的时候，高兴得好象出现了什么奇迹，或是什么仙人下凡。婴儿才一周岁，就小题大做地每天给烧汤洗澡，在屋子中央摆上簇新的脚盆，兴高采烈地给洗濯着。

品子是松岛亡妾小菊的异母妹子，从小受到姐姐的疼爱。那时有一个名叫蓬泰的女子——过去新桥的名妓——和情人鹿岛一起卜居在本乡① 讲释场的小巷里，以教授舞艺和“长歌”过着

清苦的生活。品子曾拜她为师，受到认真的教导。但姐姐并不打算让她将来当艺妓，只在家里稳重地养育她成人。

银子很想瞧瞧这位向来为当地人所称道的小菊大姐的照片。一天，曾向老婆婆提起这事情。

六

“我在府上呆了这么长的年月，可连小菊姐的照片也没见过哩。”银子对阿篠老婆婆说。

老婆婆露出孩子般的笑脸，回答说：“照片吗，都被阿爹收藏起来了，不知道是不是放在天花板高头。”阿篠老婆婆边说，边从神龛搁橱上方的天花板里，取出了一包用半纸②包好的照片。

银子打开来看，除一张梳岛田髻③的盛装半身像外，还有几张化装照片：有的扮作戴手罩④的卖花女郎，有的作唐陀罗大师阿弓⑤的打扮。身段苗条，表情优柔，有些象阿篠。又有据说是在赤坂⑥时拍的，肌肉倒比较丰满，等等。

均平也拿到手上看了一下。觉得散发着有大正初年那古色古香的气息。

这个小菊和松岛的痴情纠葛，不能简单地嗤之以“情痴”两字完事。尽管小菊本非甘于卖笑生涯的女子，但是既已不幸沦

---

① 东京之一区。

② 用以写信或习字的日本土纸。

③ 少女或女子行婚礼时梳的发式。

④ 干活时用以掩护手背的罩子。

⑤ 歌舞伎《倾城阿波鸣门》中的人物。

⑥ 东京地名。

落于烟花之巷，就难免受到若干人情的羁绊，未便解脱。无奈那松岛偏巧爱上这样的她，其终于演成那么一出悲剧，该是很自然的吧。

均平接触到小说、戏剧中的情场波澜情节时，不管那是哀是艳，是酸是甜，感情上早已不起多大反应。甚至可以说，他生来就对这些事怀有反感也不为过。但是现在具体听到这一对情人的伤心史，究竟不能完全无动于衷。

小菊跟着爹娘蜷曲在本所①先前那小胡同棚户里的年间，还是十二三岁的小姑娘；那时一家人穷困得无以为生，便把她卖到安房②那古地方去学舞艺弹唱，这就决定了这女孩毕生的命运。

本所有一个在附近工厂做事的中年邻居，生活过得还不差，平日很关心小菊。小菊出门向他辞行时，曾蒙送给一些盘缠，并说，等她将来挂牌卖艺时，要去那里看望她，希望预先来信相告。到时候，小菊果然写了信来，他也果然不失约地边去观音堂进香，边去看望了她，同时又送了她一些礼。小菊直到在东京出头露面之日，对这位叔叔仍不忘情。

后来银子嫁了人，住在深川的期间，曾在学缝纫的人家那里见过这人一面。因为他听说银子在小菊所在的地方呆过，所以向她打听小菊的情况。其实，银子来这地方——即来松之家的当时，小菊早已不在人世了。

那古地方以有观音堂出名。很多东京人都从灵岸岛坐船去游玩，其中包括不少西画家和青年作家。当地的艺妓，也大都是从东京渡海过来的。地方带些东京商人居住区的气氛。游乐场

① 东京地名。

② 在东京湾之南，与东京隔水相望。

中的鼓声，乘着海风吹进人们的耳朵里，好象波涛的声音一般。小菊在这儿呆了七年。呆久了，渐渐感到那地方的局面毕竟太狭隘，又经客人们的唆劝，就对东京向往起来，希望往那儿赚得一个好前途。于是渡海来到赤坂呆下来了。

她跟松岛相识，就在这个当儿。

松岛是西服店的老板（据说干这行业的人，因为赚钱容易，多数爱玩。）店铺开在本乡大街。店里除了年纪比他大的老婆以外，雇用了几个工人和学徒。经常承做大学师生们的生意。开这铺子的资本是老婆拿出来的。松岛在博取女人的信任方面具有特殊才能，不，简直可说是天才。

一回，松岛和朋友们来赤板作一夕之游，共总叫了三十来名艺妓伴座，莺莺燕燕，有的年轻貌美，有的擅长应对；其中也有小菊。小菊初在席间露面，并不怎样耀眼，姿色方面称不上美人儿，艺术方面也不算上乘，总之，不具什么惊人的特色。但在谈谈玩玩之间，终于显示出这姑娘的人品与众不同，脸部表情正直不阿，而又流露着一抹阴影，小巧玲珑的体态里闪灼着有一股英锐之气。

松岛感到再中意不过。用不着再挑精拣肥了，就是她吧！怎么在这以前一直没被人们发觉呢？这才怪啦。

七

松岛暂在一家常去的雅叙馆叫小菊的堂差。有时事前没打电话约定，临时去叫，她会不在家，但如果回家还不晚，她知道了，也一定会连忙赶来。

这样过了相当日子。一天，虽然事前约定了，可是松岛自

己临时有事，没能履约。第二天提早去雅叙馆找她，却已不在家了。

“联营处说有事出去了，大概就会回来的，暂时先找另外的姑娘来侍候一下吧，请多坐一会。”女侍说。

松岛这人看象能喝酒，其实只有三两杯的量，歌曲也不会唱，一心只想女人，小菊不在，就感到索然无味。来了几名填空的姑娘侍饮，喝了几口，象喝什么苦汁似的，弹三弦给听，照样闷闷不乐，焦躁异常。他急不及待地顾自跑到走廊上，叫女侍打电话问小菊的艺妓馆，到底是有病，还是出远差去了。回话过来说，被客人邀去跟其他三四个艺妓一同上热海去了。是昨天出去的，今晚哪怕迟些总会回来吧。

松岛回到坐室里，一个艺妓无心地说：“小菊姑娘吗？听说昨天独个儿在新桥发呆哩。”

“独个儿……？”

“好象是的。”

听到这种话，可太扫兴了——既是和自己有约在先的“昨天”，又是“独个儿”，这，可不简单！没有办法，当晚只好回家睡觉再说。

隔了一天，松岛见到小菊，小菊含糊地说：“同去的人一大群，会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吗？因为客人突然想起去那儿玩，这个那个硬拉我同去。去虽去，本来预定当天赶回，结果却呆了两晚。不好意思独个儿先回来啊，吃这行饭，怎能不应酬他们？”

可是松岛听了，并不满意，疑神疑鬼地还想追究下去：“那末以后再同你谈吧。”小菊暂时逃出难局。

没多久，松岛得知有一位小菊在房州卖艺时代的熟客，就在

跟松岛铺子相距咫尺的驹込开石板行，这石板行的牌子很老，规模很大。此人以前每两三个月要坐船去那儿观音堂进香一次。每回去，都把小菊约到那里冷僻的后街幽会，吃鳗鱼，分别时给她一些钱。那鳗鱼馆在当时说来，屋子和庭院都算得挺风雅，虽有些萧疏之感，却很清静。这位石板行老板年纪四十上下，微胖个儿，在山上的观音堂前捐献有灯笼，是一位虔诚的居士，性格跟那本所的邻居叔叔也有些相似，小菊很信赖他，每回总是急切地巴望他来。她在赤坂挂牌卖艺的时候，他也尽过一分力，给办过一些服饰。小菊的表情里老是闪现着一缕深沉的哀愁。他跟她交往，也丝毫不带什么欲念。正因为这样，小菊就更觉得他的可亲。

然而，小菊的客人不仅仅他一个，这使得松岛简直寝食难安。正好小菊来赤坂的第二年，押身银已经大部清偿，就毅然跳出泥坑，在汤岛找了一处屋子，和母亲弟妹相依为命地苦度着清贫的生活。怎奈坐吃山空，终于难以为继。松岛的生意又连遭亏损，对他们的接济时断时续。这样，就使得小菊不能不出来重操旧业，不过这回改变了方向，决定上浅草去。对小菊来说，带着一家老小，依靠松岛过活，本来也过意不去，并且既然没出息地做了人家的外妾，还要自己每天愁柴愁米，这也未免太没意思了。

浅草的客人，九流三教，各色俱全。公司职员，商贩，股票投机者，土木包工头，戏班子头脑，演员，地头鬼……大都是小菊她们应付不惯的人。交往的客人既庞杂，松岛又不可能天天去那儿，两种原因加在一起，使得松岛比以前更加忧心忡忡，更加多疑，动不动就发脾气，把小菊的头发抓得稀乱，簪子栉子都打断。

八

小菊挤足于这个开辟还不到十年的游乐区，好容易取得了经营艺妓馆的股权，开设了一所自营的馆子，达到了自己应该达到的目的，才算松了一口气。可是流光如矢，这时她已是二十一二的“徐娘”。回想十岁龆龄就出门当雏妓的往事，真象一场缥缈的幻梦。

背后拖着一个说丈夫不算丈夫的松岛，对于她在浅草卖艺，当然只会增加困难不说，他却还要日夜酸溜溜地放不下心。要是中途歇业不干呢，手头一点点可怜得极的钱马上就会花光，生活前途毫无保障，将象一叶扁舟在茫茫大海上飘流一般，不可能有什么结果。而且，汤岛时代的教训记忆犹新，缠在那三角关系的葛藤里，彼此不曾有一天安宁。最要紧的是，生活本身总得发挥一些生产的机能才行！这本是松岛和她经常在脑子里盘旋的问题。开小饭馆，开弹子房，化妆品商店，纸烟店，行行业业的利弊得失全都考虑过，可得不出一点结论。松岛在西服业上已经搞得十分头痛：顾客们识别呢绒的眼光越来越精明，对成品尺寸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丝毫不肯马虎，因而差不多有半数的成品搁了浅。资金睡了大觉，对于资本周转不如意的人，这是一项莫大的威胁，外加新同业一家又一家地乱糟糟地开出来，说不定一下子就会被那实力雄厚的大店家压垮。

“所以嘛，你不该老是那么游手好闲地混日子，自己拿拿剪刀，踏踏机子不行吗？”比他年长的太太劝告说。近来，她已经不肯轻易解囊了。

“嗐，堂堂男子汉去干那些玩艺儿？即使干了，也不会有多

大出息。”

“不说别的，你有那号女人粘在身上，哪怕赚得再多也不够花。反正她是你的前世冤家，我不想折散你们，只是总得想点办法，让她日子过得安稳些才行啊。再说，别一股劲儿尽往那儿跑，每月酌量只去那么三两趟不行吗？”

“唔唔，我何尝不曾动脑筋打计划？只是办什么事，当头总得有钱呀。”

以前，太太挖的腰包也不算少了。松岛老是说得天花乱坠：一会儿说什么需要给些赡养费，请通借一下，将来一定全数归还；一会又说什么承包到一批官厅的生意，可以大赚一票，利钱冠得重点没关系等等，太太究竟是太太，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往银行去提取存款。

常子和松岛属于同一士族的后代。她先嫁给松岛的从兄为妻，当时乃父念女儿容貌不扬，拨了相当一份财产给做陪嫁。她丈夫去世后，就集中所有财产，带着爱女卜居在春日町过着悠闲的生活，每天插插花，玩玩茶道，哼哼诗句。女儿可长得挺美，街坊都称她为“春日之花”，成人后婚配给某出身名门的社会学家。不久，竟也只遗下一女，患急病去世了。老母常子失去爱女，倍感身世飘零，悲不欲生。这时，亡夫的至亲松岛常来吃茶聊天，慢慢地就成了她有商有量的对手。松岛这样做，并不一定有什么特别的计划，但是面对年纪较大的她，也不免有想入非非的弱点。

她在养尊处优的环境中长大，对待松岛就象大姊对待小弟弟一样，宽宏大度。然而不知不觉间，却被松岛看成是对他有了什么深意，于是他竟把爱情当作一种交易来从事了。

这回，她又着魔似地，轻信了他的花言巧语。心想，该是最

后一次要求了吧，怎能不给！

这说的是，松岛要替小菊开设艺妓馆，来向太太筹款。她最初迟疑不决，觉得无非又是敲竹杠，不情愿给。可是再一想：似乎不能把事情看得太死，也许奇迹正会从这儿萌生。

"……要是肯帮这回忙，那将来一定连同旧欠全部加倍奉还。"松岛最后说。她也有贪心，这是他心中有数的。

九

正当浅草找不到有艺妓馆出让的时候，有一个小菊东家的老同行——在当地做得很红——告诉松岛和小菊说，有倒有一家打算出盘，而且是当地一流老照牌。结果，经过他的介绍，就承盘下来了。

为了馆子的开张，按照同业惯例忙了一阵子。开张后的一天，又为小菊本人的挂牌开业而忙。松岛太太常子一则来看看情况，再则表示祝贺，两次都亲自到了场。当小菊住在汤岛的时期，一回，太太等松岛两天没回家，她便借口店里有事，赶来叫他回去，因此也跟小菊见了面。她见她应对不俗，举止娴雅，印象本就不坏，而且见到了本人，反觉解开了心中疙瘩，过没多日，三人居然相偕一起去上野散步，吃鸡肉火锅，不知不觉间，小菊并且亲切地跟她谈起心来。这回小菊挂牌接客，常子之来，本是为了从旁协助他们，同时也带些监督的意思。进门一看，门内两铺席小间里，还剩有些没分送的礼物。小菊雇用的箱丁正在替她束腰带。她梳着两鬓稍微贴紧的岛田髻，穿着黑色小滨绸出客衣裳，和在汤岛时所见、整天忙着洗衣烧饭的她比起来，完全象另一个人，使常子看呆了。

“劳驾大娘了。”小菊的表情很自然，打扮完毕以后，向常子行礼，打招呼说。

“贺贺你开业吉利。今天的天气多好！”

“这回又多亏大娘种种费神……”小菊取出怀镜，用指尖调理唇上的口红。

“碰巧找到了这样的好场所……”

“好，那末大姐，我们走吧。”箱丁催促小菊。

于是，小菊对常子说：“请大娘在这儿慢慢玩。”说后，拎起衣裾走下门厢。

“嗐，因为不熟手，搞得手忙脚乱，今晚总算能开业了。究竟太仓促啊，又是馆子开张，又是小菊挂牌，接连搞在一起，所以……”松岛说后，请常子上楼坐，常子就和阿篠老婆婆一同上楼。天气还冷，屋前狭窄的石子路上，橐橐橐地响着木屐声，这是说已经有姑娘们在出堂差了。

松岛一边喝茶，吃糕点，一边拨打算盘，计算这回的一切开销账目。毕竟地面狭小，一应开销意外地俭省。经过一个钟头光景，小菊坐着人力车上四五家饭馆兜了一个圈子后，暂时回来一下。

这晚，她真忙。正打算应这一家去伴座，那一家又来请了。连箱丁也被搞得头昏脑胀。直到下半夜三点钟方才结束。回家吃些茶泡饭，谈谈说说，不觉鼓响了五点，天色已渐渐发白了。

常子是惯常醒夜的人，到早晨八点钟才回去。

松岛大约每隔三天才回常子处一次，但每次到上灯时分就走了。这么过了三四个月，小菊对当地的一些习俗已能掌握，熟客也有了。有时伴座，为了在客人面前争面子，硬着头皮大杯大杯地喝酒，搞得鬓发乱蓬蓬，直到夜深才蹒跚地归去。这样，神

经质的松岛，就要双目炯炯，大发雷霆："一个自由身体的艺妓，干么搞到一两点钟才归来呀？"

于是，小菊只好声音浑浊地辩解一番：同座的有哪些个，他们都是大酒量，说要喝到天亮，自己费了好大事才脱逃回来……等等。这些话，有时是实情，有时却不一定是实情。

小菊出门接堂差时，松岛对她连腰带的束法、带上花纹的位置都往往暗加留意，等她回来看看有否走样，可又往往分辨不太清楚。

十

春去秋来，光阴如逝，一霎眼又四五年过去了。松之家艺妓馆倒也发展得相当快。那个昨天还是浑身冻僵，捧着姑娘们的替换衣装跑来奔去的邻家小矮子，转眼间已是堂堂一名大姑娘了。那个本来傻头傻脑的小丫头，现在已是几乎不认得的亭亭玉立的艺妓了。相反的，芳龄二九，可还穿着长袖童装和带铃木屐，铿锵铿锵地跑着，眼看人家成双配对地笑玩，因而发呆伤心的落后雏妓也不是没有的。

松之家的营业蒸蒸日上，但姑娘们的人事变动，在四五年里已有二十人之多。有的容貌很好，但不善于酬应客人，大大影响营业。有的才貌不差，应酬也来得，但又过分骄傲，惹得雅叙馆等叫堂差的场所很有意见。又有的女孩看来很有前途，使馆里大为有利可图，但家长的品性太坏，不容易对付。又有时吃起姑娘们的倒账来，只能把眼泪望肚里吞。至于双方发生了什么纠纷，有时简直弄得你束手无策，感到头痛之极。

可是，松岛打算在姑娘们的阵容比较充实的时候，要小菊

本人停止接客。一则避免使自己时刻陷在失恋似的恐惧中，一则也让小菊松口气。可是小菊说，与其让姑娘们搞得乱七八糟，倒不如亲自参加更爽快些，哪怕身体比较辛苦，也是值得的。

可是每当小菊稍晚不归来，松岛便要悄悄地借口另有客人叫她堂差什么的，打电话去探听底细，如果感觉情况有些异样，便再耐不住在帐房里呆下去了，要连忙赶往出堂差的所在，尽在屋外徘徊张望。

"等会儿'夜市司的克'又要哗啦哗啦地叫嚷了，你还是赶快回去吧！"旁人常常这样劝告小菊。

每逢一场醋海风波过去，往往小菊也乐得休息一阵子，不是临时托故不接堂差，便是索性向联营处请几天短假。

这期间，松岛开在本乡的铺子早已盘给别人。常子也把春日町另一处较小的屋子收回，供自己居住，过着优雅的生活。她和小菊之间，已象自家人一样，高兴起来，便会上松之家来聊聊天。小菊也微微知道，松岛遇有机会时也会往春日町巴结常子一阵，或在接受新姑娘时，去通借些款项。至于以前的旧欠怎样处理，是不大清楚，大概暂时归还一些，但还了又借吧，总之，已是一本糊涂帐，算也算不清了。这是常子和松岛本人也都心照不宣的。常子偶而收回一些欠款，就象天上掉下来的意外之财，喜不自胜。

松岛在业务上越来越懂得门径，不会再上荐头行的当。使用女孩子方面也有独特的才能。在同行业之间也很吃得开。松之家所属艺妓的堂差金收入，连续打破本地区各馆子的最高纪录。他又是挺爱讲排场的人，凡此一切，都替联营处添了不少光彩。

松岛每年要上伊香保避暑，那时，便把馆务交给阿篠老婆婆

和小菊管理。但母女俩和妹妹品子也轮流着去那里陪他呆些日子。春日町的太太也会去。每年住的旅馆有一定。出发的日子多在六月中旬。到那天，就叫些平时有交往的小伙子来把行李一件件地打捆好，随着主人，浩浩荡荡搬往上野车站装火车运去，差不多除了咸菜坛不带外，什么都准备了。松岛个儿瘦长，穿着上等提花麻布衫，束着棉纱腰带，头戴深檐巴拿马帽，足穿白袜子和踏雪鞋。小菊和品子去时则依从他的意思，要作良家女子打扮。他们有时上物听山、水泽观音堂玩，有时坐轿子直往溱名湖、榛名山玩。旅馆则包住一幢独院屋子，阔绰得简直令人弄不清是从哪儿来的大财主。

十一

当今之世，居然还有这样不开通的女子。

过了九月中旬，松岛给小菊打来长途电话，说要回来了，钱接不上用，为了避免在外地出洋相，要她亲自送些钱去，玩上三四天，一同归来。小菊当天下午照着赶去了，但是不知怎的，在第二天中午就独个儿回来了。

“干么不玩几天一同回来呀？”老婆婆问。

“唔，玩是想玩，家里的事放心不下咧。”她含糊地回答，神情显得有些不平常。

伊香保越来越冷落了，芒穗虽然越来越茁壮，而早晚吹来的风，已经带些秋意。松岛带着品子和一个随侍的远房姐妹，携带大批土产回到家里。一看，小菊却不在。

“她该知道我今天要回来的，大约理发去了吧。”松岛暗自忖度。

“说是因为怀念小时候呆过的房州，想去看看那边的海，在昨晚从灵岸岛坐船去的。又说，玩两三天就可回来，你们回来时她也回来了。”

松岛听后又惊又疑，倏地想起了久已遗忘的石板行老板来：难道又被他邀去幽会了？

然而他猜错了。小菊是为了访问早年的旧女馆主，谈谈自己的往事，重温一下那不幸童年的情景去的。她心底里壅塞着无由抒泄的悲伤。品子是她同父异母的妹妹，但平时亲如同胞，阿篠对小菊也视同己出，三人之间，从来不曾有过一点什么隔阂。

“那末，你也堂堂皇皇地另外开设一家怎么样呢？”旧日的女馆主说。但以小菊跟品子的关系，当然不能采取这种行动。

两人谈到深夜。发人遐思的海涛声，把小菊带入了睡乡。第二天两人去海边看海，这海是她早年常去游泳的；又去往常走熟的后街走走，山上的观音堂也去参拜了。最后来到山边田野上的饭铺里吃饭，喝酒。

次日早晨，小菊回到家里。

“干么当我要回来的时候，又上什么房州去啊？”

“对不起了。因为老想去看看那老东家。”

小菊不让看出内心的混乱，温顺地回答他。但两人的心好似触上了暗礁，一时相对无言。

她的自杀，是这以后不到一个月的事。关于自杀的具体情况，言人人殊：有说是服毒的，有说是用快口的，也有说是搭乘开往房州的轮船投海的……奇怪的是，确实的情形，谁也说不清楚。

这桩不幸事件，发生在银子来松之家的整整一年之前。均平

在谈到时，只能主观地把一些传闻所得的片断串连起来，说说自己的看法。可是，当地人却已经谁也无心多谈这个了。

“她到底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呀？”银子问。她对这一类悲惨的事是向来不感多大兴趣，不去深加根究的，对小菊的心理自然不容易理解。

“是啊，大概不出于象舞台上所常见的那样，是迫于某种情义而不得已出此的吧。”

“是吗？”

“无论怎样，她是爱松岛的吧，听说常常独自坐在火钵旁一边用火钳调拨火灰，一边在深思着什么哩。”

“可多少也是为着赌气，做给他们看看的吧？”

“要那样，岂不是活着更能有所作为？”

“对啦，听说阿爹生前不时看见小菊姐的幽灵哩。临终时还说着呓语，说什么阿蝶接他来了哩。看来，他是迷恋着小菊姐的。他并非光是好玩的花花太岁，说他跟她的关系，才是他真正的初恋也行吧。”

“也许是的。”

“阿爹迟迟不住院，有人说是由于手头没钱，我看也不一定。他平日事事用心很深，会不会是由于自己早就不想活了的缘故呢？”

素　描

一

“我和这位阿爹也有过唯一一次大冲突哩。”一天，银子跟均平谈到松岛时说。

那是她首次在松之家期间的事。正值艺妓行业渐呈繁忙的秋天。那天，她从后街洗了澡回来，一径走到门前，忽然听见屋里老板娘常子在接电话，而且仿佛在谈到她。凸出大门侧手的木格子玻璃窗下，有一爿大约三尺宽的小花圃，种着一些八角金盘和桃叶珊瑚，还配置着一些黑山石之类。她留步在那里侧耳谛听，马上直觉到打来电话的对方是静冈的岩谷。

“……是，可是反正松囡不在家呀。大约就会回来的，不等本人回来，可什么也无从奉告。因为究竟路途不近呀，同是出远差，有时说定两晚吧，往往弄到三晚五晚也没一定，象以前那样，真伤透我们的脑筋……”

电话老说不服对方，结果，松岛蓬蓬蓬地跑下楼来接话。

因为岩谷是能说会道的雄辩家，老板似乎也对付不了，这样那样说了许多，要回绝他。

岩谷是某大政党的干事长，银子来这里的第三天就出过他的堂差，从此成了他的长客。每当国会开会期间，他都住宿在骏河台那边的旅馆里，但在这边附近的旅馆也放着一些换洗的衣

服呀、书籍、尺八[1]之类，有时宿在这边，就招呼银子去，跟他的一些捧场人一同玩。银子还常常被邀到外地远游。因为她是自己身体，不象出押的姑娘那样受约束，收取堂差金也可以有些通融，大概每三次可以少收一次。到长冈呀，善修寺呀这些地方去不待说，凡是到岩谷最吃得开的游览地区去时，便要象常子所说，往往三天五天不归来。银子把他当作好对象，也不在金钱上斤斤较量。

岩谷另外在商业区还另有惯常玩的姑娘，可不够满意，兴来时总是泡在银子这边儿多。银子感觉有点不开心的，是他那随身带着的皮包，皮包里老藏着一本贴照簿。

贴照簿里贴着他太太的无数照片。太太长得挺漂亮，可已死于肺结核，这些照片成了岩谷瞬息不离身的纪念品。她是名门千金，跟他门当户对。平日伉俪情笃，恩爱非凡，她临终时是在他怀抱里咽气的。照片除了几张闺女时期拍的以外，有结婚纪念照，有婚后各个时期在各种场合留下的倩影。银子某些瞬间的表情姿态，很有点儿象她，所以岩谷第一次叫她堂差时，就给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当然，这儿说的仅仅是“有点儿”象，并不是百分之百。爱妻的芳影怎么可能再在地上出现呢！

岩谷随时带在身边的尺八，也是一件最难忘情的纪念品。往常爱妻弹琴，他就是用这支尺八跟她伴奏的。现在，每当叫艺妓伴座时，也常常用它跟她们的三弦伴奏。而《鹤之巢》之类，是他最拿手的曲子。

他又是柔道家。有一回闹着玩，要松次[2]躺着，被他扼住喉

---

① 一种箫，长尺八，故名。

② 银子在松之家时期的艺名。

头，差点儿使她咽了气。后来又同样玩过一次，银子曾责罚他写下保证书："从此决不再犯"，才罢休。

"纵然只是想显显他的真功夫，不至于出什么岔子。但这是多么讨厌的恶作剧啊！这些人就是爱玩这一套！"

银子的口气带些罗曼蒂克的色彩，看来她对这多情的岩谷是很有几分情意的。

"那末，后来那电话怎么啦？"

"我想既是岩谷，就跨进屋去接电话。那时他正在兴津。他是经常在各地奔走的，因此人面广阔，到处有朋友。大概那时是为了一件什么事吧，给了朋友们好些钱。没多久，不是就发生了那松岛妓院转让问题的贿赂事件吗？这一来，他就用手枪自杀了。"

"从那时候起，这政党不是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岩谷要我马上去他那里？说'来不来，明白答复吧'，口气很生硬，看来是因为刚才电话里争吵了半天，有点儿生气了。"

二

"后来怎么样？"均平带着淡淡的醋意，追问说。但是银子的话老是避开要害不谈，而且首尾不连贯，仿佛在后悔竟说出麻烦来了。

"因为旁边有人，说话不方便，我光回答些'是啊是，噢啊噢'的，便把电话挂了。我没说去，也没说不去，馆里的人们就此非常疑惑，注意起我的行动来。当我出去洗澡或理发时，他们老是借这样那样理由，好象看管娃儿一般，要阿幸跟住我不放。姑娘们和客人的过份亲密是最犯忌的。这一点，就哪里的老板说来都一样。他们希望各处酒楼、雅叙馆川流不息地来叫堂差，但是

只让熟客们永远荡漾在若即若离的岸边，他才能象驾驭船舵的舵手，可以随意掌握航向，做到左右逢源，生意兴隆。没有好顾客固然可恼，要是客人对姑娘一往情深，也使老板晚上睡不好觉。”

均平对这行业的内幕完全是门外汉。

“我那时，倒也是个不认输的人。瞧他们对我有些放了心，监视不那么紧的当儿，我就假装着有事要上附近什么地方去一下，衣服也不换，只带一只小钱包，便一溜烟跑出来了。先到东京车站打了电话，然后乘火车去兴津。”

“后来……？”

“后来也没什么……他带我到三保的松原呀，久能山呀……还有那有什么樗牛① 的坟墓的地方……龙华寺吧，各处逛逛，于是在静岗住了下来。又叫了本地艺妓来到浮月馆一同玩。唉，我懊悔这时简直象笼中之鸟，怪不自在的。岩谷那时受了些进步思想的影响，不顾什么身份不身份，说，‘别回松之家了吧，要是愿意，事情容后由我去解决。’是的，我对老板本来感到有些不痛快，不过要就此一别不回馆，却也没有那么大的决心。因为即使岩谷娶了我，也不可能进他的家门，万一进了，而他们规矩严，人情阔，我也应付不了。还有更重要的是，那样一来，我就不容易和爹娘见面了。这问题，可真弄得我进退两难，六神无主，简直有些悲伤起来呢。我曾独个儿蹲在庭园石桥上偷偷儿地淌眼泪。不料一星期后，箱丁阿松和老板娘突然追赶来了。看来他们曾经往四面八方寻找我。说，‘总而言之，暂且回去吧！一切问题可以容后慢慢商量。’这倒使我暗下宽了心。第一，岩谷那时的手头未必宽裕——要解决问题的话，本来由他付清我的

① 高山樗牛(一八七一——一九〇二)，文艺评论家，主张浪漫主义，后期转为尼采主义。

借支款项就行了，可他并没这样办，只说，回不回去由我自己作主。其次，我想，既然连老板娘都特地赶来，如果让她们来回白跑，也是过意不去。这样，我就同她们一起回东京了。心想，岩谷一定会有话来吧。正在这样纳闷着的当儿，果然收到了他寄来的一封长信。字句不太好懂，最后的意思大概是说，女子一旦委身于一个男子，便应该绝对地信赖这个男子，服从这个男子。要是不能够全心全意地把整个灵魂和肉体甚至生命贡献给他，这样的女子，就不值得他报以崇高的爱……结果，我们就这样互相退还对方的信件和赠品拉倒了——看来岩谷这种人，日夜忘不掉那已故的漂亮太太，差不多点的女子不可能满足他，这样那样的，要求天一般高，因此我也感到很不耐烦，算了吧。他后来的自杀，恐怕一方面也由于心底里早就潜伏着这种苦恼和绝望的缘故吧。”

均平记得在当时报上见过岩谷的照片，但不了解事情的经纬。原来那是政客们为了争权夺利而造成的一出悲剧。

“当时你回馆后，老板他们怎么样？”

“老板有点令人害怕，说什么‘老是这么搞，我也吃不消！你爱怎的，就请便吧！’最后，经过阿松和老板娘的排解，我表示往后当好好地干，事情才算罢休。可是，因这一次的出远门，使我背的债又增加了六百元光景。老板他们说，‘如果能拿，就去向岩谷拿！’他既然不自动拿出来，我也不硬去向他要，只好拖延着再说。没了，还不是我们做姑娘的自己倒霉！我这个人，身上背着重债，就象手足被缚住一样，难受得慌；因此，使了一把劲，经过两年工夫，总算把新旧共两千元光景的债全还清了。这是所谓压力越重，反抗力越强的缘故吧。”

三

银子回顾一下年轻时代的情况，把各时期的环境和经历贯串起来看看，对自己的过去算是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概念。作这种回顾，在她还是最近才有的事。她发觉自己的美好年华，竟在无声无息中消逝，终于一去不复反了！

“得趁早呵！人到四十岁，除非二流子，谁也不会要你了。”

均平一面怜悯着银子，可一面也常常为自己担忧：一旦离开了她将会怎么样啊？受得住那时的孤单吗？有这种顾虑，也是老年人的常情。银子呢，却已经丧失再考虑什么新对象的念头。在男子以玩弄女性贞操为能事的现社会，女性们所特有的对男性的嫌恶和反抗心，在她是异常强烈的，她的性格常常表现得好象男子汉。

“我真不懂，人们为什么那么好色！”

“你也经历过所谓恋爱吗？”

“有过吧，开始当艺妓的时期似乎有过那么回事。那时候，什么也不懂，只是趁一时的兴头胡闹，太天真了。而且，对方也很年轻。说得上什么恋爱呀？只是闪着有那么一丝淡淡的影儿罢。”

是的，她有过这么一两件难忘的旧事，她象那刚萌生的绿油油的青苔，竟遭到人们的残踏，直到如今还留着懊恨的伤痕。

*　　*　　*

她父亲什么也不懂，盲目地把她带到浅草的荐头行里，经过两度的试用，好容易跟一家艺妓馆订了契约，让她走上了这生活途程的第一步。对她说来，这是不太好的第一步。

原来她年幼时跟附近木材店的姑娘一样，拜师学过日本舞蹈，但她对这玩艺不感兴趣，却象男孩子般粗野，整天爱玩恶作剧。那时一家大小住在柳原，即现在的江东桥。他们是趁日俄战争后的好景气从乡间出来，在各处流浪一阵子以后，才在这儿定居下来的。父母开着一爿皮鞋店，雇用了四五个鞋匠和学徒。当银子初小毕业时，店里的生意已经走下坡。柳原有一条河道和千叶公路衔接，涨潮时，河水满满地，水色碧青。舢板呀，木筏呀，水上警察的船只呀往来如梭。舢板大都从二国和江户川方面开来，里面装着大米、白糖、肥料和小仓石油等。那时水上还没有使用马达的船只，陆上也没有什么卡车。

银子常常看见往千叶县和习志野行军的部队，齐着步伐，直着喉咙，高唱《雪的进军》和《遥念祖国》之类的军歌在公路上走过。

她七八岁的时候，经常上半天去河上乘木筏，用手网捞鲫鱼，或小手伸进石塘缝里捉小蟹。在木场的间隙地方堆放着从河上运来筑路用的黄沙。有时，她赶吃早饭前在沙堆里作好陷阱，盖上木场现成的木板，覆上黄沙，让孩子们去上当。有时，发髻梳得好象一只烟灰缸，鼻孔拖着鼻涕，摇来晃去地踏高跷玩。下半天，则去俗名“遗忘沟”的锦丝沟荒野上玩。那儿有个金子牧场，养着一些乳牛。她常在牧场上采堇花和蒲公英，并顺手从铅皮制的榨乳罐里偷喝牛乳。要是罐里没乳，干脆就伏到牛肚子下面吮吸。她常常失足掉进河里，爬上河岸时冷得浑身哆嗦，於是穿过浮码头躲进河岸的木材堆栈里，一面玩沙子，一面等待衣服的干燥。

一条离她家三四百步的近郊冷街上，开有卖和炖和鳖甲糖的一些店摊子。鳖甲糖是把熬成的糖浆倒进鸠呀，马呀、犬呀各

种模子里插上棒儿制成的。还有卖粗糕点的摊子，摊上的印字饼，馅子饼等等，孩子们见了，无不垂涎三尺，舍不得离去。银子这小妞子用钱挺爽气，在买卖人面前，很有威信。

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银子，请想想，乌烟瘴气的艺妓馆容得住她吗！一次试用，是当然不会有定夺的。

四

银子还呆在松之家的期间，一度因病回家休养。她给均平去了信，均平就带些水果什么的来看望她。

“爹和妈都下乡了，请上来吧。”

银子独个儿挨着长火钵坐在店堂后面的房子里，她对均平打招呼说。妹妹们也从楼上下来行了礼。她去取出印染着老鼠和方框子图案的新和服让均平看，并催问说：“哪天去旅行啊？我衣服都缝好在等啦。”

当银子父亲租到这座屋子的时候，一切衣柜、柳条箱等大小家具是全由自己用手车搬运进来的，那时他穿着花领子衬衫和粗质西服，模样儿既不象工人、又不象商贩，钉钉子呀，挂挂钟呀……忙了好一阵。

他在年轻时期，霸据在利根川这边的大前田，曾经跟对岸的国定为了承包工事闹纠纷，双方相持不下，以至动武流血。他大概是大前田的手下，所以牵连所及，被宪警追捕，最后翻山越岭从日光逃到足尾才算逃脱，于是靠着帮人家养蚕度过一些日子。均平听说他年轻时脾气粗暴，所以平时多少存有戒心。其实他很爱惜子女，银子的事总让银子自己作主，根本没拿女儿当摇钱树的打算。不喝酒、不赌博，只是从十二三岁起，常常骑马上赤

城砍柴，很能驳马，因而后来成了马迷，甚至饲养了专为竞赛用的马匹，在跑马场方面很吃得开。

后来，均平在银子遭受一个积案累累的人贩子的欺诈，出来作为她的监护人解决事件的时候，或者在往堀切观赏菖蒲、往龟井户观赏紫藤花的时候，路经银子度过幼年的江东地区，都曾经顺便弯到她的家乡走走，从而对她母亲的为人品性渐渐有所了解。

坐火车穿过清水隧道，进入深山区的越后地方下车，再步行几个小时，快到那个以纺织业闻名的市镇时，有个小山村，这就是银子的故乡。大半个村子住着姓一卷的同族人。交通太不便，跟明治维新以后的文化无缘。说到物产，只有一些百合，郁金香和西瓜之类，水田极少。银子母亲在市镇上倒有一份经营机织业的亲戚，时而还送些衣料给银子。村人们只在过新年时才能吃到咸鲑鱼片。无论在哪一家，也不容易见到哪怕是又皱又脏的一元钞。他们把外路人看成异物。全村是一个整体的家。

“可是也有一个好处，那儿空气清新，天色永远象明镜一样。到夜晚，星光的美丽，简直无法形容。水冷得手指伸进会发麻，可又说不出的适意。攀登高处，日本的阿尔卑斯山脉和赤仓一带的群山，历历在望。”

银子后来年轻时去过一次，她的一个害肺病的妹子也去那儿疗养过一个夏天。

“可是在那样的地方也会害肺病，这是什么道理呢？外婆的一家人都是害这病死的：外公、舅舅们无一例外。这是我去那儿后才听说的。”

不过，银子的母亲却一点儿也不象害结核病的那种体质，而且是名副其实的皮肤洁白、肌肉结实的“越后型”体态，骨骼

也长得匀称；性格方面，坚强不屈，能耐劳苦，任何困难吓不倒她。平日笃意持家，跟家中呆不住的父亲正好相反。假定说父亲的生肖属马，那末她一定属牛。父亲尽管脾气鲁莽，可同时却是一个心肠和软的人。母亲有乐于助人的一面，却又不象一般弱女子动不动就淌眼泪。仿佛反正膝下孩儿成群，死掉一两个，为了让其余的能够活下去，也是无所谓似的。

外公和舅舅们死于肺病以后，外婆靠贩卖火油度日。不料有一天，不慎灯火爆及油壶，引起大火，烧伤了她，没多久就死了。银子母亲，从此成了可怜的孤儿，最后被一个同族收作养女。

“这就是小山姨母的娘家。”

直到现在还跟银子家庭有来去的小山姨母，那时候还是个比银子母亲小两三岁的小姑娘。

五

银子母亲三岁做了孤儿，由当村长的本家收养，不知不觉到十五岁的时候，义父母便要她下地干农活，或者纺纱织布，一双小手日夜没得闲，跟年龄不相上下的本家姑娘之间，受到的待遇显然不同。这样就渐渐刺伤了她幼小的心，不得已去参加逃荒队，逃出了这个苦难的寒村。

这个村子有一家油店，一家豆腐店。村民七成做纺织工，三成务农，过得都很艰苦。青年男女差不多都是做了半生牛马，也不得温饱。末了，只好靠平日两分三分地暗下积些零钱，等着去参加逃荒队，往外乡漂泊。逃荒队的组织，每年春秋两季照例各有一次。银子母亲参加的这次逃荒队，一行十二人，由一个年年

以领队为业的人带领。队里人年龄大都在十四五到二十岁之间，二十四五岁的也有。这些青年男女在深夜出发，怀着越狱似的心情，沿途交头接耳地窃窃私语，白天则躲在人迹罕到的深山荒野里打盹，待到夜幕降临时再上路。所走的路，都是根本不成其为路的羊肠小道。经过五昼夜，才越过三国岭，转入上州大道。有时，在黑夜里遇见野宿的樵夫，就不免使这个才十几岁的小姑娘——即后来银子的母亲——胆战心寒。领队的替大伙备有豆酱汁拌的饭团，供每到一站时充饥。踏上上州大道以后，自然什么都可放心了。一到前桥，领队的就询问各人的意愿，把愿意留在前桥的介绍到街上的荐头行去。希望去东京的，则带领他们到上野为止。

银子的母亲希望有一个能赚到一些工钱的可靠去处，结果进了一家丝绵作坊，总算安心了。因为生性刚强，与其勉强呆在人面熟悉的乡村受苦受难，抬不起头来，倒确实不如在这人地生疏的异乡更痛快些，更能干得出一些活儿。

丝绵是把茧子放在苏打水里烹煮抽丝，弃除蚕蛹，用清水漂洗，然后铺贴在木板上晾干而成。她不会唱歌，也没做什么青春的美梦，只知整天价埋头干活。就这样，寒来暑往，到了二十三岁，肌体是更加成熟了，白净的皮肤更滋润了，丰满的脸颊更象苹果般红艳了。正好这当儿，银子未来的父亲已经结束了二流子生涯，希望找条正路。他有个二流子老朋友，眼光不差，看准时势，在东京开设了皮鞋作坊，向苏联出口大批成品，干得很有办法。银子父亲想去依靠他，在他那儿学得了制鞋手艺，后来回到乡下，自己开了一爿小小鞋店。他的嫂嫂是开丝绵作坊的，因为平日见到银子母亲干活利落，印象极好，同时一心满望小兄弟早日成家立业，就给他们俩促成了这桩亲事。

但是，这桩婚姻并不美满。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新娘子耳朵里不断听到丈夫往日的荒唐行径，这还不算，并且他那个茨城的旧姘妇竟出来大兴问罪之师，末了，由新娘子把十年辛苦的积蓄大部分拿出来给那妇人作赡养费，事情才算了结。她曾经一度下决心要跟丈夫离婚，可是太迟了，这时腹中已有了银子。

银子出世的第五个月，父亲把鞋店停闭，带着妻女重来东京，在柳桥一个做股票生意的朋友楼上住下来，每天到九段的某出口公司做些事。不久，把祖上遗下的一些田产变卖掉作本钱，在柳原开设了皮鞋店。但当银子十四岁的时候，家里孩子多了，负担重；自己又受了伤不能干活，使得这爿雇用有四五个工人和学徒的鞋店，境况很尴尬。

这时已经进过艺妓馆的银子，却不高兴再当艺妓，认为还是干些手艺好，所以进了藏前一家鞋厂做艺徒。当时制鞋业也算是时髦行业，这个鞋厂的老板是同业中的老资格，又是许多改行干这行业的佐仓藩士中之一人，太太是横滨某女校毕业的基督徒。夫妇俩都觉得能培养一个女学徒，倒满有趣，这就把银子接受了下来。

六

银子一面受基督徒家庭的熏陶，一面跟着许多师兄弟一起学着做切皮缝皮的活儿，学没多久，老板就支给了工资，让她能够帮助家用。可是，家里的负担越来越重，依靠她微薄的接济，毕竟无济于事。

整天拿着皮刀、皮削和缝针的双手，长起累累的硬茧。就是这双手，终于不得不丢掉这些家伙，又重新拿起鼓棒儿边击鼓，

边蹦蹦跳跳地练唱《梅春》、《藤姐》之类的小调，以便用来应付出堂差了。银子双肩圆润，个儿不高，脸蛋儿匀称，说得上完美无比；眸子象秋水般明澄，鼻尖微仰，唇端闪现着飒爽之气。

她不愿再去原先那呆过短时期的玩偶街艺妓馆，她感到即便被那儿的人们再见到一眼也怪不自在。这回决定换码头，往千叶县的莲池市去，听说那儿生活比较畅快。

莲池游乐区的地基据说是由莲花池填埋起来的，处在离火车站三四百步的一条大街上。那一带，西餐馆，咖啡店，电影院，酒楼，以及兼营酒菜业的大旅馆应有尽有，很是繁华。全区艺妓的人数，跟银子现今所在的东京这地区不相上下。

银子呆在一家老牌子的艺妓馆里，牌号"藤本"，座落在大街横手的小胡同内，独门独院。进大门穿过广阔的门厢是十铺席堂屋。廊下置有记录台和长火钵，并装有电话。门厢侧手有六铺席和八铺席毗连着形成正方形的两间厢房，并且是双层的楼房。穿过这正屋后面的院子，还有一幢双层的偏屋。全部屋子围在一道围墙里面，自成一局，院子很宽敞。银子初来这儿试用时就感到极满意。馆主方面对她，比起其他姑娘来，也是另眼看待。

馆主夫妇是北海道人。主妇一向抱病，躺在八铺席的后厢房里不起来，年纪四十六七，比老板大五六岁。她头发花白，笑容可掬，操着一口东京腔，算得是同行中一位较有品位的人。经历不大清楚，据馆里的大姐说，她的老太爷是一位柔道师，大概是确实的。她个儿虽然小巧，但是当那嗜酒如命的大个子丈夫跟她打起架来时，她却能把他摔个四脚朝天，真是笑煞人。她害着腰子病兼神经痛，对生性爽利的银子很表赏识，每逢腰干痠痛起来，常要她给推拿一阵子，然后赏给一些零钱和糕点什么的。

按她自己说，有过两个养女，现在都出山了。大的在东京，也开艺妓馆，拥有五个姑娘，营业不恶。小的原是当地有名的美人儿，落籍嫁给了一个在东京做事的人做太太，如今孩子都已有了三个。

“因为我长年害病，她们想到我不知什么时候会死，就不时来瞧瞧动静，一心只想我的那么些东西。唉，千辛万苦养大她们，真没意思哪！”

老板名叫矶贝，是个酒鬼，在家一清早就拿着酒杯不放，附近的酒店和面馆也去喝。银子在那儿艺名“牡丹”，他整天“牡丹、牡丹”地喊，当她闲着没出差的时候，就要她为他侍饮。脸孔圆团团，一双眼珠子滴溜溜地转。他能打弹子、也看看电影，而最得意的是哼几句浪花曲①，遇到高兴时，就会独自用《乐燕张》调子，哼起《南部坂》来。

银子是秋间才开始正式应差的。这之前，她随同年长的姑娘们去各处跑跑，逐渐搞熟当地出堂差侍应客人的一些路数。正式接差后，常常很繁忙。

一天晚上，那已是寒冬时节，她应接医专一些人叫的堂差，在猜拳中，说定她每输一拳，要处罚卸去衣饰一件。她一拳拳地猜输了，连续卸去了带扣、带攀和腰带后，便被强迫用罚酒代替，因此最后喝得醉醺醺才归去，一跨进门坎，酒性发作，竟在走廊上摔倒了。

老板抱起银子上楼，让她躺在那四铺席的屋子里睡。第二天醒来，昨晚应差伴座后的一切情形全不记得了。

---

① 以三弦伴奏的一种民间说唱歌曲，类似我国的鼓词。

七

银子早晨醒来，头脑阵阵作痛。只记得昨晚在三弦的噪声中猜拳，罚酒，喝得酩酊大醉才离坐归去。回到家里后老板照料她的情况，脑子里还多少有点儿影子，但想起那双凝视着她的滴溜溜的眼珠子，就不知道那时是在做恶梦还是什么。看来曾经呕吐过，因为在圆盆子上还放着嗽口杯和湿毛巾。

中午稍过后，大约老板娘的病情有变化，那个昨晚酒席上也在场的栗栖医学士被请来了。

这栗栖在银子未正式接客前，就已悄悄地关心着她，每当她上医院取药时，他就会到配药室代她催促，或者带她走进医院内部参观一阵。这时，正当吉川镰子同一个汽车夫的桃色事件闹得哄动远近，镰子在千叶和本千叶间的铁路上卧轨自杀未遂，现在正是被收容在这个医院里。

"就在这个病房里呢。"走过病房时，栗栖告诉银子。

银子捧着洗手的毛巾和热水走进老板娘房里，这时刚好诊察完毕，说要在一两天内住医院。

"昨晚真对不起。本想送送您，但不知道您什么时候走掉的……今天早上不觉得怎样吗？"

栗栖对银子说。银子对这位青年医师倒也挺喜爱。可不知怎的，来到他跟前时，脸孔就会微微泛红，而且觉得他好象是自己的哥哥似的。昨晚那些年轻同伙老拿他开玩笑，硬要他喝酒，他只好勉强地喝几口，最后也是一溜烟逃走的。

栗栖在老板的十铺席账房里，对他说明了老板娘的病情，和

一些关于住院的话。

“府上毕竟很忙，不容易照顾到病人，千万别让她自己任意爬起来什么的才好。”

老板接受了医生的叮嘱。又谈到一些昨晚银子的事。

这家艺妓馆共有六个姑娘，自己身体的滨龙姑娘和银子二人的堂差最忙。滨龙在东京的蛎壳町长大，最初由东金的某大姐收作养女，就在那儿学艺。香瓜脸儿，体态苗条。大姐眼看她品貌出众，埋没在乡下，未免可惜，就送她到新桥交托在森川家继续深造。由于她学艺认真，舞蹈、弹唱样样来得。复习长歌时，能一口气唱完五六节以至十来节，也不露一点倦容。宴会席上跳起《浦岛》舞来，宛似出水芙蓉，迎风招展，美极了。在银子初接客时，她常带银子一同去参加她的堂差。因为银子出去时举止不够稳重，一天，她就事先关照她说：“今天让你一同去吧。到那时可别多话，别坐立不安的，稳重些才行啊！”

来到宴席上一看，原来客人是滨龙的老靠头小山，此人年纪六十上下，是本地律师。银子光拿着酒瓶侍饮，不做别的。滨龙预先关照银子别多话，为的是，她另外还有一位长客；这长客是木材店老板，老律师不知道他，他却知道老律师和滨龙的关系的，所以他多在白天来藤本馆，傍晚即去。每次当他走后，滨龙照例要把拿到的钞票清点一番。

既是养女身份，又是自己身体，自然高人一等，不同其他姑娘睡在一起，单独住在那幢偏屋里。屋里自设小灶，爱吃什么就烧什么，有时也向街上叫些西菜和油炸品来吃。日子过得再惬意再阔绰也没有。

木材店老板来她这儿时，只喝些啤酒完事，通常是叫她到外边去叙会的。老律师莅临的日子可不同了，滨龙一定预先叫人

把楼屋打扫得干干净净，在桐座圆火钵里生起火来，烧沸铁壶里的水，周周到到地接待他。他是长期以来就按月照顾着她的生活的。

八

一天，滨龙侍应过木材店老板的堂差以后回到住处，连衣服都没换，就掏出钞票来数点。其中有几张百元大钞，是银子从来不曾沾手过的。你想，那是多耀眼啊！律师每月给滨龙的钱，她大都寄给家里。至于从木材店老板身上捞来的外快，则用来应付衣料店、金饰店和三弦店等的货款，另外也积蓄一点起来。她这人性格有些儿冷酷。银子张看她数点钞票时，她便会蹙起眉头，不客气地说："多讨厌，人家数钱有什么好看？上那边去！"

银子想，这位大姐年纪二十一，才貌双全，手段可真厉害。要怎么的才能有这么厉害啊，却是她所想象不到的。

这儿的姑娘，大半是东京人。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好景气还拖着一点尾巴。每天下午四时以后，姑娘们便全部出笼。但是一出去，自始至终光只侍一场座，都要到十二时才能回馆。

第二天午后，老板娘躺在救护车上被送进医院，银子是她最看得起的姑娘，也就跟随着同去。在住定病房时，老板娘的呼吸还很急促，本来显得很大的鼻孔，这时张得更大了，看来似乎很难受。

这天的银子，对前晚的事还象做梦似地留在脑子里。看见老板的脸，就感到深恶痛绝。老板在馆里借这样那样理由叫她到身边去，她拒绝了，他竟老羞成怒地故意拔出刀来，向家里养的那条狗身上扔过去。

光楼下的屋子，供六七个姑娘睡觉，实在太拥挤了。老板借此理由让银子和另外一个雏妓睡在楼上的外间。有时，银子出夜堂差喝醉酒归来，睡到半夜，便会发觉自己又上了当。后悔之下，不住地流着愤怒的眼泪。

没多天，人们却发现银子的丰润可爱的手指上，已经戴上亮灿灿的蓝宝石和猫儿眼戒指。锦纱的衣衫也添置了好几件。而且，当她不高兴时，便任意回绝出堂差；可也不愿意陪老板喝酒。她常常上电影院混时间。有一回，老板象处罚孩子似地，用棉被把她全身紧紧捆卷起来，让她在矮桌旁打滚，一边顾自喝酒。

在这期间，银子和栗栖却越来越亲近了。例如银子去医院看望老板娘后，两人就会相约去看电影，或者上吃茶店喝茶。他们爱看无声片，多数是意大利的传记片之类，法国片也看。栗栖能够一口气读完德文字幕，随即详细解说给银子听。不仅如此，这个青年医师的知识和兴趣意外地广博，他还能画油画，也能写小说。

医院里还有几位爱好文学的青年，他们一遇上，就要大谈特谈关于外国作品和日本现代作家之类的话；或拿出自己的创作彼此观摩，热烈探讨。

"阿银姑娘，你看栗栖兄怎样？他可了不起呵；要他写起小说来，近来的新作家别想赶上他呵！"

同事里的某君暗地里对银子说，为的是要使并不真正理解栗栖的银子能真正理解栗栖的价值。银子如果用一般艺妓的眼光，把栗栖作为一个顾客来看，那末，男性毕竟是男性，半斤对八两，看不出些许差别；要说跟那些从十字街、习志野和下志津来的年轻军官和偶而来这儿做买卖的东京商人以及衙门的官吏等人比比究竟有什么不同，那末，只感觉这个青年科学家对待艺

妓的态度比较细致些罢了，然而相反的，看起来其人却也比较不容易相处。况且，在他那态度里，动不动就有老师教育学生的味道，令人发生反感：你自己算什么呀！

日子过得很匆忙。老板娘的病终于不治。正当尸体从医院抬回、举办丧事的几乎同时，早就被人看出有自立门户打算的滨龙，果然顶买下一家迁到大森去的艺妓馆的牌号，自行开业了。这样，藤本馆一下子就变得冷落起来。

银子从年终就害着感冒，而且扁桃腺肿胀，时起时卧，直到春上还没痊愈。老板无微不至的侍候着她，徒然招她的憎恨。一个晚上，她特地跑出门，蹒跚地来到栗栖的住处。

九

栗栖住在一间八铺席的日本式屋子里，屋角上放着桌子和椅子。他正在那儿看德文医学书，一见银子进来，便啪的一下把书闭上，仿佛里面有什么不便让人看的内容似的。银子喉头裹着湿布，右颚看来还有些肿，眼窝湿溜溜的，连"晚安"也不说一声，就疲乏地向靠壁的长沙发上坐下。

"怎么在这时候来？"

"……"

"不能受夜风呵！"

银子点点头。栗栖说，"给你检查一下吧"，便站起来戴上反射镜，要她坐到椅子上，察看她的咽喉，又给涂上一些洛各儿液。因为老板妒忌栗栖，银子发病后是请别的医生看的。

"在嗽药吗？"

"在嗽。"

"馆里没有发生什么事吧，怎么这时候来？"

栗栖把桌子前的转椅转过来坐下，一面擦火柴点纸烟。

"没有。"

老妈子端来橘子和红茶，放在茶台上，便出去了。

"橘子不宜多吃，少吃些儿可没关系。"

"是吗？"

两人用匙子调红茶，他瞧着她说："你今年十七岁了吧？"

"说十七十八都行，因为是十一月出世，而且是不足月。"

"唔，是吗？这样说来，你的身体挺不差。我老想替你画一张，倒是个标准的模特儿呢。"

"是吗？"

"况且你的风度一点不象艺妓。"

"我也不高兴当艺妓呀。"

"不高兴，干吗要当？为了爹娘？一般艺妓口上都这么说的，唯有你倒是真的吧？"栗栖停了一会，又问："总想在什么时候问问你：你背着多少债？"

他虚怯怯地第一次向她打问这件事。这时候，正当是老板娘死后的头七前后。银子被他这一问，顿时感到浑身热呼呼。但看栗栖似乎吃过些酒，就当他是拿她打趣，只答非所问地说"行呀"。可是从此以后，她对老板的反抗，更加强烈了。

一天晚上，老板从银子的枕边发现了栗栖的照片，他立刻把它扯得粉碎，并且抓过银子的岛田髻捣得稀烂。

原来老板娘临终时，是对银子表示过这样的心愿的："滨龙反正有好对象，这儿留不住她，你呢，是我的贴心人，虽然年纪轻，也许不挺相当，但希望能够受些委屈，帮助老板，把我这份事业承担下来！"弥留时的老板娘，满心顾虑自己的身后事，对银子

和栗栖的关系，自然避而不谈。银子也想过：这样做，在同行里本是常有的事，而且自己担负着养赡一家老小的重担，为了贪图有个安身立命之所，就此闭起眼睛答应下来，似乎也未始不可。无奈一见到那满脸横肉的恶魔，便会恶心起来，禁不住想吐他一口唾沫，别说跟他做夫妻了，这是万万不能答应的。是的，大凡姑娘们初出茅庐，只把小白脸放在眼里，要到卖艺日久，阅历渐深，才会感到年轻人的不可靠，甚至后悔自己做了蠢事，这是她们的早熟带来的悲哀。然而现在的银子，到底不是一个天真的少女了啊。

"拿这事情问你，太对不起了，但那毕竟是个现实问题……"因为银子没作回答，栗栖又追加说。

"并不多。"

"……"

"大约一千元出头点吧。并且按合同上的期限，我已经做过了头，要是由爷娘来赎回，连客都可以不请呢。"

"这样说来，只要付清那笔款，你就可以来我这儿了？行，请放心吧。"

银子漫不在意似地点点头。可是忽然在她那脆弱的脑子里袭来一个沉重的矛盾，使她感到异常混乱。啊！那个该死的恶鬼，今晚一定又在绝望中不停地狂饮了！那象野兽般的嘴脸啊！

医院里有急诊号，派工友来请栗栖了。他送工友出门后回到屋里，一看，银子竟在药橱前往复窥看药瓶。

十

"嗳，站在那样的地方张看什么呀？难道想找什么毒药！"

栗栖直觉地闪过一个念头——不会有那种事吧？但她毕竟还是个女孩子，女孩子心里的事是难以捉摸的，所以他用半带规戒的口吻说。

“唔唔。”银子含着苦笑，羞涩地在屋子里来去晃动，好象一茎临风的秋苇，小小的心房则激起轻微的悸动。

“真奇怪呢，您，可有什么心事吗？关于生意上的？父母方面的？”栗栖边穿衬衫，边问。

银子百感交集，可说不出话来，只是象猫儿偎依在饲主身边一般，不想离开他。

“一定有什么事吧，今晚是特地来对我说的吧，那末还不是痛快地说了好？”

银子泪汪汪地仍然什么也不说，使得栗栖茫然不知所措。她漠然地只想飞向什么人迹不至的地方。什么地方呢？首先浮现在眼前的是茫茫大海，那起伏奔腾的波涛，仿佛在向她招手。上回去稻毛酒楼出堂差，夜深归来时，和姐妹们车连车地经过黑暗的野外，海涛声就象在幻梦中一般在耳鼓里震荡，醉意渐渐醒来以后，胸中袭来难言的哀愁，以至于浸进了死的冥想里。正是这哀愁，最近还常常啮蚀她的心。

“我马上回来的。怎么样，就在这里等我好吗？”栗栖温柔地说，他已经作好准备，就要出门。

“我也回去吧。”

一同走出屋子，默默地走了约莫百来步路，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分手。

银子离别栗栖后，立刻又沮丧起来，不想走了，踽踽地折回原路来到栗栖住处的门前，却猛见矶贝身穿褐色和服、头戴鸭舌帽兀立在那阴暗处，使她不禁吓了一跳。矶贝奔将过来，凶狠地

抓住她的臂膀，一声不响地就想拖她走，可是终于被她竭力挣脱，飞也似地穿过后胡同，回馆去了。

只要银子肯受些委屈，矶贝是什么都肯依从的：她要花钱就让花钱，要看电影就让看电影，可以随心所欲地过日子。现在，她不但自己整天懒懒散散，而且还不时拿大叠钞票塞给收入少的姐妹们零化，见她们有心情不痛快的，就教任意回绝堂差。她是生性耿直的人，没一点刁心眼儿，矶贝在一般事情上也就乐得大方，帐册交她经管，银钱出入由她支配。因此，有时她就俨然象老板娘一样，坐在帐台前核算帐目——自然也忘不掉给东京的爹娘寄钱去。

银子的父亲最近回到乡下吃喜酒，因在利根河原野上跑马，马脚不小心捂及石块，向前踣倒，他整个身子被摔了出去，脑袋受伤，立即昏厥过去，好久才被相识的村人发现，奔告他弟弟和侄子，才由他们赶来把他背回家去。看来伤势甚重，脸颊血肉模糊。这件意外事故，银子是由妹妹的来信中那稚拙的字句里得知的。她得信后就跟矶贝商量，汇了医药费去，但她暗地里又想：这老人家让他吃些苦，受回教训也好。

银子现在的处境倒能够比较任性了，她对矶贝的要求，继续持抗拒的态度，但是也有疏忽的时候。她的身体发育得越来越成熟了。

"你又不是女学生，嫁给读书人做太太，难道会有好结果？嘿，做姑娘的老想落籍从良；从良吧，让人家玩腻了，或者自己感到没趣了，大不了还不是回到老窝来，牡丹，我的话没错，安心呆在这儿吧！"

矶贝不停地向银子说教，说得她有时会摇晃起来。

十一

三月中，藤本馆庭院里一派阴谢阳施的景象：廊檐下，井栏边的丰后梅枯黄了，偏屋门墙外的腊梅先前开得绸花般娇艳，现在也在雕落了，可是椎木枝头却绽出一簇簇银灰色的嫩叶，显得欣欣向荣，黄莺儿则赶人声寂静的时候，在树丛间穿梭。银子素来缺乏欣赏自然兴替的闲情逸致，但依稀意会到栗栖常常写给看的那些什么俳句，大约就是吟咏的这种情趣吧。

她不曾打问过，这儿的屋子是老板自己的产业，还是承租来的。不过初来时，从厨房和澡间的装修看来，似乎属于前者。而且屋子里的家具设备应有尽有：金灿灿的神龛，显露着一轮轮木纹的榉木大火钵，两座衣橱……很是讲究。矶贝是艺妓联营处的人员，在北海道做过股票生意，现在的境况看来也不坏，常有同行向他通融些款项什么的，要不是沉迷酒色，恐怕不一定会令人那样厌恶——银子偶而也有过这种比较公平的看法。不是吗，他和已故太太的上代都是土佐的士族，出身并不坏啊。

“这些东西，都将是我的吗？”

银子并不是一点贪心都没有，但这种念头好象横在喉头的鱼刺，吞不得，吐也不得，徒然使自己感到内疚。

一天，当矶贝去联营处下象棋的时候，银子绕过后胡同去看栗栖，推门进去，栗栖正在专心致志地对着瓶里的郁金香写生。

“是阿银吗？怎么样？好久不来了。”

栗栖只顾一笔一笔地在画幅上着色。

这期间，因银子在联营处请了长假，好久不出堂差，所以栗栖没有机会遇见她。她觉得对他有些过意不去，竟没照常来看

他了。

栗栖放下画笔，把画架移到屋沿，脱去权充画衣的旧诊疗服，去洗过手后，回来说："你来得正好。乡下送来了大蟹。"

栗栖的老家在福井，父亲是福井郡属的开业医师，家境富裕，拥有山场田产。先祖受业于绪方洪庵① 门下，因此，现在家里还藏有桥本左内② 氏的书翰等文物。

"这样的画能卖钱吗？"

"哼，说什么'这样的画'，太不客气了。这是真正的艺术品哪。技术怎样是另一回事。"

随后，放了几张西乐唱片，又谈到他最近在帝国剧场看了意大利歌剧……谈谈说说，不觉得饭已做好，端上一盘蟹脚，一盘蟹黄，这是银子不曾见过的食品，还有葡萄酒等。于是他教她怎样吃蟹。她不住地瞧瞧他，显得很快活，他不时闪烁地提到婚事，使她顾不及体会吃蟹的味道。

"下月份轮到我休假了，打算回乡一次，父亲叫我留乡行医，我可没有那意思。"

"远吗？多少路程？"

"远。往后我总得带您同去一次。其实我这回去，一半也是为了想跟老人家谈谈咱们的事。"

银子点点头，表示同意。但马上想到自己竟成了一个大骗子，多么可怕啊！

"可是，那天晚上的事，我老是在肚子里打疙瘩，尽想问问您。那形迹太离奇了！"

---

① 绪方洪庵（一八一〇——一八六三），明治前之名医。

② 桥本左内（一八三四——一八五九），绪方之高徒。

“是吗？”

“该当不是找毒药吧？”

“没有那回事。”

银子未始不曾想到，如果把事情和盘托出，也许能够商量出一个适当的解决途径，这样独自闷在肚子里，是痛苦的！把疽疱割破，排去脓汁，至少可以感到轻快些吧。可是开刀出血，毕竟也是件痛苦的事。因此，她终于抱着顽抗态度，死也不说。卑躬屈膝地向人乞怜，对她的性格说来，是绝不相容的。逞强，再逞强，这是上州人共通的气质。尽管平时挺耿直，可是现在心底里，却蕴藏着一些不让人知道的危险的东西。

栗栖也没有再追究下去。

十二

已是四月间了，栗栖要回故乡去。银子听他说，家里有妹妹，所以在他行李里给塞进了一双鞋底上衬着七宝花绸的女拖鞋，并且送他上车站。她想，索性和他一同上车，倒至少可以回一次老家，看看爹娘。

但是自己该采取什么方向，怎样对爹娘去谈，都还不曾明确考虑过，即使去谈了，老人家们一定说，你自己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这又怎么办呢？可是不知怎的，总想看看家，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跳上了车。

“爹受伤后，我还没去看过他，决定顺便回去一次吧。”

“是吗？府上在哪儿？”

“锦丝沟。”

“做什么买卖？”

“开鞋店。”

“鞋店吗？我一点也不知道呢。”

“我也能缝皮鞋呢。做过学徒。”

“你？女子也缝皮鞋？这倒稀罕。”

“东京还有两个哩。”

“令尊受的什么伤？”

“马背上摔下来受的伤。他是马迷，见有好的种马，便找它的仔马来养，预备养大用来赛跑，可是一次也没搞成功。他对孩子们什么也不关心，对马却象自己的性命一样。”

“制鞋是本业，玩马算是娱乐吧。但得考虑一下，别让浪费过多的金钱才是。”

谈谈说说，火车已到了锦丝沟。银子下车，在窗口站了好一会。她的家，是最近从柳原乔迁到这里的。店屋狭小，生意也很清淡。制的皮鞋以坚牢耐穿见称，式样倒不一定很讲究，附近的工厂，以至小松川、市川一带的好老们都只爱穿这里的鞋，所以常有来订货的。店头陈列着鞋带、鞋油和鞋刷，货架上则零落地放着一些皮鞋成品。父亲脑袋上还扎着绷带，正在泥地间[①]里鞝鞋底。

“已经好啦？”

“啊，是你吗？还没好。为了赶期交货，今天才把没完工的活儿先做着试试看，想不到稍一使劲，脑袋就阵阵作痛，真受不了。”

银子朝屋里面望望，谁也不在家。

“都不在家吗？”

“你妈上巢鸭的地藏王庙去了，大约是去求护符吧。”

---

① 日式屋子进门后不铺地板和地席的部分。这儿用作工作场所。

父亲离开作场、来到火钵傍。

“阿时和小光呢？”

“都上小山姨母家干活去了。她那儿倒搞得挺不错呢。”

所说的小山姨母，就是银子母亲曾寄养到十三岁时才离开的本家的市子小妹。当年银子母亲曾那么地羡慕她，可是后来的市子，过得也并不太幸福。自从丈夫去世后，婆媳关系搞得很僵，回到娘家，娘家却也成了嫂侄们的天下，呆不下去。不得已来到东京，寄住在柳原的银子家里。因为有几分姿色，就上饭馆什么的做些事，也当过女佣领班，积了些钱，于是嫁给和银子家有来往并且住在附近的小山。小山是专门承制日本桥百货公司的童装的。

“稀奇啦，你怎么在今天回来？没出什么事吧？”父亲问道。给阿银泡了茶，又打开小橱，拿出盛糖果的小碟子。

“她们也都在干活了！”银子暗暗地想。又想到自己当艺妓虽然内心痛苦，但日常生活毕竟比她们省力些，觉得很对她们过意不去似的。

“前些日子我有事上三里家了。今年因为天气寒冷吧，樱花也没谢尽哩。阿时她们早说今年要去三里家看花，可是那天的雨啊下得人多扫兴！”

“不久就是端午了啊。”

银子一心要回家看看，回了家，却加倍感到难受，沉没在青春流逝的淡淡哀怨里。

“没出什么事？”父亲又放心不下地问。

“嗳嗳。”银子感到心中烦闷，就站起来，悄悄地上楼去。

十三

楼上前面是一间三铺席的小间，后面是六铺席的，里面放着木橱、板台和古旧的衣柜。父亲平生信神，所以壁上挂着天照大神[1]的立轴和东乡大将[2]的石印像。四个妹妹有的做工，有的就学，晚上都在这里复习功课和睡觉。

银子把通向晒台的窗户推开一半，抬头望望瓦檐外沉浊的天空，吁了口气，发现晒衣竿上飘悬着婴儿的尿布，晒台上放着一些看来是从夜市场买来的白头翁和樱草等的盆栽。

银子还没有见过婴儿的脸，连母亲曾经怀孕也不知道。对啦，新年里阿时的贺年信上，末尾提到过的："又多了一个妹妹啦。为啥家里光生妹妹不生弟弟呀……"不过，当时没把这事情放在心上，说不上喜，也说不上悲。居住在柳原时期的前后，妹妹们一个接连一个地出世，一个个小时候都曾经由她绑在背脊上出去游玩过。一回，背上绑着妹妹，爬到院子里的石榴树上玩，没料到手上攀着的树枝折断了，大小两个蓬咚咚地掉进了池子里……

"担子又加重了！"

银子望望晒杆上的尿布，心里有些忧虑起来。可别让这些小妹妹大了再去当艺妓才好呢！可是，要让妹妹们有个好前途，自己却没有更多的力量能够帮助她们，现在的负担已够沉重的了。那末，只象母亲所说的，能够让一家人过得稍稍舒坦些就满

---

① 即太阳神，日人信奉为天皇的祖先。

② 即日本海军将领东乡平八郎。

好了，还妄想别的什么呀！回到久别的家里，接触到此情此景，还有什么心情来谈自己的落籍问题！

母亲从巢鸭带着煎饼什么的回来了，上楼一看，没想到银子竟伏在桌上打盹。

“怎么竟在这里睡着了！要睡就好好地躺着睡，给你铺床吧？”

银子在睡意朦胧中被惊醒了，把原来垫在脑袋下的双手交互搓擦着。

“没发生什么事吧？”

“没有。想起了就回来看看罢了。”

“是吗，要这样才好。还过……”

跟着，母亲解开绑扎婴儿的背带，含着笑伸手到背后，松开用白布缝制的护婴兜，说：“您给接一接。去巢鸭了，肩膀都背痠了。”边说边把背脊迎向银子，银子稍稍抬起身把婴儿抱了过来。

“满黑哩。哪一天下地的？”

“您老板娘去世的前几天哪。”

婴儿没睡够，在银子的膝头上哭丧着脸，鼻子咯咯地响，噘起小嘴儿。银子看得很有趣，回想哪个婴儿不都是这样。

“乖乖的，乖乖的……”

银子手生，没抱得合适，站起来摇摇她，婴儿终于哇哇地哭起来了。

“怎么的，大姐姐抱你还……好吧，给你吃奶奶。饿了吧？”

母亲说后，把婴儿抱了过去，让她衔着黑黝黝的奶头，一边谈到关于生育孩儿们的旧话。说银子下地前，母亲一直在干活，临到肚子发作阵痛时，连接生婆也来不及去喊，也等不及父亲手忙脚乱地烧好汤水，就呱呱堕地了。其次一个……，再次一

个……

“这娃儿倒象爹呢。”

“也不知道象谁。一对眼睛可有些古怪，别的娃儿都不这样，都是黑白分明的大眼珠子。唯有这娃儿的眼睛仿佛罩着一层薄雾,不清爽。嗨,不会是什么怪物转世吧?”

“是吗,还小啊,大了会变的。”

屋外在起风,玻璃窗轧轧地作响。两个小妹妹陆续回来了。大伙都到楼下吃煎饼,喝茶。

“大姐今晚在这儿过夜吧,宿在这儿，等明天再回去!”大的一个说。

“能宿在这儿吗! 起风了,要早些回去……”

母亲似乎在下逐客令。

十四

银子从小钱夹里掏出一些零钱交给妹妹，说:“你们分着花吧。”

说过,本想站起身就走,但见到父亲额上覆着湿毛巾躺在地席上不舒服,母亲也不停地谈起一些街坊们的情况,便重新坐了下来。

母亲又说,父亲即使不摔伤也不能干活,今年春初就害着脑病,说是脑袋好象罩着石臼般沉重,只有走到晴朗的天空下，才感觉轻快点,所以本来打算回乡下去,可是回乡也干不了什么正式的农活。

另一方面，母亲不想离开住熟了的东京。她知道附近很有一些人家是依靠女儿过着安逸的日子。象那个按摩婆婆的姑娘,

比银子岁数大得多，近两三年里同她娘一起在上野“山下”饭馆当女侍，居然积蓄了钱，顶盘下龟井户的雅叙馆。又如那穷铅皮匠的姑娘，起先当检票女郎，后来嫁给一个包工头当姨太太，现在都生了娃儿，经常推着一辆大大的婴儿车在公园里散步。她并不希望银子一定要跟她们一样发迹，相反的，她提起这些，是用轻藐的口吻说的；只是她对她们翻了身的爹娘，也并非一点都不眼红罢了。

父亲是身上穿着得象叫化一般也满不在乎。母亲可不一样，她仿佛总想有朝一日能够穿起细软衣服，戴着刻有名字的金指环，去寺庙拜拜菩萨，治理家务方面也是处处打肿脸充胖子，外表看来好象过得满不差；至于依靠女儿在外面当艺妓，月月寄钱来养家的事，更是从来不对人透漏口风的。

转眼妹妹们都将长大成人，到那时，恐怕她们也将从各自的角度，感觉到有一个当艺妓的姐姐很丢人，因而不得不在学校或工场里把这一点竭力隐瞒起来吧。

银子当前搁在肚子里的问题，终于没能开口说出来，心里只感觉自己担子加重了。于是听任母亲唠叨不休，顾自走出了家门。

回到藤本馆已近黄昏时分。姑娘们刚开始在六铺席厢房里对着镜子在打扮。这些姑娘近来变得很油滑了。她们把银子的事加油添醋，到处张扬，有时还交头接耳地指指点点，银子也拿她们没办法。老板说，反正非调换一批不行啦。

老板正在十铺席的房里喝酒。

“上哪儿去了？”

“回家去了。”

“要回家，说一声又何妨呢？你对爸爸谈啦？”

"什么也没谈。"

"过来一些嘛。"

本来蹲在走廊上的银子，进去坐了下来。

"那末你去干么呀？"

"说是爹在家里闲散着，就去看看。"

"我也想，总得去一趟跟他们谈谈才是，你看该怎么的好？"

"是吗？我不知道。爹不能干活，很糟糕，况且又添了孩子。我在火车里想，或者暂时回老家吧……可是又想，与其那样，不如重新接接客看。"

叫堂差的电话声开始响了，姑娘们忙碌起来。谈话就此中止。银子去厨房照料自己吃的饭菜。平时她故意和姑娘们同桌吃饭，只有姑娘们都不在的时候，才偶而陪老板一起吃，并为他掌壶。现在馆里已经不雇用老妈子，老妈子老爱躲在姑娘们背后出坏主意。厨房的事，银子通常都叫雏妓做。不过，大部分的粗活，却由老板自己干；有时他穿一身内衣，去把洗澡间打扫得干干净净。

第二天，老板带同银子出发上锦丝沟。先到鱼铺子定购了一篮蝾螺。银子有些犹疑不决，老板催促她走。

"去干什么呀？我昨天刚去了来。"

他轻薄地圆睁着眼珠子，说："嗨，为你的事情去呀。我独个儿去，似乎太那个，所以一同去嘛。"

银子不挺情愿。原来，昨晚老板曾经对银子这样说：后胡同有一幢好房子，目前由铁路上搞运输的人住着，等他们退了租，马上可以由他租下来，装修一下，让银子的爹娘去开店。从那里的横弄进去，另有一幢楼房，附有幽静的庭院，也可设法要现在的住户让出来，租给银子去住，每月的生活费自然由他负担——

就这样决定吧！

十五

后胡同的两幢房子已经空出来。时间是在五月初，银子头上裹着头巾，正在打扫自己即将搬进去住的新居，她父亲也在小腿上扎起帮腿，押送装行李的卡车开到了。原来那回老板同银子到锦丝沟家里，银子在楼上哄着小妹妹玩的当儿，老板就在楼下百般笼络她父母。父亲被说服了，说，既然木已成舟，也没有办法，只要本人同意就算啦。母亲则对这事情本就多少抱着感激的心情，已经不成问题。老板还说，离千叶不远的近山地方，有一处名叫“不动泷”的瀑布，可以医治脑痛病，只要不断地去那儿冲淋，毛病定会轻松起来。

平日象受软禁似的银子，终于在这期间重新开始接堂差了，目的是在借此散散心中的愁闷，而且只限于自己高兴的对象。栗栖在从乡间回来的两天后，约会了她。

“刚回来，就听到奇怪的话呢……”

他在“梅之家”后进的小间里，边喝啤酒，边对银子说。他是刚从医院下班回来的，时间还很早。

未见面前，银子老在惦记着栗栖：该回来了吧，该回来了吧。本想打电话到医院询问，只怕问个落空，反而扫兴，如果直接往寓所访问，也一样，所以都没有做。只好死心塌地地巴望他回来以后就在什么地方约会她。因此，电话铃一响，一颗心儿就蹦蹦地跳。每逢有人叫她堂差，就要问箱丁，客人是谁？但老板是联营处的人员，在处里设下关卡，做些手脚，不让他俩见面，这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也是银子所最放心不下的事。现在见了面，

说是前天才回来的，也就解开了心底里这个疙瘩。可是想不到，连“怎的这时才回来”也来不及问他时，栗栖竟劈头说出了上面那话，并且一双眼睛紧紧凝视着她，这倒令人有些狼狈了。

“好，喝一杯吧。”栗栖递给杯子，一面拿啤酒瓶斟酒。“喝吧。在乡下做了些什么呀？”

“什么也没做。”

“那末……乡下情况怎么样？”

“啊，乡下吗？乡下也没什么。对啦，妹妹向你问好；给你带来了做和服的夹里料子，是一匹纺绸，可没拿到这里来。你近来都好？”

“满好。”

“没发生什么事吗？”

“什么也没有。为什么？”

“看你的脸色很开朗，也许没有什么，想你也不是那种假惺惺的人。”

银子有些着急。把事情摊开来谈谈，不就好了！但自己的脾气又不善于源源本本地谈问题。

“不消说，我是相信你的。但人们说的话很奇怪，他们在忠告我哩。”

“是的，外面在对我说长道短。因为我是养女身份，受到一些不同的照顾，有的人便用奇怪的眼光来看我。”

银子一边说，一边想起了什么言情小说里谈到贞操问题的一段话，本地的某大姐也说过类似的话。大意是，既然在操卖笑生涯，失身的事是无可奈何的，但被玷污的肉体里仍然蕴藏着纯洁的精神，精神的贞操，却不是用金钱的力量所能褫夺的。她想，那末，我只要这样相信自己就行了，有什么必要在口上说出来

呢。即使对谁也不说，肉体上所受的污辱，感受最深的，还不是我自己本人吗！

“不过也好吧，既然栗兄那样想。”

“不，我没有这个意思。所以想问问你……”

银子望着空了的啤酒瓶，说：“再叫一瓶来吧，喝呀。”

“不，今晚不能多喝。明天早晨要给病人动大手术。”

栗栖虽然这样说，可没喝够，终于再叫了一瓶来。肚子里的问题似已澄清，似未澄清。在这样的气氛下，自然谈不到婚事的话了。便叫银子用指爪① 弹着三弦，唱了一两只歌曲，把时间打发过去。

十六

两人好些日子不见面了。一天，银子在出了堂差的归途中，弯去看看栗栖。不料，快到他门前时，一看，矶贝竟又站在那里了！

“又被他嗅到啦？”银子想。又想，就此掉头回去，是不象话的，不管三七二十一索性向前走吧。

银子平时常给随身的箱丁一些小费，这箱丁在馆里知道栗栖叫堂差时，便直接奔到后面她的住处来通知。而老板是联营处的人员，她什么时候上什么地方，是一下就能知道的。但是，姑娘到了出堂差的场所，不管客人是谁，一切便由那场所负责，旁人是无权干涉的。一回，栗栖叫了银子的堂差，矶贝醋劲大发，竟来到他俩的邻室，叫来别家姑娘，故意兴高采烈地笑闹着，用来发泄胸中闷气。栗栖一听是矶贝，平素郁结在肚里的疑团，

---

① 弹三弦一般用特制弹器。

这时也便恍然大悟，从此就跟银子疏远下来，好久没约会。

至于同银子的结婚问题，本想这次回乡征得父亲的同意后，便可实现。因为平时自己好玩，手头拮据，手术费等收入看来虽然不差，但结起婚来，却需要整笔款子，没有家庭的支援是办不到的。不料老父近来白发频增，酒量渐减，瞧瞧他那骑着自行车去为远路病家出诊时的背影，就够令人心酸！所以终于什么也没能对他说出口，就回县里来了。一回县，却又听到那讨厌的传说，该是多么令人懊丧！就这样，他连医院里的手术也常常懒得沾手。这医院是县立医专的附属医院，来自全县各处要求施手术的病人很多，只好常常让别的医师去做。他一方面不愿向银子追究事实的真相，因为究明了，也许会更可怕；一面又不能完全相信她自己说的话，因为她毕竟是一个生意上的姑娘啊。情绪这样不宁，医院里的工作自然没心思好好地干了。

矶贝在门前拦住银子："到底你来这儿干什么？"

"有事嘛！"

"什么事？你说！该当没什么不可对我说的！"

矶贝光把事情从坏处想。银子想，僵持在这里吵嘴也不是办法，便同他一起回家。

近来，银子父亲的店，倒开得满象样：货架上陈列着学生用的帆布鞋、绑腿、水壶和书包等；不时有买客光顾。大约由于常去瀑布下冲淋，他脑病也比较轻松了，已经能够坐下来干活。大妹妹暂时寄宿在小山姨母家；几个小妹妹则接受矶贝的建议，每天放学归来后，去学习跳舞。银子自己呢，也在弹唱上勤学苦练，力求精进。

一天午后，银子去看电影《茶花女》，受到强烈的感染。法国歌女生活的豪奢固然令人吃惊，那缠绵悱恻的情节和悲惨结局，

却更使她为之黯然落泪。《茶花女》之外，凡是舶来的新片，例如《克莱奥勃拉和安东尼》呀，《沙乐美》呀……她没有一张不看。无声片的讲解员有的曾在堂差中认识她，影院的女领票员也有认识她的，所以在看电影的当儿，如有临时来叫她堂差的，他们就会轻手轻脚地来到跟前转告她。

这期间，银子的客人中，有一个两度叫过她堂差的东京绅士。此人出身高贵，要是在往时，人们是不可能轻易见他面的。这回是陪夫人来海边疗养肺病，身边常常带着几张刚从市上买进的西乐新唱片，不时开来听听。银子羞怯怯的模样样儿惹动了他的兴趣，他就问问银子的身世什么的。有一回，他半吞半吐地说："我来照顾你好不好？但是看你打扮得那样讲究，恐怕早已有什么大靠头了吧？"

他每次叫堂差大都同时叫几个同馆的姑娘，酒不多喝，姑娘们只须侍候他吃完饭，就可很爽利地归去。因为他地位高，不暴露身份，银子无从知道是何等样人，只在小小的心房里，映现出象在电影片里见过的那种幻象。但是，一个男性的要求，总不过那么回事，这是她所能马上感觉到的。后来不久，这位大亨替一位本地姑娘赎身搞了去，银子才明白他的身份。最后，他竟丢下那女的和两个小孩的死活于不顾，溜之大吉。这女子为要自力养活孩子，不得不沦落到新桥重操旧业。这事情成了哄动一时的社会新闻。

十七

在千叶神社背后开设练弓场的清元派歌舞教师，也是艺妓出身，年纪已经四十三四，身边带着一个十来岁的养女一起过

活。银子也是她的门下；忽然想到，要是把她介绍给老板做续弦倒满好。一天，先向老板试探说："老板呀，该娶个老伴才行呵。我倒有个好对象，娶不娶？"

"唔，娶也行吧。说的是谁啊？"

老板认为银子的用意，是想借此做烟雾，对外掩护她自己，所以并不反对。

"就是那清元派老师呀。"

老板知道这老师来自东京，客居在本地的情况也很有些了解。

"唔，是她吗？不是身边带有个孩子？"

"是女孩子，有什么不好！"

"你对她说啦？"

"没有，要是老板有意思，今天我去练课时就说说看。行吗？"

"哦，行。你说行就照着办吧。"老板点点头。

银子在老师家里将要练到《山姥》曲的末尾时，就草草了事，把三弦在旁边一搁，揭开了本题。这位早年在深川当艺妓的老师，跟一般深川姑娘一样，肤色黑黝黝，个儿小巧，性情娴雅，跟这边当地人遇事不慌不忙的生活作风很合拍。目前她一面经营练弓场，一面收徒传授清元派歌艺，日子过得也还平妥。

"老师，有件事想冒昧和您谈谈……"银子说。

"噢，和我谈？什么事？"

"老师，你觉得我们老板怎么样？"

"你的意思，是要替我做媒？"

"老板倒有点这个意思哩。"

"可不是我有爱囡在身边？"

“带在身边也没关系嘛。”

“说得也对。我也吃过你们这行饭，对馆里的事情该当不算外行。要是您老板有意，我也无有不可。但是，那样做法，对你能行吗？”

“为什么不行？”

“是真是假，流言本来不可信；但人们都在说您银姑娘怎么怎么呢。”

“那是谣言，完全是谣言！”银子一口否定了。

“是吗？如果这样，在我是再好没有。只怕正当老板搞得称心如意时，我倒不识趣地挤进来，那就要闹笑话了……”

“没有那回事。正因为老板身边没有太太，才会有那么多的谣言。老师要肯过来，也算救了我哩。”

老师终被银子的巧言说依了。没多天她结束了练弓场，进到藤本馆。进门以后，不料这老板和她根本配搭不拢，事情完全不象银子所期望的那样，使得她处境十分尴尬。老板常常毫不掩饰地当她面跟银子相争相打，吓得生性忠厚的她只能畏怯怯地躲在一旁侧耳听着。老板发觉了，还要不耐烦地叱责她：“站在那里干什么？没有你的事。上那边去！”

于是她手足无措地默默退避到灶间里去。

正当这前后，馆里的荣子姑娘跟无声片讲解员谷村天浪搞得关系火热，租下那滨龙住过的独立楼房度着甜蜜的日子。谷村交游广阔，使得藤本馆里人来人往，骤然热闹起来。他的青年门生和一些捧场的少女日常成了那画楼的座上客。真正是春色满楼，艳冶无比。

“那样的恋爱，能说是幸福的吗？”银子想。她平日爱看电

影，几乎饭可不吃，电影不可不看；她对这个讲解员也怀有好感——因为他大学肄业，有历史知识，讲解剧情，抑扬顿挫之间，韵味无穷。但是，银子的性格毕竟太孤僻了，现在面对他们这种浮华的气氛，只能做一个冷眼的旁观者。

最糟糕的是，特意说合来的女老师，竟然生性这样懦弱，凡事只能消极地窥伺银子的脸色办，没一点独立的作为。这样，即使对外界能起到一些掩护银子的作用，但要从根本上保卫她，就不可能了。

十八

一个炎热的傍晚，银子正当抱着婴儿，站在电影院门前观看影片的样照，一边用刚从玩具店买来的赛璐璐风车逗着婴儿玩，这时忽然栗栖家里的老妈子跑了过来，说是曾到府上去找她，因为回说"是抱着孩子出来的，该当不会走远"，所以跑到这儿来看看……

她问道："那是你的吗？"

"是啊。"

"这娃儿？"

"是我的娃儿呀。"银子说着玩，这忠厚的老妈子几乎上了当，但瞅瞅大小俩的脸儿，笑笑，仿佛说，"未必吧"。

看的是影片《圣女贞德》的剧照。开头几张，拍摄着德姆莱弥村的贞德姑娘，随侍母亲以纺织为生，忽然得到上帝的启示，说她是救国天使，她就毅然负起这个使命，改扮男装，策马直入奥里昂敌阵的情景。末后几张，则是这样一些镜头：庇爱尔·柯欣从教会的立场试图改变贞德的壮志，对她进行严酷的审讯，可

是这不愧为神之化身的少女，始终显示出坚贞不屈的精神，最后便在黑烟漫卷的火刑中，贯彻那“我言即神声”的信念而从容就义了。银子虽然不知道故事的具体内容，但看了这些画面，受到的刺激已够强烈。正是在这个看得出神的当儿，老妈子来找了她。

“听说有什么事跟你谈哩。濑尾博士也在那儿，快些……”老妈子说过，先回去了。

银子心想：“是什么事呢？”就把婴儿送回家，然后前往栗栖的寓所。栗栖正和濑尾博士在喝酒，吃西餐；并且替银子也预备了一份。

“嗳，请过来，边吃饭，边慢慢地谈吧。”

濑尾博士年纪五十上下，秃了发的宽额角光溜溜的。但不知怎的，他的目光有些不敢直视银子。栗栖呢，过了一会，也瞧瞧手表，说：“那末我去去来。因为今天是我学民歌的日期。阿银，你在这儿慢慢地玩吧。”他嘱咐银子后就出去了。

“什么呀，你们要谈的？”

银子还没拿起叉子开始吃菜，就先开口问。等到博士说出来，才知道还是那件事。博士表示希望这桩亲事能够玉成。跟着说：

“人们胡言乱道，甚至说你已经养了孩子。这种话，他们爱怎么说，就让说去吧，但我不是外人，你可否把真实情况对我一人谈谈？即使事情是真的，那也是你的遭遇使然，谅来并非出于自愿，不应该深加责备。可是，咱们必须把事情搞明白，研究一个妥当的办法才是。”

银子现在发觉，自己由于过分地愚弱，以致陷入老板的圈套，而且越陷越深，简直到了进退维谷的地步。唉，多么傻啊！多么不中用啊！尽管说并非出于自愿，但把爹娘也叫来一起住着，

难道还不是等于自投罗网，弄得更难解脱了吗！但她矢口否定地说："没有那种事。完全是造谣！"

"是的吧。但听说你父母全家都搬来在那儿附近住着，你自己也住在隔壁一栋独院屋子里，是吗？"

"因为爹骑马摔伤了，不能干活，才叫来这儿住的。至于我，那是因为荣子她们住进馆里那座偏屋后，感到屋子太拥挤了，碰巧后胡同有屋子空出来，我才不时在晚上往那儿睡。"

银子连续否认以后，博士渐渐说到栗栖的近况。说他近来因为无心工作，懒得动手术，以致收入减少，亏空了医院里好些钱，使博士很为难。所以……但银子既然已经否定了一切，现在当然照样硬着头皮不愿暴露自己的丑事。结果弄得博士只好搓搓手背。

"你既然压根儿否认，很遗憾，这事情只好不谈了。难道你愿意就这样下去吗？还是重新考虑考虑吧。实事求是地谈谈不好吗？例如说，事情是这样这样，打算怎样怎样，希望我们第三者出些什么力等等。"

博士耐心地开导她。她可仍不开口，一则怕话说得不高明，听起来倒象在替自己辩护；再则怕万一心不由主地把实情豁出来，那以后，给自己造成的困难，就更不堪设想。所以始终僵持着缄口不说，博士只好死了心；啤酒本来已喝得有几分醉意，这时却有些清醒过来了。

十九

银子在看过电影《圣女贞德》归来的那一夜，贞德的崇高形象，始终活跃在脑子里，使心情不能平静。这个乡村姑娘的年龄

和自己不相上下，但自己是既没有明确的信仰，又没有热烈的爱国心，自然无从跟她相比，但是另一方面，觉得自己也仿佛生来就有那么几分清纯刚健的气概，是跟她相似的。因而从心底里跟她起了共鸣。然而现实的自身和环境，又是多么的可诅咒啊！

从这晚起，银子怀着新生一般的心情，独自关在后胡同的楼房上不走出来。每当估计矶贝可能要到来的时刻，就先把楼下木格子门闩上，后门也锁好，然后关掉电灯，上楼钻进蚊帐顾自睡觉。有时，睡是睡了，可时时担忧门铃会响起来，怎么也睡不好。于是又跑下楼去，拿布片把铃子绑住。

有一晚，正在迷迷糊糊要睡着的当儿，忽然听到小胡同里有脚步声，又仿佛被揿过一阵电铃，并且在敲院门了，又听到"喂，喂"的低声叫喊。大概为了银子父母住在隔壁，他不便过重地敲门，便悄悄地走了。但事情不可能就此算数啊。果然，第二晚，他竟从那木槿篱笆爬进院子，来屋檐下蓬蓬蓬地敲板门了。

又有一晚，银子从堂差上喝醉酒归来，刚刚就寝，矶贝竟来穷凶极恶不停地敲起门来。隔壁的母亲听着过意不去，就奔过来帮同喊开门，才让进屋。可是两人一直争吵到天亮，不曾住嘴。母亲等矶贝走后，才来看看，银子眼泡皮都哭肿了。

"既然对他那样不高兴，娘也不能硬要你活受罪，还是干脆跟他说说清楚吧。"

"是啊，我已经干脆地拒绝他了。这种地方是人呆的吗？但他说，既然这样，就得把以前办给我的东西全部归还。"

"行啊，全部归还就归还吧。为了贪图那些东西，有一天把你折磨得手脚都不全，那才来不及啦！"

银子的父亲是急性人，事情一决定，马上奔到东京，在向岛的请地① 租下一间新盖的连檐房，连墙泥也没干透，他便当天回

去，把全家大小连同行李用卡车搬来，到达时已是晚间八点钟光景。千叶街上，银子有曾经那样爱慕过的栗栖，她临走时，心里不免有些伤感；可终于连头也没回一下就上车走了。

从火坑里跳出来的银子，重新拿起已经荒废一年半的鞋刀削皮，不再涂脂抹粉，不再弹奏三弦，整天价跟皮件和针线打交道。父亲则担任跑街，向各处店家招揽生意。

"傻瓜不死无药医！"

银子想起了这句老话。觉得与其不三不四地披着华丽的衣裳，去承欢男性，倒不如干这活计更适合自己的天性。她怀着重新做人的心情工作着，专心致志地工作着——想借工作补偿旧日在烟花场中消耗掉的岁月。她担当制鞋面的工作。鞋底的工作是女子难以胜任的，就由父亲担任。这一对独特的父女制鞋工，合作得很好，很上劲。

但是，这期间，父亲的病没全好，往往两天打鱼三天晒网，做做歇歇。两个在小山姨母家的妹妹，也已害了病，回在家里休养。单靠银子一人，无论怎么使劲地干，也难以支撑一家生计。到了秋风萧萧吹白江水的时节，全家生活的重压，更加使银子感到透不过气来，同时，也更加明确地懂得，自己现在所走的道路，依然横着不比以前更轻松的困难。

① 地名。

乡　　愁

一

“老伯，我又得出来干啦，因为需要点钱。有什么去处吗？”

年关① 里，银子无可奈何地抛弃了制鞋的营生，重新来找荐头行。当初，父亲在仓卒间搬到这样的工地来开店，本来就不适当。现在要在其他地方找到一处好店面，就得先筹措相当的顶费才行。

“需要多少？”

“想是想一千二三百元……”

“芳町② 那大姐的地方行不行？最近她还问起你：‘那孩子在干什么呀？’不过，她抽的成头重了些，似乎不太那个。”

“是吗？”

银子在内地时就常常听说，东京做姑娘最辛苦，身体简直受不了。况且千元之数，在当时并不算少，要赚回这笔钱，大非易事。不过，贫寒人家的父母，临到山穷水尽关头，为了生存下去的必要，对待自己老伴和对待儿女之间，就难免有些轻重之分，往往不得已而落到采取卖儿鬻女的末策，也是不足为奇的。何况银子是长女，不得不为一家的苦难而承担起所应承担的重担，早已谈不上什么去东京好，还是在内地好；也顾不得什么地方更有余闲可进修歌艺，以求得较好的前途，一切只能听任命运的摆

布。荐头行的主人又改口说道："仙台③怎么样呢？我家的女孩子在那边开艺妓馆，要是上她那儿，那是凭我的意思就可决定的。"

银子想：上荐头行老板自己的女儿那儿干，万一发生什么问题时，反而难说话。

"还是不相识的人家好。"

"那末，只是远了些，倒有一处在托我找人。地方虽然比较偏僻，生活倒挺舒服。要是愿意去，我打一个电报，那边马上会有人赶来迎接的。"

老板说的是I市，从仙台往北还有好些路。

"路上要走多少时间？"

银子担忧路途太远，有些踌躇，但是又想：也许正因为路远，交通闭塞，民情风俗倒比较淳朴，各方面比较容易对付，亦未可知。

"今晚动身，至迟明天中午就能到。虽说有那么些路程，但跟台湾呀、朝鲜一比，就算不了什么。当作玩儿，去呆一年试试怎么样？呆得不耐烦时，可以随时通知我，当替你另找好去处，由我亲自来接你。"

"那末，去试试吧。"银子就此承诺了。

两天后，荐头行老板为了征求银子父母的同意，特地来访问一下。因为见他们连过年的年糕也还没着落，便随手付给一百元钱，作为对银子的定金。最后决定给I市去信，请那边的老板来东京迎接，但因为新年在即，要那边过了年初七再来。

---

① 阴历年关。

② 东京地名，与浜町同为艺妓集中地。

③ 在日本本州之东北部。

街上闹哄哄，店家到处忙着年关大贱卖，凛冽的寒风拂过细竹丛，簌簌作响。银子身穿素色的条纹绉绸短外褂，肩披原先栗栖赠给的披巾，俨然一副出门人的打扮。她鼻尖儿微仰，脸额瘦削，由于在家连日做夜工，影响了健康。想想自己的前程，真是荆棘满途，心头不免感到重甸甸。

新年正月初十左右，来自I市的艺妓馆主夫妇，带领银子从上野车站出发。这之前，父亲曾对银子表示，一定把她预支来的款项全部用来开店，不浪费一文。顶费若干，购置物料若干，每项都扣得紧紧地，拨着算盘，作了预算。银子自己一个钱也没拿。

"您到那边，也许会很苦恼，给您随身带些零用钱去吧?"

"不必要。到那边总有办法的。"

但是父亲送女儿上车站时，仍然塞了二十元给她。

银子跟老板夫妇并排坐在二等客车的车厢里。老板名猪野，短小精悍，腰带上缠着粗粗的金链条，脸色黝黑，目光阴险，银子在荐头行初见他面时，就没留下好印象。老板娘竹子是横滨人，是在故乡渡过了雏妓时期，十四五岁时来I市落户的。干这营生的女子，原象风中的飞蓬，为了谋生，漂洋过海，远去新加坡、澳洲那些地方，也是满不在乎的。

二

在同一车厢里，坐着一个I市的律师。似乎是在银子她们稍后一步上车的。猪野夫妇正在脱掉外套，把行李放到行李架上去的当儿发现了他，随即对他打招呼。

"哟!"律师轻轻点头回答了一声。他是一个年纪五十五六

的绅士，髭似刺猬，头发三分灰白，骨骼结实，神态严峻。

“先生也一开了年就来东京啦？”猪野夫妇离开座位，来到他跟前。

“是办一些诉讼上的事。你们有何贵干？”

“我吗，我们是为生意上的事，带便在东京玩了四五天，现在才回去。”

老板娘对律师说了一些客套，先回到银子身旁坐下。老板则跟律师多攀谈一阵。后来银子知道，这猪野曾经为一件迟迟未裁判的大欺诈案长期羁押在监狱里，最近好容易才保释出来，在家里受管制。这是跟当时另一件哄动远近的“铃办事件”类似的粮米欺诈案子，隐匿罪证的方法却比前者更巧妙，弄得对方原告律师也感到很棘手。现在车中的这位律师，姓渡，是被告方面的律师之一。经渡律师的斡旋，连东京的名流也被请出来替被告猪野当庭作过声援。

猪野少年时期原在一家大米行学生意，由于作事机敏，很受行主的信任。行主死后，由未亡人当家，但米行里里外外的事务统由猪野一手承办。他利用过去的信用，大做空头买卖，几年之间，造成了大亏空，终于使一爿偌大的米行沦于破产的惨局。

猪野请渡律师一同进餐车，竹子也从座位上站起来，对银子说：“你也和我们一同去吧。”

银子要去不去地算是跟同走了。

“这位就是我刚才说的新姑娘。”猪野对渡律师介绍说。因为银子的模样儿不差，老板很是得意；上火车前已经预先打电话告知馆里，现在当着律师的面，更显得沾沾自喜。

猪野夫妇叫来西菜和酒，同客人慢吞吞地吃着，一边谈到诉讼上的话。银子听不懂他们谈的什么，感到无聊，便把该吃的饭

吃完后，对老板娘耳语说："我先回那边儿去好吧？"

她独自走出餐车，回到车座上；并非因为呆在餐车里有什么顾虑，只是觉得独个儿呆着更自由自在罢了。

火车开到福岛一带时，寒气阵阵袭来，浑身发冷，窗玻璃上水蒸气结成银霜，窗外山野也是白茫茫一片，乡村和市镇都寂静地沉浸在睡乡里，但隐约从远处传来站夫们带土音的喊声。银子不由得一阵心酸，感到自己的可怜。于是，脱去木屐，弯起腿在软垫上坐着，把脑袋伏在扶手上养养神；不久，便在疲乏中似睡非睡地打起盹来了。

猪野他们三人回到座车里，已是下半夜两点钟；银子迷糊地感觉到他们的响动，但只轻轻扭动一下身子，便又入睡了。

车子进入仙台境，已是早上六点光景。银子因为见到雪景很感新奇，天麻麻亮就起身了，往盥洗室刷牙洗脸。当头脑稍稍清醒，心中伤感渐渐消失时，不由得怀念起惯常早起的爸爸：这时想已起床了吧……等等。

檐头下的水柱帘子，象一条条银蟒在朝阳下放出光芒，这是她从未见过、而且想也没想到过的奇景。

"了不得，整个冬天都是这样吗？"

"啊，是这样。非到四月，不会溶化。这儿的冷劲，我初来时也害怕。但过惯了，也不过如此。上东京去，瞧不见冰雪，反而不够味儿似的。"

律师在仙台下车，猪野送走他后仍回原座。到I市还有好些路程，并且要在K站换车前往。

车到I市站时，拥来一大群迎接她们的人。

三

I市座落在仙台湾岸的北上河河口，地扼突出太平洋的牡鹿半岛的咽喉，沿北上河两岸的物资，以这儿为集散地。在铁路运输未开通以前，河海水运异常发达，大帆船往来如鲫。现在河口虽然渐见淤浅，航运不畅，但鱼业蒸蒸日上，以营松鱼为大宗。全境称得上是一鱼米之乡，很适宜于住家。而且，在银子去后不久的期间，市政设施更见发达了。

来站迎接他们的，是老板娘竹子当艺妓时代的母馆① 女馆主和她的一些养女们。这位母馆女馆主体态玲珑，肤色白净，脸蛋儿丰润；过去在赤板当艺妓，后来收了两个侄女当养女，就来这儿开起艺妓馆来。银子这时一看同业中倒很有几个东京人，也就比较安心了。本地共有艺妓馆六七家，雅叙馆四五家，和若干旅馆酒楼。主要的客人是一些乡绅和当地银行家、医院医生、商人和官吏等。

"我们这地方，管新姑娘叫新姐儿。东京姑娘在这儿倒还吃得开，可不能太卖弄东京派头，只要安份地干上三四个月，总会有看中你的人来照顾你，不用自己操心，我和雅叙馆什么的也会替你妥善安排的。你就好好地干吧。"

一天，"寿寿龙"② 银子正要出门接堂差时，老板娘对她说了上面的话。果然，到了春风和煦，河面解冻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看中她的恩客。这时全市正在闹洋洋地忙于搞选举。银子所应

---

① 即现在竹子所营馆子的总馆，牌名"寿寿之家"。

② 银子在这里的艺名。

接的客人中，常有和竞选有关的人物。全市这种人物，七成属于政友会系，该系在当地占绝对优势。三成是宪政会系。银子开始接客不久，有一回，曾为政友会系议员八代和当地大富豪仓持伴座，就以这次的因缘，受到仓持的青睐，成了他的爱妓。

仓持很年轻，学生时代是运动选手，浅黑的皮肤，健壮的个儿，在当地是屈指可数的阔少爷，未婚，冶游之途对他倒还是个未知数。宗戚遍远近，情面广阔。一个候选人要巩固这地区的地盘，要赢得最大限度的选票，就有利用他的势力和威望的必要。

国会议员八代和仓持在宴会席上所谈的，当然是选票方面的事。仓持收到原敬① 的委托信时，感奋异常。

报馆门前，不断露布根据最新情报所作的选票预测。甚至在宴会中伴座的艺妓们也不能不卷进选举的热潮里，到处都在谈论选举。

仓持这个青年，给银子的印象还不坏。他跟富有文化人气质的栗栖不同，说话不多，不会奉承人，雍容大度，相当地讨她欢喜。

竞选热潮稍稍平静以后，仓持有时带着几个小喽罗一同出来玩，有时也独个儿出来喝酒吃饭，来时，叫银子弹弹三弦，唱几只她拿手的曲儿，热闹一阵，也就完事，一点儿不让人感到麻烦，看不出有什么难对付的地方。

银子北来，并不想在这里扎根，不过既然来了，却想认真地干上一阵，把借的债清偿以后回老家去。因此，比起在千叶时期的劲头大了些，伴座时言谈举止机敏俐落，而给与仓持的印象，

① 当时政友会头头。

跟其他的艺妓不同——有一种独特的纯朴之感。

“为啥到本地来呀?”

“也没有什么为啥不为啥,只因为我是上州人,在西边呆不惯,心想东北一定满好,所以……未来之前,听也没听说过有什么I市哩。来了看看,倒觉得满称心。”

一回,银子为仓持伴座,饭店老板娘对她说,“请你的东家来一下吧。”她就去请了竹子来。经过三方面洽谈以后,仓持就正式成了银子的恩客。言定由他把银子欠艺妓馆的借支还清,另外按月付给银子一些小费以及其他临时费用。从此,银子算是松了口气。

四

这个城市文化很落后,不但银子过去爱看的意大利和法国电影没有机会看到。就连国产片方面,在日本影片公司的出品初问世的时期,那红极一时的“大眼珠”阿松主演的古装武剧片在这里的放映,也还是以后的事,这时能够看到的,仅仅是一些男旦角衣笠呀,四郎五郎呀等角儿主演的现代片,那画面看起来简直象漏雨的壁画一样,真够呛的。但是,那些跑码头演出的歌剧团、话剧团和浪花曲剧团是来来去去不间断的,戏棚子里几乎从来没闲搁过,从东京来的也有,从仙台来的也有。每逢最吃香的歌剧团到来时,他们总是预先乘着车子,带着鼓号,沿街过巷大吹大擂,以广招徕,惊破北国的冬眠。

银子也在闲来没什么好消遣时,偶而被客人邀去看看戏,坐在那肮脏的座厢里,一面用罩着小盖被的脚炉取暖,一面吃些煎饼和糕点,借以打发半个冬夜,但听到场子里被台上的滑稽表演

惹起哄堂笑声时，自己心中反会无端袭来一股漂泊异乡所特有的落寞之感。

寿寿之家分馆，除银子以外，还有一个比她早来一步的横滨姑娘小寿寿，和一个雏妓。此外，有担任“内箱”① 的老妈子一人。这个老妈子原是台湾一个警察的妻子，在台北度过长久的岁月，丈夫去世后，带着两个孩子归国，就在这儿做帮工，负责炊事和照管姑娘的事，有时也兼做箱丁。每次背着三弦箱跟随银子出堂差时，银子总是很识趣，要给她二元三元、有时五元的小费。她受了小费，当时少不了磕头哈腰，直道谢横道谢一番；可是过没多时便失效。银子是一个不会阿谀奉承的新妓，这老婆婆常常毫不留情地多方刻薄她，派她拭抹这样，打扫那样。银子平时很少空闲，有闲时也不甘一味听从她差遣，晚上顾自躺在床上看看书，早上则睡睡懒觉。心里不耐烦起来，就特意上理发铺去理发，看看杂志，把时间打发过去。这一来，老妈子可更不饶人了，一见面，便会大发雷霆：

“新姐儿呀，厕所还给你留着没动，快快去打扫干净吧！”

这地方的厕所大都设在屋外，每天要在搭板上来去往水井提水冲洗拭抹，要做到合乎老婆婆的要求，水又是那么的冻手，这，对于在千叶舒适惯了的银子说来，委实是一件苦事。但是说也奇怪，后来做惯了，一天不做，反而感到手痒痒的，结果倒自告奋勇地把它当成了自己的专职。

正当她结交仓持的前后，也就是从新妓的身份渐露头角的时候，老板娘开始要她学习《义太夫》② 唱曲。教师是一位从上

---

① 主要任内部杂务，以别于“箱丁”，故名。

② 竹本义太夫所创“净琉璃”曲艺之一派。

游迁徙来的五十岁内外的三弦手，规定每星期某几天由她上门来传授。老板娘自己早就开始学习，已学完《扬屋》、《壶坂》、《千代萩》和《日吉丸》数折。银子则从《白木屋》一折起学。银子的声量丰沛，唱腔也圆润，并且还保有甜糯的童音，在抑扬顿挫之间具有干净利落之美，不杂娇揉造作的花俏；美中不足的是，她中气不足，往往唱到煞尾要走腔，不能贯穿到底。而说唱《义太夫》最不可缺的就是中气，嗓门要宽阔，撒得开，这一点，最使老师为她着急。草草教完一折，要化整整四天工夫。但当中插教了《日吉丸》、《朝颜》、《堀川》和《壶坂》等全曲中的精华部分，聊资应付出堂差之用。

然而，银子自到这儿以后，最感兴趣的还是看书。指引她看书的，是一个经常上门卖蔬菜的青年。青年在离这花街大约里把路的屋敷町——即猪野老板老屋的所在地——上开有小小的铺子，他每天推着装满蔬菜的手车向各处老主顾兜卖。本地盛产黄豆芽和红萝卜。银子爱吃红萝卜，曾托这青年寄了一些到东京去，从此相熟起来，每当上澡堂子洗完澡，拎着冻硬的毛巾归来时，就会弯到他那儿买些苹果橘子之类带回。他干这一行似乎是半路出家，在本地中学毕业时，曾去东京苦读，因病还乡后，同母亲两人相依为命地过着一个小康的生活。在他账台后面的书架上放着不少文学书籍，有独步① 的作品，也有漱石② 的，尤以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莫泊桑等外国作品的译本居多。他也订阅《中央公论》和《妇女公论》。

“嗨，呆在这样的地方，要不看看书，就会变成大傻瓜。我虽

---

① 国木田独步(一八七一——一九〇八)，诗人、小说家。

② 夏目漱石(一八六七——一九一六)，小说家、俳人。

是卖蔬菜的，可多亏看书，才领会到一些人生的意义。你在无聊时也看看吧。对你会有帮助的。”

这位脸色苍白的青年，给银子留下了一本翻译作品，就走了。

五

这第一次给留下的是雨果的《悲惨世界》，泪香① 的译本。

“先看这一本吧。”他说时，反复翻着那译本的污旧的书页，仿佛深有感慨。

“寿寿龙”银子虽然应接堂差很繁忙，但自从得到仓持的专宠以后，雅叙馆等方面遇有人唤她的堂差时，就不免顾虑重重。尤其为了必要时可向仓持通融些款项，平时不得不加意巴结他，所以遇有任何野心客叫银子的差，往往不给传唤。这样，银子应接的堂差，便大都是泛泛的应酬场面，完了差就没其他麻烦，闲来，要看书便可看书。

不过，一般艺妓馆的老板是不愿意姑娘们看书的，甚至严格禁止的。即使在东京，至今还有不少艺妓馆，连看电影都绝对不许可。因为姑娘们大都晚间要出堂差，白天也没多大空闲：既要打扫老板的房间和自己的卧室，又要洗涤衣服，既要上塾馆练习长歌、小曲或常磐津② ——有时甚至要跑两家，又要上经常客满的理发铺坐候梳理发髻，又要上澡堂子洗澡……这样一连串的事情办下来，有时连出堂差前的化妆都来不及了，如再要看什

① 黑岩泪香（一八六二——一九二〇），文学翻译家，政论家。

② 一种小调，说唱曲艺“净琉璃”之一派。

么小说、电影，自然非误“正事”不可。这是老板们所以严颁禁令的理由之一。其次，干这行业的老板，本来都是无知之徒，客人们又大半只懂得一点浪花曲什么的，别说西乐西画，就连“歌舞伎”① 和其他传统歌曲也大都一窍不通。那末，艺妓们又何必要不三不四地看什么书呢！看书当然就成了这个王国的禁例。外加现当救世军② 横行一时，类似私刑的暴举，几乎无日无之，这不能不给游乐行业带来极大的恐怖，使得老板们连报纸也不敢让姑娘们过目了。

不过，说起来，干这行业的老板也很可怜的：他们的社会地位，至今处于不受法律保护的状态，有时上荐头行的当，有时吃艺妓们的亏，只好把眼泪往肚子里吞。有的在他们自己亲子之间、夫妇之间，乍看起来过得很融洽，其实暗下里你欺我诈之不遑。个中辛酸，一言难尽。当然，其中好象腐肉上的蛆虫，蠕蠕而动，专吸女人血的恶徒更是不乏其人。总之，大家表面上粉饰着一层薄薄的情谊，相安无事，内里却正在进行着生存的搏斗，而且永无止境哪！

银子出身贫寒，命运逼得她不能不走上割肉养亲的末路，到处受人践踏。卖蔬菜的青年又介绍了“冉阿让”③ 给她读，虽没明确的目的，但也似乎不是完全出于无意。

银子避过东家和老婆婆的眼睛，快快地把小说读着。

“为了一片面包，竟闹成这步田地吗！”

她不太理解作品的主题思想，但对于那故事情节感到兴味

---

① 一种传统的古装旧剧。

② 一八六五年英人威廉所创新教之一派，以军事组织形式实行传道济贫，手段暴虐。

③ 法国作家雨果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中的主人公。

无穷。有时蜷缩在被窝里一口气地读着，直到纸窗上晨光浮白也没在意。就这样读了四五天便读完了。

“这书全看过了，真有趣哩。”

“懂？”

“懂。”

“那末明天给你拿别的来。”

再拿来的是《岩窟王》①，还有《妇人公论》月刊。

一天夜晚，她伏在矮桌上睡着了，膝盖上搁着一本《妇人公论》。老板夫妇为了诉讼上的事，被律师打来电话喊去了。老妈子因为寄托在乡下亲戚家的孩子害病，也在中午前后请假下乡了。小寿寿则已经出堂差去。

猪野老板的米案子，听说已经上诉到大理院，正在审理中。他整天愁眉不展，闭门不出，坐在后面八铺席屋子里喝酒。据说案子可能被驳回，这是银子从仓持口中听来的。

渡律师是仓持的叔叔。仓持幼年丧父，由母亲一手扶育成人。母亲娘家也是门当户对的世家。仓持父亲亡故后，叔叔渡律师在大家庭里自然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对年少的仓持来说，这叔叔不啻是眼皮上的小肉疖。他老是担忧母亲是不是太信任叔叔了。为了维护这个家，觉得叔叔应是一个可凭靠的长亲，因为他是法律家，但又觉得不一定是能够令人放心的凭靠。直到年事稍长，银钱上一切事项亲自经手，洞悉偌大动产不动产的详情以后，尽管并没发现什么暧昧之点，但仍然疑神疑鬼，怕是那上面是否被叔叔做了手脚。

---

① 即《基度山伯爵》。

六

“喂，喂。”大门边的廊沿上有人呼喊。“寿寿龙”银子被惊醒了，回头一看，是仓持。

他头戴“司蒂森”①呢帽，身披长毛绒军式大氅，照常穿着礼裤②。

“唷，怎么来晚了？”

“唔，银行里有点事，耽搁了一会，中途又弯到自行车行去了一下……”

仓持的家在北上河上游，仅从照片上看，那屋宇的宏伟，连下游地方的寺庙也比不上。栋瓦上矗立着九耀星③家徽，由此可知其家系渊源的悠远。据说，上代是平家④的败军之将，这一点暂且不论，只说这人家是远古贵族的后裔，那是毫无疑义的。

“你去仓持少爷家瞧瞧，真吓坏人哪！”

竹子老板娘也说过这话。可是银子有点难以想象，到底吓人吓到什么程度。

仓持进城，或者坐船顺流而下，或者坐人力车到车站搭乘火车来，如果船和火车都赶不上，就直接坐人力车来。开头一两个月，说是因为母亲放心不下，所以哪怕时间稍晚，大都在当天就赶回家。他和银子聚晤的场所，为了方便起见，规定在近车站的一家雅叙馆里。两人叙晤，老是依依不舍，但因为都还年轻，时

---

① 英制名牌呢帽。

② 男子穿的一种裙子。

③ 中央一颗大星，周围九颗小星。

④ 古代大贵族。

间过久，怕被外人看来不好意思，所以，仓持只好不时地看手表，不时地站起来又坐下。银子也一样，一边虚怯怯地安不下心来，一边却用无言的表情挽留他，一回又一回地端起杯子喝酒。这么一来，仓持回到乡下自然不会早了，在母亲面前，只好以遇见了仙台的老同学什么的来蒙混。经过两三个月的交往后，银子感到寂寞时，就会拜托擅长文墨的姐妹代笔写信去。仓持进城的次数，也就越来越频繁。他家里，从早到晚照料杂务的忠实家丁随时注意着外来的邮件，遇有女子笔迹的来信时，便会瞒过老太太，偷偷儿收下来，亲手交给少爷。

仓持往往刚在城里和银子会了面，回到家中，便会马上写信去，说什么因为母亲太相信他，反而没机会能吐露心愿，真正伤透脑筋等等，或倾诉一下刚才面对面时未能说出口的当时的酸甜情境，或把一天里的大小家事报告一番。情词是那么的恳挚，银子看后，总是脸庞热呼呼，直感到一个男性一往情深的热力，沁入心肺。

“我到那老地方去，你马上来吧，别打扮了。”

仓持走后，银子整一下头脸，叮嘱僮儿看好家，就出门了。那是一家座落日和山麓、靠近河边的餐馆。沿着海滨坐车去，只有里把路。这时节，北望海天，紫霞缥缈；回首山上，樱蕾初闹。要是攀登山顶，则有茶店可供小憩，向店里买些青艾糕下茶，其味无穷。银子曾经跟朋友们踩着山路上的残雪和雪下嫩草，到过山顶。到了夜间，海上渔火点点，明灭无定。

银子到得较晚，拾梯上楼，女侍正在把酒肴端上来。不知哪个房间已经弹响了三弦。但似乎白天长了，海上的天色，还没全黑哩。

仓持的表情有点紧张。四五天以前，曾在这儿对银子提起结

婚的话，两人一同呆了两晚。银子曾随口附和了他，不过那是酒后之言，当时的心情象是做梦一样。今晚，他又提起这话了。说要找机会让她跟母亲见见面，希望她预先准备一下。同时，他从袖兜里掏出一个金指环，套到银子的手指上。

这个金指环是早年父亲赠给母亲的新婚纪念戒，纯金座子当中嵌着一颗大珍珠，周围镶着九颗小珍珠，是按仓持家的家徽式样定制的，意味着赠者的父亲对母亲的爱情是何等深笃，现在这位少爷居然偷来赠给自己的情人，怎么不使对方感到受宠若惊啊！

“这能行吗？”

“我因为不把你看成生意上人，所以才把这个赠送给你，请收下吧。”

“唔，谢谢了。”

七

五月里樱花怒放，桃李争妍；嫩叶枝头，青草丛里，散发出令人打噎的气息。怕冷的银子，到了这季节，不由得感到浑身舒畅，欢欣得什么似的。可是，瞧呀，那象幻影似的银鸥飞过暗澹的洋面，是何等的悲凉啊！还有那内河航船的汽笛声，火车的汽笛声，断断续续地在旅途的上空回荡，让睡梦初醒的人听来，又是何等的凄怆啊！送仓持上车站，看到那上行火车时，心里的难受，更不用说了。但因为她是在东京的贫寒人家长大的，对于大自然的变化，并不象乡村女郎那样多愁善感，只不过呆在这样举目无亲的异乡，一种身世飘零之感却象穿壁的冷风时时袭向她的心坎，有时觉得索性飞遁到别的什么地方去更好些。但是又想，

既然好容易地来了，那末，就象唱戏似地唱上一出再说。顺着命运所指示的方向，尽自己的能耐干去吧。仓持赠送的戒指只好暂时收下，用纸包好悄悄地藏在镜台的抽斗里。从那以后，两人的关系自然更加亲密了。仓持常常连续四天五天呆在城里，乐而忘返。分寿寿之家的老板娘，甚至有些后悔起来，当初不该太热心地为他们拉拢，因而开始对银子多少采取牵制的态度。渡律师为猪野的案子是多么卖力啊，如果让他的侄子这样发展下去，能有颜面对得起他吗！再说，银子来这儿还不满一年，要是眼看人家把她独占了去，尽管她的押银可以分文无损地收回，但对馆里今后的营业来说，难道不是太可惜吗！于是，老板娘常常故意要银子多去应接其他客人的堂差；银子正在一心向着仓持，这就等于在她头上大泼冷水。银子虽说要“尽自己的能耐干”，其实她对仓持倒并不看成榨取的对象，平时除按老板娘规定的数目以外，从不向他多要分文。不是吗，要找一个比较可取的未婚男子，真是可遇不可求呵。千叶时期的美梦既已破灭①，现在可再不能失之交臂了！她是多么率真啊。

仓持说过：“我打算先在什么地方给您找一所屋子，只要我常常去那儿，母亲一定会承认我们。周围的亲友们也会慢慢知道您。那样一来，他们一定说，少爷这么经常不呆在家里，毕竟不是办法，干脆把那人儿接进家来吧。那时，我就可以顺手地向他们疏通了。”

银子明知他是仓持家传宗接代的命根子，是老母亲唯一的依靠，他说的话，搞得好是不一定不能成为事实的。但银子也有所计较，当时她回答：“您是打算让我做小的？”

---

① 指跟栗栖的关系。

“不，并非这个意思。这是正式成婚的一个过程。”

“您府上财产多少，门第高低，我都不在乎，我可就是不愿意做小的！您让我那么住在外面，一定是打算另外跟哪位千金小姐配亲吧。一定是这样。即使您不这样打算，结果也一定是这样。我不要！”

“你不相信我吗？”仓持搔搔头皮。谈话到此中止了。

银子虽然阅历不深，但对这个身份问题却不马虎。就是老板娘也曾经暗示她：这一点可得慎重考虑。由于她出身的环境，使她从小没有那优闲和机会在脑子里植下复杂的阶级差别感，她对荣华富贵并不多大眼红，然而相反的，对自己也从不自卑。在她看来，暴发户挥金如土，那手指上戴的几克拉大钻戒，未必比玻璃珠子更光亮。

然而，银子对仓持的要求竖思横想，拿不定主意。一天，提起笔来，用她那圆团团的字体，给妈妈写了信去，要妈为她这门亲事去算算命看。再说，长女出嫁转籍，是要征得父亲的同意后依法去地方办理手续的。正可借这回的信探探阿爹有何表示。

她到I市以来，按月接济家用二三十元，从未间断。她跟仓持谈起这件事时，仓持说：“何必这样呆板地按月寄呢？按你爹的年纪还能干活嘛。偶而停个把月不行吗？你来这儿时，把押银全给做了资本，也算充分尽了做儿女的义务。”

银子觉得也有理，就把那回准备要寄的汇款保留下来，决定拖延两个月再说。可是母亲的复信来了，照旧催促寄钱去。至于婚事方面，算命先生说，好是好极了，对方本人也挺有诚意，美中不足的是，可能会发生阻梗，难以成全。

银子看信后异常沮丧，仿佛从半空中掉到了地上；但对于算命先生的话并不全信。

八

八月中旬，仓持陪同患神经痛老毛病的母亲到老远的青森[1]温泉去疗养。银子也在这期间为了动一些小手术，住进了产妇科医院。她在千叶时期搞僵了关系的栗栖，正好在大约两个月前来在本市担任公立医院的妇科主任，这是她在一次宴会中相遇时早就知道的。但她这回宁可到分寿寿之家的特约私人医院去住院。

那次和栗栖相遇，是在近山处的某菜馆里。那时她应差接待一场宴会，同时应接一个小堂差。小堂差的东道是熟客，松鱼罐头厂老板和银行的贷款科主任，他们要谈些生意，叫了两三个姑娘到场轮着送送菜，敬敬酒，并不费事。在这送菜敬酒的当儿，忽见穿廊对面大厅里的电灯豁地开亮了。那边赴宴的客人在陆续到来，跟着传来一阵阵欢笑声，和棋子的得得声。银子走过穿廊时，只听谈笑声中，有一个人的声音好耳熟，是谁呢？不，这是错觉吧，他不会到这地方来的。

那是三十铺席的大厅，宾主共十五六人。在配置膳盘，排定座次的时候，银子也被餐馆的女侍叫到大厅上去了。她接过女侍端来的酒瓶，朝正面壁龛[2]前走去，走到坐在龛柱前的当地某老牌艺妓馆大姐下手第二三人处，开始从一个四十岁上下的面熟男客敬酒时，抬头朝首座上的贵宾一看，啊哟！没想到正是他——栗栖！别来没多久，额上的头发已有些儿秃，脸色也黑了

① 在本州东北端。

② 背向壁龛之座为首席。

些，人倒胖了。在四目相接的瞬间，银子立即避开视线，栗栖也悄悄地低下头去，拿酒杯。

对银子这种身份的人来说，所谓恋爱，本不过是某一霎那间的事，一分手，也便告终，决不会再想起，也不会再去想，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回事。她来这地方以后，跟栗栖的那一场爱情波澜，自然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只不过，那次的事情是由于自己过分逞强才告吹的，事后不能不留下些懊恼的余波。到现在，连这余波也已经逐渐被淹没在乡愁里，不觉得什么了。只是跟周围的姐妹们呆在一起时，还会感觉到心底里仿佛沉淀着一小粒硬东西，连自己也不懂得是什么缘故。

姐儿呀，丢掉三弦吧！
春燕巢居人檐下，
银鸥翅展海空中！
咿嗳唷，嗳咿唷。

本地的艺妓们喜欢唱这种《姐儿调》，银子可不喜欢唱，它光会使外地来的姑娘增添悲哀。

银子是没有理由回避栗栖的。在姑娘们唱完曲子后，人们酒也喝得差不多了，场子也有些另乱起来。这时，栗栖招呼银子来到跟前，自己干了杯，说："好久不见了。"同时把空杯伸向银子，银子给斟上酒。他又说："想不到你会来这样的地方。"

"我也想不到栗兄会来这样的地方咧。"

"什么时候来的？"

"本年正月。"

银子在千叶时期本很憔悴，现在看来倒比较丰润，很象一个

成年女子了。

大伙发现他俩的关系不简单，便哗闹起来。银子逃到银行家那边的宴席去。可是大厅里还在不断地喊她，女侍也来请她，她可不肯再去，故意躲在这边儿顾自砰砰蓬蓬地使劲弹三弦。

这次会面以后，听说栗栖曾经叫她的堂差，不巧她已经先应仓持的约出去了，没能相见。她住进医院后，栗栖闻讯来看她，她故意表现得很淡漠，因为怕引起人家的物议。

“要住院，为什么不对我说呢，竟住到这样的医院来？”栗栖说。

银子的病室经常很热闹，有分馆的姐妹们和老馆的养女们轮番来看望她，不消说，这些姑娘一半是为了贪玩。她们来时总是带些听头水果、盒子蛋糕什么的来送病人。河州上开罐头厂的那野小开，还有半为好玩在街上开有照相馆的近山地主大少爷，也都不出三天要来探望她一次。这个开照相馆的白脸蛋少爷——用本地话称呼叫做“大少”，是银子初来时就开始相识的客人。他当然不能跟仓持相比，但对银子说来，如果单从堂差金的收入着眼，倒也算是一个好主顾。他并且为讨好老板娘和雏妓们，每次来馆，从不忘记带些礼物来。他对银子很驯顺，经常成双地在附近一带的餐馆进出。

九

一天午后，银子和护士小谷在谈小谷的恋爱问题。小谷一边同现在仙台兵营里的同村中学的毕业生通信，一边又和院长的侄子、本年放暑假回家来的工科学生发生了新的恋爱关系，因此搞得很烦恼。她把仙台寄来的信一封封给银子看，同时也把

院长侄子跟她相见时的言谈举止详细告诉她。

“看来，院长侄子对你很有吸引力；一方面，那个青年同乡又很有诚意，是吗？”

这时，有人轻轻地叩门，进来的是老馆的养女、艺名“寿寿千代”的爱子，跟着出现在门口的，是一个不相识的男子。

“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曾说起的我的泷川。”爱子说罢，招呼未婚夫走进屋来。他是采珍珠的海船上的海员。

“这位就是你挺喜欢的银子姑娘。”

“啊，是的。咱们是头一次见面。我竟是这么一个海盗似的老粗哪。”

他头发乱蓬蓬，紫铜色的皮肤，是经受南洋烈日曝晒的结果吧。翻领衬衫外面罩一件沉甸甸的麻布上衣，那魁梧的体格，做一个海上工人确实再合适不过。但一双不大的眸子，却流露出爱娇和素朴的色调。同时，许是冒险家的特征吧：显得用心深而神经常常很紧张。

银子听到爱子说什么“你挺喜欢的……”，有点莫明其妙。原来这泷川最近在游览白罗群岛期间，收到爱子寄去的照片，照片上银子站在爱子和她的姐妹们当中，她那雕像般纯净的白脸蛋，同长得并不漂亮的爱子相形之下，分外显得耀眼，大概就是这不由得感动了飘泊异乡的泷川吧，所以爱子说了那样的话。

“出海是采珍珠去？”

“是的。也采玳瑁。这回什么也没带回来……不过，好东西大都在航程中就卖给英美人了。”

“到过多远？”

“很远，委任统治领的特尼亚，雅浦、帛琉，塞班不消说；还常常到赤道下的大洋岛附近，直到澳洲一带。当然，这是冒险的营

生，运气不好就会吃大亏。有时上什么荒岛取水，稍不留神，便会被土人干掉。”

他们大都从小笠原父岛出航，经过硫黄岛南下，归航时则从菲律宾绕过台湾回到九州。泷川已经出过几次海，对南洋群岛的风土民情，物产分布具有相当的知识。往返途中，停泊在南洋厅① 所在地的帛琉岛时，曾受到政府人员的欢迎，也接受过富有岛民的招待，吃过土人特有的饭菜。

“还有，说到那边的冰淇淋，真是好吃！如果能拿来，真想让你们也尝尝。我这回去了东京，那样的冰淇淋，哪儿也吃不到。”

“那样好吃吗？倒想吃吃看。”

“怎么样，下回一同去看看吧？从横滨出发，只需两个星期就行。”

“倒想去去看。”

泷川是爱子的养父，即寿寿之家老馆的主人（他兼营航船栈生意）的外甥，是本地许多海员中的一个。他中学毕业时就向往南洋，因投考海军学校没录取，才去参加这民间组织的海员团体，但不打算长久从事这种冒险事业，只想从现在二十六岁开始，干它十几年，积蓄些钱回到陆上，再决定一生要走的方向。

正谈得起劲的当儿，罐头厂的野小开，今天又来了。他看到靠近墙壁的地席上，盘坐着这个抽雪茄烟的汉子态度有点旁若无人，便迟疑不决地站在房门口不进来。其实，他对银子并没有什么一定的目的，至多只是喜欢她，就常去分寿寿之家玩，邀她到附近的锅饭馆吃吃饭，独自傻笑笑，如此而已。

他厂里交给东京“国府”公司的货色里，常有部分次货被剔

---

① 日本当年管理托管南洋各岛的殖民机构。

退出来，回收后就转批给近郊二三流商店代销，所以不时要去东京。最近一次去，他顺便拿了几听作为礼物，往锦丝沟银子的母家去访问，进劝银子的父亲说："开爿听头店试试怎么样？至于货色，那是要多少都可以给您送来的。"

十

大约两星期后的一个早晨，银子因为头皮发痒，正坐在病床上打散头发，肩头披着毛巾，由护士替她篦头屑。照相馆的浦上进来了。季节已近八月底，不时下着骤雨，早晚的海风吹来，已经很有些凉意。银子不由得遐想着东京的天空。

浦上身段瘦长，嘴唇松弛得没一点劲儿，笑起来上齿龈露在外面，看去怪肮脏的。银子不挺喜欢他，他越讨好她越感到厌烦。在进医院时，她为了自尊心，没对他透露是来动手术的，只说害的肋膜炎，因在馆里不方便，才住到这儿来静养的。最近他已好些天没来看她，银子正在猜想，也许他已相信她的话，所以不敢来接近了。那末，今天又为什么来了呢，这才奇了！但她故意做得若无其事。

"已经能起来了？"浦上从左颊到头顶扎着大片绷带，左手手背和腕部也一样。

"大少，您怎么啦？"

"吃了大亏哪，在高野山……"

"上高野山啦？"

"正是。是从高野山的崖壁摔下来受的伤。你瞧，连膝盖骨也别坏了，请人推拿了一星期才能走动。"

"啊，为什么上……"

“高野山上长着治肺病的特效药草。我家上代，直到祖父为止，历代都依照祖传秘方，亲自上山采那药草来调制后，分送病家服用的。我十四五岁时还见过这种草，但据说现在已经大致采尽，非入深山很难找到了。我为了您寿寿姑娘，上山去找，见是见到了，远远望去确实没错，可是长在阴湿的谷缝里，不容易采到手。我在岩壁上爬着爬着，不料脚一滑，就骨碌碌地一直滚进了深深的山窟里……”

“嘿，原来如此。我说大少为什么好些天没见了……”

“后来我去请教山上的和尚，也说确实是那草。因此，又化了一天功夫去采，化工夫倒没关系，不料第二天爬上山崖，脚没站稳，竟又吃了大亏，掉了下来。然而，事情是成功了。”

浦上说过，就从纸包里拿出两个小药听放在银子床上，听上贴着“三共”药厂的标记，又对她说明了服法。

“何必那样费事！太对不起了。”

“好说。不为您，我也本想去找找看。现在只要对寿寿姑娘有效，我的心愿就算满足了。”

银子的头发篦过后，由小谷给在头顶上盘一个小圆髻，觉得轻快多了；可不知怎的，胸口感到有些刺痒。她拿杂志放在膝盖上翻着。小谷则把梳落在报纸上的头屑和头发集起来，拿出去丢掉。

“不过，您比我想象的好得多了。”

“嗳，比以前好得多。”

“好是好，但这个药，请相信我，一定要吃。我倒是特地拿到东京委托药厂泡制来的。”

“以后吃吧。既然是这样的好药，我想分一些给东京的妹子。听说她近来病在家里，没做事哩。”

浦上没作答，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可是，您可否离开馆子不干呢？因为干这一行，熬夜呀，喝酒呀，对身体只会有坏处。"

"……"

"我自己也正在想，要干这照相行业，索性上东京去，化些本钱找个好地点，开上一爿试试。如果决定这样办，我又打算先跟父亲商量一下，付清您的押银，请您答应和我结婚，不知您的意见如何？"

"是吗？我可不曾那么想过……"

"毕竟是因为有仓持的缘故吧？"浦上叹口气，接着，又独语似地说：

"但是，那边有一个不容易对付的渡叔叔呵。"

"没关系，管那些！"银子脸上现出不耐烦。

十一

猪野老板的欺诈案，由高等法院提到大理院，到十月底，经裁决维持第二审原判。猪野夫妇收到宣判的电报时，才真正感到沮丧得没办法。其实按他犯的罪，判处那么几年徒刑，也算得便宜了。这还是幸亏有渡律师的斡旋，请出五位有权威的律师出庭辩护的结果。不过，猪野早已作好周密的安排，扣除判决前的羁押日期，再坐一年多牢，出狱后即使单靠那贪墨所得的巨款，仍可舒舒服服地度过一生。坐牢是早在打算中的。不过，尽管刑期不到两年，离开阿竹，倒有些舍不得。

阿竹被他赎身出来自营艺妓馆，并收进两个姑娘应差，是为了要反证他并无隐匿现款的事情。三年前，猪野在本市清静的

住宅区盖有一座新宅子。他和仙台某有钱的妓院老板的女儿结婚已历好些年月，却又跟寿寿之家的这位竹姑娘结下不解缘。那知不久，欺诈案发，当他被羁押期间，那结发原配竟乘机跟米行的二账柜卷款私奔了……不过这一对野情人后来结果也不美满，现在那女的竟落得只能跟老母及佣人一起过着暗淡的日子。猪野跟律师商谈案子上的什么重要问题时，场所总在那座新造的宅子里，而且总是叫阿竹来侍应。至于平时，他和阿竹经常上松岛呀金华山呀去游玩，或者上饭馆吃喝取乐，或者在家里借酒浇愁。但也常常为了阿竹当艺妓时代的熟客的某些事大发醋劲，闹得天翻地覆，吓得银子目瞪口呆，不知怎的才好；到末了，大抵由老馆的老板娘赶来排解，才算完事。

奇怪的是，猪野没有把吞没的近二十万米款吐出来，而以坐狱的办法作抵当，这种巧妙的手段，竟大大博得当地人的赞赏，认为他真是铃办所不能比拟的聪明人。人们简直把犯罪问题和银钱的盘算混为一谈了。当然，这里面也含有对受害者的迂腐疏阔加以讥讽的意味。总之，人们对待胜利者和失败者的心理反应是异常微妙的。

判刑只管判刑，可是天时渐冷，猪野患有神经衰弱失眠症，所谓钱能通神，又有大律师替他走门路，结果获得了缓刑处分，暂准在家静养，延期明春执行。事有凑巧的是，这时本市的邮政局长也因亏空公款，受到法律的制裁，报纸社会栏上登得异常热闹。这个小小城市居然临到了多事之秋！

此外，仓持方面也出了事。一天，他提着饱鼓鼓的皮包，不知里面放些什么，坐着顺水船进城来了，好象要去哪儿旅行似的。

照例由那饭馆的女侍赶来分寿寿之家找银子："寿寿龙姑娘

在吗？”

正在镜台前调弄头发的银子回过头来。

“仓持少爷来啦，请马上去吧！”

银子打点完毕后赶去，只见仓持身穿浅色西服，神色紧张，身子靠在红漆精髹的大桌子边坐着。再一看，壁龛里放着一个皮包。秋日的斜辉，淡淡地染黄了屋内的地席。后街里，卖糖的鼓声咚咚地响。

“怎么的，去旅行？”银子问。

仓持含笑回答说：“不，不是的。家里的情形有些异样，我把自己名下的股票全拿出来了。”

“噢，为什么？”

“看来母亲有些发觉了，在防备我。最近我曾打算把山场卖掉一些，去问一个族里人是否要买，回说不要。我又托他介绍别人，也被回绝了，说，一下子怎能找到买主，还是别卖掉好。从他的口气里听来，好象渡叔叔已经先发制人，布下了警戒网。”

“因此，就把股票拿出来啦？”

“叔叔是个口蜜腹剑的人，我母亲的耳骨又软，谁知道他会干出什么名堂？我暂时把这放在您那儿，请拿回去给设法保管一下。”

“我没有存放这种东西的地方。看来，事情大概首先由于馆里人同您叔叔太熟悉，说起您近来钱花得太多了，也没一定。”

“那是不会的。我没亏待他们，每半季一次的钱，从没少给过。”

“尽管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把这种东西拿出来，总不是办法嘛。”

十二

仓持拎起仍然藏着股票的皮包回家后，过了三四天，银子又仓卒地被饭馆里叫去了。一进屋，女侍来到楼梯口，悄悄地竖起大拇指说："仓持老太太有话和您面谈，此刻等在楼上。"原来，仓持尽管把股票拿出来，这股票也跟没能卖掉的山场一样，早已预先被叔叔撒下禁网，卖是卖不掉的，搞得不好，叔叔还可能因此召开亲族会议剥夺侄子对遗产的处理权，这倒恰好无形中掉进了叔叔所巴望设置的陷阱！所以是万万妄动不得的。幸亏饭馆老板娘有见识，私下忠告了他，他才改变主意，立即把股票放回原银箱。但是母亲得知儿子近来的行径，感到十分着急，便连忙赶进城来，要把问题好好处理一下。

这条花街上有一爿兼卖文具的烟纸店，带便替艺妓馆办些对外连络的事务，店主老夫妇是仓持家过去的手下人，仓持母亲这回进城来，是先向他们查明儿子情人的姓名品貌以及两人聚晤的场所等等，然后才到这儿找银子的。

银子感到很突然。她只听说仓持母亲是仙台女校出身，娘家的门第跟仓持家不相上下，那末，准是一位很有教养的老太太。现在见面看看，果然不错，态度和蔼，谈吐不俗，处处能为他人设想。不过看来门阀观念很重，象我银子这种身份的人，是休想高攀的！

母亲把带来的绸包裹解开，从桐木制的盒子里取出一卷大约四五尺长的家系图，把它展开在桌上让银子看，一面谆谆地详加说明：仓持家的上祖是平家遗党，卜居本地历经数百年，血统绵连不绝，至今已延续数十世代，素有宫城望族之称。然后又

说到她自己早岁丧夫，单枪匹马地抵御着宗族内外的欺凌，一手把孤儿抚育成人，以至于今。半生辛劳，真可说得是一部血泪史，但这一切，都无非是为了希望无辱于门楣。

银子见这老太太一开头就没一点瞧不起人的样子，尽管自己是艺妓，在她心目中，倒把我当作儿子的情人看待；因此，她的话虽然长些，听来多少有点罗嗦，但还是静静地听下去。

“这么说来，老太太真太劳苦了。”

“我的话说多了，使你感到不耐烦吧。是的，正象刚才所说，我总希望这孩子不让人家在背后指指点点；万一，人们说我做母亲的没家教，宠坏了孩子，我就对不起祖宗。我决不说你和真吾① 的事不好。真吾虽然由于家庭的种种原因，没受过高等教育，但象他那样的人，谅必也不是傻蛋。您也一样，一见面就知道不是那种低三下四的姑娘，旁人也都说不差。说到地方上的商人，把艺妓接进家里的也并非没有，我原来也想这样办，可是，正象刚才所说，我们族里人多嘴杂，即使把您接进家来，您也受不住那委屈。我们那儿里里外外的情况，哪一点我不清楚？那样做，对您的将来决不会幸福。如果你们凭年轻气盛，轻率地一唱一随，准备接进家里，那末，结果一定会是很糟糕的。所以，唯有这一点，希望别作此想。但同时，我也不想太扫你们的兴：如果您同意，我打算去把您的押银还清，同时在外面租一处小房子让您住着，虽然不如意些，我当按月接济你。”

“依然是那么回事！”银子暗暗地想。接着又思量着：“可也不必断然回绝她。”她低头无语。

“真吾虽没详细谈起，听说您是长女吧？”

---

① 仓持是姓，真吾是名。

"是的。"

"这就更不用说了：既然都是当长，都是传宗接代的身子，即使你要出嫁，父母也不会答应吧。"

银子倒没想得这样周到。不过，想起过去在千叶同栗栖厮混的那会儿，倒听说过，如果由一个妹妹招赘，长女是可以出嫁，卸除承继的义务的。当时自己也的确有过这样的念头，可现在却没去想它，根本谈不到这些了。不是吗？仓持虽然打破旧的阶级观念，跟我订下山盟海誓，但那是凭他一时的兴头，未必靠得住的——她不禁黯然神伤起来。

"老太太说的话，我全都懂了。多亏您老人家好心相待，让我好好地考虑一下吧。"

银子简单地作了答复，才把老太太送出门。

十三

银子送走老太太后，向账房上打了招呼，正想回去的当儿，忽见老板娘和女侍咯咯咯地望着她笑，好象在取笑她，使她不由得脸儿刷地红了起来。

再一看，账台后面暗黝黝的老板娘房里，仓持从地席上坐了起来，在咳嗽，好象早就躺在那儿的。

"怎么你在这儿，什么时候来的？"银子说过，在账房的地席上一坐，显出没精打采的样子。

"谈了这么老半天，谈些什么呀？"

"唔，没有什么……以后谈吧。"

银子的回答很轻松，但想到老太太的一席话语气虽然柔和，骨子里却含意锋利，当时随便听过不觉得，现在咀嚼一下，才知

道那主要意思，分明是在警告她："你和我儿子的身份太不相称啊！"可是，话又得说回来，老太太不也提到我的家籍问题吗；而且初次见面就能那样推诚相待，能说对我没一点好感吗？……总之，事情不能光从坏处想，不然，就要犯偏见了。

仓持觉得肚子饿了，叫了酒和菜来，在刚才母亲坐过的房里嚼着气仙沼① 鲜乌贼下酒。银子也勉强地陪着喝。据仓持说，他母亲极少来城，这回是乘他上乡公所的当儿赶进城来的。他一听说，便感触到事情不妙，立刻也赶了来，一问，事情果然不出所料；并且猜想母亲来这儿之前，大半会先去烟纸店打听一番的。

"母亲说了些什么？"

"是呀，还不是说些你们门第高贵，血统纯正，象我这码人不可能踏进府上大门，等等！"

"是这样明白地说了？"

"又说，接进门是不行的，如果在外面什么地方找间房子住，是可以的。"

"您怎么回答？"

"我当然不说'行呀，请这么办吧！'只回答说，让我考虑考虑。"

"可是，我看没有问题。母亲因我这回拿走股票的事已弄得大惊失色，尽管眼前不能接你进门，她既然同意我们在外面租房子，那样一来，我必常常不在家，她就会感到这仍旧不是办法。所以归根结底，只是时间问题。嗳，母亲对您有什么看法？印象怎么样？"

---

① 产地名。

“这，我怎么知道！”

“那末您对母亲的形象呢？”

“才头一回见面，也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的人，看来可不差。她说，即使让我进您的家门，族里人多嘴杂，反而对我不会幸福。被她这一说，我觉得也有理。对啦，你们这种大人家，果然是这样麻烦吗？”

“您如果把这些都当一回事，那是不管大人家小人家都一样。我家里只有母亲和我两个，并没其他多嘴多舌的人，只要我堂堂正正地没错儿，那末外面谁也不敢说什么。您呆在家里闲着无事，只须插插花，看看爱看的书就行。不过多少得讨母亲的欢心，慢慢可能多少要做点家务事罢了。况且，您不是说很喜欢乡下吗？”

“唔，我喜欢乡下。我的爹娘都在乡下种过田，养过蚕宝宝哩。”

“呆在我家里，种田是没有必要；不过学着养养蚕，织织布，倒也满好。”

在边吃边谈的当中，银子的心情渐渐舒畅了一些，再不那么悲观了，好象眼前又出现了光明。

天黑以后，银子去洗了澡，并依照这儿的习惯回到艺妓馆里才换衣衫。这时老板夫妇正在后面开始晚酌。银子在梳妆的时候，老板娘高声地喊：“寿寿姑娘，你今天跟仓持老太太会了面？”

“会了面。”

“听说老太太回乡之前，上烟纸店去啦。”

“噢？”

“她简直把你捧上了天哩。说你脸上既没厚厚地擦粉，身上的打扮又象良家女子，还说什么艺妓圈子里竟有这么正经的姑

娘吗！”老板娘半带讥讽地说。

十四

人事倥偬，转眼又届岁暮。开了年，银子便交芳龄十九了，同时也将做满一年的合同。想起来，倒松了一口气。

她到I市，这已是第二个冬天，那阴郁的大海，灰色的天空，对她已不再感到惊奇，她已能满不在乎地在严寒的深夜，杂在大群人众里，一步一颠地攀登积雪的真气山，去朝拜元旦的日出。她也能够用当地土话跟大伙谈天说笑，只是发的重音有些不对头，还有，护士小谷和内箱老婆婆这些身边人说的土话，说到一些细微处，硬是无法懂得，只好不懂装懂地唯唯吾吾蒙混过去了事。

小谷的恋爱问题没有什么进展，她只能在现实生活的匆忙中，让日子一天天地流逝。那个学生已经回学校去，不知什么时候起连音讯也断绝了。她的薪水几乎全部都得交给父母，自己要买条衬领、买瓶香粉都很为难。眼看艺妓们日常穿得那样漂亮，羡慕得什么似的；加上自己的模样儿并不差，所以常常萌有改行当艺妓的念头。

“旁人瞧我们很惬意，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哩。我也是为了养活爹娘和妹妹们，才到这老远的外乡来。我月月要往家里寄钱，身体被押身银捆缚着，动弹不得，这才没奈何忍着眼泪，去侍候那些该死的客人的哩！”

银子接受仓持的意见，出院后大约有两个月没给家里寄钱，结果，她爹急忙地赶来了，反使她耗费了更多的钱：供给盘缠呀，购买礼物呀，都是少不得的。不过也有一样好处：她爹这回

津津有味地吃足了海产鲜松鱼和又糯又脆的气仙沼乌贼鱼回东京去，那味道的鲜美，恐怕是他一生也忘不了的了。

这医院是退休的老医生开的，业务并不繁忙，所以做护士的也不怎样辛苦。小谷的寝室，跟院长住家的大屋子相隔有些路。银子不时带些蛋糕什么的来这儿同她边吃边聊天，聊的大半是书本上的事或彼此的私事。小谷也替银子洗些小件衣物。银子因平时亲自上河边，用铅桶取水洗濯，感到很费事，现在有小谷替她代劳，心中十分感激，所以有时包些钱，有时买些衬领或袖口料之类酬谢她。当艺妓的人，吝啬是最犯忌的。况且艺妓们平时应付客人已够忙碌，要做这些洗洗缝缝的活儿，确实也有困难。银子又是从小离开家庭的，来到这遥远的北方，人地生疏，在没认识小谷以前，一些小件衣物，不问新旧，肮脏了便用旧报纸一包，拿到河边丢掉拉倒，这是多么可惜。

内地艺妓馆，对客人身份的高下，大抵不很计较；而且一些跟姑娘们比较亲近的小伙子，在馆里进出，也不象大都会的艺妓馆那样不受欢迎。经常来分寿寿之家的座上客，有照相馆的"大少"，有罐头厂的野小开，以及烟纸店、三弦店和银子她们常去修脸的理发店的小伙子们。本地人的气质，银子还没摸透。他们谈笑风生，表面上似乎还可爱，但从东京生长的银子眼里看来，总觉得他们的性格有些冥顽不灵，脸厚皮糙，个个都很不知趣似的。照相馆"大少"，一厢情愿地把银子当成是自己的瓮中物，罐头厂野小开也死皮赖脸地常来胡缠不清。

"那小子是你的什么唰？"

银子的爹，当夏天来这儿的时候，曾怒气冲冲地这样诘问银子。因为"那小子"每回去东京，总象探亲似地带些听头上锦丝沟去看望他老人家，而且从早晨到中午赖在那儿不走。

“什么也不是，连熟客也说不上哪，偶而同他上锅饭馆吃吃饭罢了。那家伙说，天下没比锅饭更好吃的玩意。此外，因为他每回去东京，总来罗嗦：‘东京家里有什么口信要带吗？’我便托他带些干菜什么的。”

照相馆“大少”特地从高野山采来的草药，银子即时寄给了妹妹服用。这回顺便问父亲，服后有没效果；父亲说，服完两瓶后，病倒好多了。如果有，希望再讨些来。银子向“大少”谈到时，他说：“喔，那玩意儿吗，可能明年我还要去采一回，且待采来给你吧。”可是后来并没下文。

一天，银子和大伙在一起吃中饭，时间已是三点钟光景，门厢后面的走廊上忽然映进来一个人影，银子回头一看，原来是多日不见的仓持。老板娘来不及巴结地说：“啊唷，久违久违。我们正在谈呢，大少爷到底在干什么啊！”

可不知怎的，仓持的脸色却不大开朗，而且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再对他仔细看看，身上披的长毛绒斗篷里面，穿着印有家徽的黑大褂，垂着白色的大大的腰带头子。①

十五

河面开始解冻，大洋尽头，笼罩着薄纱般的紫霭。银子和别家艺妓馆的三四个姑娘随着船栈老板们去盐釜进香。盐釜以供有护佑产妇和战士的菩萨出名，善男信女去那儿祈求护身符的，络绎于途。银子她们的目的，一半却是去观摩当地艺妓们弹唱《哈簸曲》，因为那儿是这个曲子的发祥地。银子游盐釜，这是第一

---

① 一种在比较庄重场合穿着的男式服饰。

次。至于跟盐釜相邻的松岛，她曾经跟老板夫妇去玩过，客人也邀她去过了。和客人去的那次，把脚炉带进船里取暖，喝喝酒，划划船，好不有趣；船在各小岛间穿梭，海水碧绿，清澈见底，可深得吓人。据说最近曾有一对情人在那儿投水自尽。银子这回去盐釜，是因某次堂差里有个盐釜的姑娘听人提起《哈篏曲》而引起怀乡之情，便逼着客人做东道带同她们一起去玩的。

盐釜道上白菊香，
借问离人可无恙？

这曲子的唱词稚拙而俏皮，但是本地人唱起来，无论咬字和运腔，都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其美妙动听，在外地即使名歌手也未必能行呢。

一行人午后出发，到那儿玩了一天，次日中午过后回到I市。不料当天的本地小报上，用大版面登载着仓持举行婚礼的新闻。可怜的是，银子直到傍晚还蒙在鼓里。

她把从盐釜带回的土产送给后屋的老板娘，老板娘问她盐釜好玩不好玩，她答说，因为天下雨，玩得没啥意思。又说，那儿的神庙倒意外的出色，穿过大牌坊①，两边一连开设有六家妓楼。究竟是游览胜地，景物比I市风雅得多了。随后，她去澡堂子洗澡，恰巧老馆的爱子姑娘也在那儿，两人平日是很投机的，爱子自然一见面便谈到报上的事了……

“没看过今天的报纸？”

“没有。我刚从盐釜回来呀。”

---

① 日本神庙前多立大牌坊。

两人在浴池外用肥皂擦身。

"报上登得好热闹呵！"

"是吗？一点也不知道。"银子随口回答。可有些半信半疑，以为是人家哄骗她也未可知。

"那末，是我不好，不该太心急地告诉您。"

是上个月吧，仓持穿着印有家徽的礼服突然来到分寿寿之家，说是刚从宴会上回来，可是重新又和银子一同喝酒吃饭，而且神情忧郁，绝口不谈两人的未来——以前是一见面便要谈的——使当时的银子摸不着头脑。大约逗留了两小时后，仓持说："改日再来，今天还有些事……"说过便走了。现在回想起来，谅必那次正是去相了亲来的。她细细追忆他当时的言谈举止……

"这样看来，事情果然是真的吗！"

她想到自己又做了一次傻瓜，前途一片黑暗，甚至忘了自己的手是在洗澡。爱子没再多说什么，先一步归去了。

银子洗完澡回到馆里，暗下到处寻找报纸，始终没能找到。难道老板娘故意把它收藏了？她赌气似地连问也不高兴问，拿着从盐釜带回的糕点盒子上小谷那儿去了。

晚上，银子在同仓持常去的饭馆里接待两个堂差，正在两处应酬的当儿，连那女侍也对她谈到了这事情。可见，全市人人都早知道了，不知道的，只有她本人。即便从客人们的眼色里也看得出来，看来也分明在嘲弄她！

不管怎样，报纸总得看一看。归途中，她先到转角上那烟纸店买包"朝日"①，顺便问店里有没有今天的报纸。

---

① 纸烟的牌子。

"今天的报纸吗?"

四十岁上下的店主,一边笑嘻嘻地回答说,一边进到屋里拿出报纸,并且告诉她:新娘子的娘家比仓持家还要有钱得多,是大名鼎鼎的高利贷者。婚礼是在仙台的神宫举行的,时间正好是银子在遨游盐釜的当儿,行过婚礼之后,还在宫古川大张了喜宴。

十六

这天,银子直到半夜还没回分寿寿之家,老板娘不免着急起来,带着内箱老婆婆和馆里的车夫上河边去寻找。一只驳船停靠在浮码头边上,银子正蹲在那船头的机器旁边发呆。深夜的河风吹在身上很寒冷。河洲在近河口处把流水一分为两。洲上人家灯火荧荧,水面反映着夜空的微光,轮船公司的一些仓库,象僵冷的魔影并排矗立在岸上。

银子本来不爱喝酒,可是不知怎的,一年来酒量越来越大了;这晚上,更因为在绝望的心情下,纵情多喝了几杯,从酒场上出来时,已经很有几分醉意,脚步摇晃,目光昏花;等到在烟纸店看过报纸以后,更象脑门上被人用锤子猛击了一下,剧痛难当。唉,还有什么面目回馆里啊!她懵懵懂懂地信步向前走,约莫走了半里路,来到了河边。

"傻瓜不死无药医!"

站在码头上的当儿,再向前一步,便是那唯一的"药"!彷徨复彷徨,总算没有那样做。她小时玩恶作剧,被粗暴的爸爸训斥着,追赶着,自己边哭边逃地逃进附近的木板堆栈里躲藏起来,躲着躲着,竟甜甜地打起盹来了,连天黑了也不知道。银子目下

的心情，渐渐地显得否极泰来，正和那时有些相似；想起出发来I市时，荐头店老板说过这样的话：

“呆得不耐烦时，可以随时通知我，我当马上来接你。芳町的大姐也在等你。”

银子从船头站了起来，被老板娘发现了。

“半夜三更呆在这样的地方干么呀？快快上来！”

银子攀着车夫的手爬上浮码头，又被两人拥着到了岸上。

“打电话问新潮楼，说是两个钟头前就走了。一看时间，已是半夜一点钟，不知道你究竟还在哪儿打转哪！急得我们团团转，到处寻找，万万想不到竟在这样的地方！难道你想做那种糊涂事？”

“不是的。因为多喝了几杯，觉得难受，就来河上吹吹风罢了。”

银子回答得很利落。回到馆里，她马上去睡了。可是，报纸上的文字还不停地在脑海里盘旋。又想起仓持对她指天发誓说的“等待时机”一类话。又想起那次坐的火车开过小后田时，眺望车外蓊郁的树林，树林里有几栋围着白粉墙的大屋子和库房——现在知道，原来那就是他的丈母家。对呀，不是那样的大门庭怎么能跟仓持家配亲呢！

几天之后，银子下定决心离开I市，给家里写了信去。好不容易才熟悉起来的小城市，现在眼睛所见，耳朵所闻，竟没有一样是令人感到愉快的。她一心一意巴望着，快快有人从东京来接她。

照相馆“大少”又来了，她为打破胸中的闷气，要他请她上馆子吃饭，并借此赚得最后一次的堂差金。“大少”暗下思量，仓持既然结了婚，幸运显然已一百八十度地转移到自己身上，时机毕

竟到来了。银子这天穿着大岛绸的便服，他先要她站在饭店院子的松荫下，给用慢镜头拍了照；然后一同上楼喝酒。他平素不会喝酒，可是今天，却一本正经地依照三三九度① 的礼节，干了一杯又一杯。

“喝是这么喝，我可不能做你的太太呵。”

“没关系，我慢慢地等时机吧。”

银子倒也想过，在这城镇，也许象他这样的对手，已属不可多得，正象他所说的，时机也许已经被等到了，但是，跟他一见面，不知怎的，总是引不起好感，甚至只会令人叫“受不了”哩。

发信到东京的第四天，中午过后，东京来了人，这就是芳町那艺妓馆的女老板，有一位“借照牌”的年长姑娘陪她同来，她们在新潮楼约会银子，征求银子进她那儿当姑娘。因为这老板娘只见过雏妓时代的银子，后来银子一直在各地跑码头，不知道现在又是什么样儿了，所以特地亲自来看、来谈。

老板娘叫些啤酒什么的来待客。说这回是去松岛旅行带便来看看的，问银子押身银还剩多少没还清，另外又需用多少款子，又问问这儿的风俗习惯等等。又要银子弹了一阵三弦。

“在东京，那是不可能这么轻松自在；要是受得住这一点委屈，那末请……”

十七

银子是自动要转馆的。不过艺妓馆同行间互相挖姑娘的事，是哪儿都一样，不足为奇。只要看来稍为有出息的姑娘，便会被

① 新郎新娘交杯，用三个盏子，轮番各饮九盏。

荐头行的老板暗下喊到茶馆里，用花言巧语来唆诱，必要时还不惜自己花老本，施用苦肉计，挖她到别的馆里去。至于这回有人从东京来挖银子，分寿寿之家是根本睡在鼓里。直到两天后，按照姑娘退馆应由亲属来接的惯例，银子父亲和浅草荐头行老板突然来临，说是本人写信请他们来接的，这才知道银子要转馆，一时使得老板娘惊惶失措。荐头店老板说：

“详细的情况不大清楚，据说是在本地呆得有些不痛快了，本人来信急于要回东京，我才同她父亲乘昨天九点钟的夜车赶来的。”

“哎哟！是这样吗？”

银子这时正在邻居家里玩，老板娘把她叫了回来。刚走进屋，老板娘便说“你来一下”，带她走到后面屋子里：“你要转馆？”

“因为呆得有些没趣了。”

“这也难怪。可是，对我说来，直象半空里一声霹雳哩！如果你爹要用钱，可以商量嘛。要不然，如果觉得身体太辛苦，有意见也可以提出来嘛，有什么不可商量的？大伙好容易才搞熟了，你这样，不太心急吗？”

“对不起，我也说不出别的什么理由。而且爸爸都特地赶来接了。”

荐头店老板为要赶搭下一班上行车，连连地看手表。老板娘只好断了念头，打开账柜，拿出账册来看。

一方偿清押身银，一方退还字据。于是，银子父亲把银子的镜台、三屉柜、木屐和雨伞（都是她自己从东京带来的）等物收集一下，连同柳条包迅捷地捆扎起来，不到四十分钟，父女等三人便坐了洋车直奔火车站而去。老馆和分馆的老板娘和爱子都去送行了，银子却没什么舍不得离开她们似的，但火车一开动，不

知怎的，眼眶里终于感到湿漉漉起来。

"我现在来到了这里。事情想已从报纸上知道了。我在等待时机。"

火车经过小后田时，照例远远望见了那树林里的白墙头大屋子。突然想起两天前仓持在蜜月旅行中从饭坂温泉寄来的那美术明信片上的话，猛然使她胸口感到一阵刺痛。但是，现在毕竟从这伤心的小城镇解脱出来了。无论怎样，这总是可喜的事。

到达锦丝沟，已是夜间十一点钟。离家一年多了，妹妹们多么渴望姐姐的归来啊！但有的妹妹已在楼上睡觉，有的却在店门口张望车子的来到。前年离东京时，最小的妹妹还不会在地席上爬，此刻银子跟着父亲一跨进泥地间，这小妹妹却摇摇摆摆地从货架后面走出来了，抬起黑黝黝的小脸蛋和那混浊的眼珠子望着姐姐，显得很惊奇。

银子把I市老板娘从车窗口扔进来的糕点分给妹妹们吃，自己则和父亲一起吃些茶泡饭和红烧的气仙沼乌贼鱼充饥。这时，母亲问她："为什么突然不喜欢呆在那儿啦？"

"也说不出为什么，只是不喜欢呆下去了。"

"说要跟你结婚的那个人怎么样了？"

"不是那么说说就拉倒了？据说已经娶进一个比他家里还阔得多的小姐哩。"

"是吗。倒底我们的身份不相配嘛。即使他本人要跟您结婚，旁人闲言闲语也受不了呀。我看还是那开照相馆的倒满老实，他也来看过我们，说是有事到东京来的。他跟罐头厂的那一个不一样，品格好，待人接物挺周到；口气里好象对您也有意思，他怎么样了？"

"大少"去东京的事，银子记得好象当时本人曾经说起过，但

又好象这还是第一次听母亲说。

“在啊。”

“要是他，倒挺好。他说了什么吗？”

“说是说了，我可不喜欢那种人。”

“为什么呀？比起大财主，我看还是这样的人好得多。”

“阿银自己不中意，你再喜欢又有什么用呀！”

父亲听得不耐烦起来，把老伴叱喝得哑口无言。

票　　房

一

第二天傍晚，银子上芳町去找那个“春芳”艺妓馆。

从人形町大街走进梅园横胡同没几步，拐弯走完一条通往大门街的小巷，巷口便是春芳馆的所在。据说直到幕府末年，芳原① 和传马町的大牢都坐落在这一带，芳町和大门街就是以此得名。在这地区将近三百家的艺妓馆里，“春芳”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家。屋子狭小得象牢笼一样。楼下的厨房用板壁一隔为二，和面临大门街的木屐铺各半使用。另一间四铺半席的小间和厨房之间的走廊上，装有狭狭的梯子弯向小间后面通到楼上。楼上有六铺席和三铺席的两个房间。楼下木屐铺住着大小三口，加上一个学徒，四个人挤在一起，已够拥挤，再也腾不出空隙可供通融。

“春芳”这个小小艺妓馆原是当地某大亨开设的某大艺妓馆的分号。女老板芳村民子过去在四处流浪，好容易才落脚在这儿开了这个小馆子，可直到最近，因为她捕风捉影，信口开河，闯祸冒犯了母馆，分馆招牌被撤销，就不得不自立门户，改用这“春芳”的新牌号。其人作风华而不实，小小的房子，竟在楼上自己房里和楼下走廊上分装了两只电话。

那期间女老板的一切浮华作风，其根源所在，银子直到现

在自己开设艺妓馆时才有些明白过来。但只听说她最后流落到大阪去了，别无一点消息。说起来当年馆里共有“分”、“全”、“半”②十多个姑娘，女老板月月可从她们身上捞到上万的好处，手段那样厉害，想不到结果不但身无分文余蓄，而且负债累累，竟把馆子卖掉，直象夜奔一样一走了事。象她这样的一生，也真是太惨了。

民子出身浦和③小地主的家庭，少女时代在东京一个很讲究礼法的大公馆里当使女，东家就是当代英杰后藤新平，因见民子聪明伶俐，便叫她在内室听使唤。直到十八岁才把她许配给饲马町某歇业闲居的汉子。此人虽家住饲马街，却是士族身份，又在学校毕过业，因而国家畀与了预备少尉的军籍，置有地皮房产，生活优裕。当时在这一带地区有这样的习惯：本妻无子，可置外室，所出之子作为本妻之子。民子的丈夫就是外室所出。不料两个人结婚后的第三年，日俄战争爆发，少尉出征阵亡。那时民子怀孕已有九个月，噩耗传来，立刻昏厥过去，醒来时竟变成了白痴，抬到脑科医院医治，胎儿在那儿流了产。经过两年多的疗养，神经才逐渐恢复正常。可是，本来生性稳重的她，这时一切性情举止竟判若两人了。

她所最矜持的是，少女时代曾经受到后藤的赏识，所以平时在姑娘们面前，动不动就大谈老东家的日常起居怎样怎样。她后来的浮华习气，恐怕就是在那几年耳濡目染中播下种子的，虽然中经丈夫阵亡，和自己的一场大病，这种子暂时处于隐伏状

① 旧时妓院区。

② “分”以“分号”牌名半独立营业；“全”是直属本馆卖艺无独立性的艺妓；“半”即雏妓，原名“半玉”。

③ 地名。

态，等到病愈以后，随着精神的恢复，便又故态复萌，一心只想找到一个阔对象，借享荣华富贵之乐，于是投身到新桥，踏上了红尘生涯的第一步。

不论搞政治还是搞实业，明治时代的所谓成功者，都和新柳二桥① 的烟花世界有分不开的关系。在从前政党得势的时代不消说了，就是现在，上层社会的交际场中，依然少不了借它来助兴。新柳二桥依然花天酒地，冠盖如云。风气所播，大大助长了下层阶级年轻女子的虚荣心。呼吸过上层社会空气的民子，因丈夫的战死，胎儿的流产，乃至自身的死而复生，结果投身到新桥去，其中的心理演变过程，应是人们所不难理解的。

然而，去新柳二桥的姑娘绝少能赢得美好的前途。当今之世，阶级壁垒越来越森严，要想通过那儿坐花轿，做阔太太，并不是那么简便的事。到头来，有的侥幸嫁给显要充当一名侧室，有的好容易做到一个茶坊酒肆的主妇，就算了不起，一般的大都反而身背重债，陷于无法逃脱的境地。更坏的是，到日暮途穷时出走海外，在那得不到任何法律保障的地方，听任吸血鬼敲骨吸髓，弄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其能生还故土者是绝无仅有。

现在的民子，虽然没有到海外去，却正是新桥之梦一旦幻灭，才不得不开始转入流浪的生涯。

二

民子个儿比较高，体态苗条，后影也还潇洒，可是目细鼻小，嘴子大，脸型长，总之，五官不挺匀称，引不起人们多大好感。歌

① 即新桥、柳桥二游乐区。

艺方面，也是仓卒间学得的，就算多少有了些基础，但厕身在人材济济的新桥，不可能侥幸取胜。结果，顾客既少问津，而负债与日俱增，逼得不得不转换码头，高飞远走，去到北海道的函馆。不久，又从函馆而小樽，而室兰……每到一处，至多呆上一年两年，就站不住足。这样辗辗转转最后到了库页岛，从大泊坐两小时火车到丰原，才算在一家著名的“花屋”艺妓馆安心呆了较久的岁月。但等回到东京，出现在芳町时，已是三十岁的偌大年纪。这时，算是交上了一个年纪不相上下、在米市街有点小名气的汉子，名叫花村。这花村正巧妻子去世，生活孤单，便约她同居，并拿出款子，让她独自开设这么一家春芳馆。

到I市同来看银子的那个姑娘，艺名“春次”，是民子这艺妓馆开业前后加入的“分”姑娘。在创始时期，馆里只有些炭炉、火钵之类的设备。三四年之后，有一个同是米市街的大老板，比花村阔绰，他不贪色而好利，愿意在馆里投资。这样，姑娘的人数才渐渐增加，生财家具也越来越完备。场所虽小，但经民子的装潢布置，外观倒也不坏。外加正好碰上世界大战后的好景气，营业也就蒸蒸日上了。

银子进馆的第一个夜晚，女老板坐在楼房里两只重迭着的花绸垫子上，把她叫去当面告诉她一些本地区的风习以及姑娘挂牌后所要登门打招呼的一些地方和种种规矩。大伙到了就寝时，女老板就在这六铺席房间的内侧，用矮账台当枕头，把瘦削的身体缩在厚厚的金丝锦棉被里睡。外侧跟她并排铺着两副被褥，让四个姑娘蜷缩着身子睡。相邻的三铺席房间，则由六个人分睡三副被褥。楼下大门边的小间，由一个奈良籍的独眼婆婆和养女夏子背脊对背脊地合睡在一副被褥里。

这儿出堂差的地域很广：七成在从福井楼所在的米泽町到

滨町、中州一带，三成在源治店所在的浪花町以及花屋、新屋等几家，至于大观音寺后街，即原来的大阪町上，则只有“百尺”等三四家而已。银子以“晴子”的艺名接客。悬牌的一天，上面这些地方都去打了招呼。这儿“全”姑娘大多以七三拆账的条件订约，银子也不能例外；并规定三弦道具以及日常穿着的内衣便服全由自理。分成既微薄，老板的算盘又刮皮而且糊涂，往往到头来弄得你分文无着，等于白干。有时连零用钱也无着落，只好三元五元的不断向柜上借，每到累欠百元之数，便要以逐月三分的重息给老板出立借据。

这地区新客给的堂差“外彩”，开头大约每次五十至百元。这种外彩，规定全部归馆主所得。假定拥有姑娘十人，统扯约三分之一的堂差有外彩，每人每年出堂差一百次，其中至少三十次可得外彩，那末，每次以最低额五十元计算，主人便可从每人身上捞到一千五百元的收益。伴座金的七成剥削还不在内。

银子悬牌的那天，陪同出去穿门的是“老资格”春次。春次已是二十六七的“中年”妇女，在东京各处的艺妓馆辗转呆过，也去信州试过一时期。最后觉得干这一行，反正在哪里都一样，为了照顾母亲和弟弟的方便，还是回东京的好，结果由一个好心肠的养蚕家资助她回到了东京，并且参加了当时新开张的这个春芳馆。银子已在I市同她见过面，现在有关卖艺上的种种情况就由她一一加以指点。这一天，女老板特地把茄子形的翡翠表坠借给银子佩用，不料竟在上车下车去各处穿门的当儿不慎遗失了。大概这玩意儿价值不低，女老板老是责怪银子太粗心。但是照春次说起来，这位女老板算盘的精明，真是令人咋舌。象两人出门去看银子的那回，说是说请她作陪游松岛，可一回东京，连什么来回火车费饭费都得点滴无漏地各半分摊，简直是个“活

剥皮”！

“这还不算。看她说得多好听：‘独个儿坐火车旅行，路远，怪冷清的，一定陪我去吧。’结果，居然下得辣手派我倒赔一天伴游金，我才着实佩服她哩！”

三

这个艺妓馆的经济情况，如果单从收入方面看，那末，芳村民子不消几年功夫，稳可变成巨万富翁，无奈事实上并不这么简单。做买卖要受财东的重利盘剥，这是行行业业都一样，还有可说。唯有干这一行的，平时既不能不花钱装些空场面，临时又少不了应付各方面的人情，所有一切五花八门的零星开销总计起来，往往又是很大一笔数目。就算羊毛出在羊身上，可以列入预算，这也暂且不说。但是，如果姑娘害起病来，或者遇到什么意外原因吃她们的倒账，这就不能不带来无论怎样也无从弥补的大损失了。更甚的是，假如有一个心眼机灵的姑娘带头转业，去充当什么咖啡馆女招待，或者嫁给什么好客人做姨太太在洋公寓里住起来，那末，一鸟出巢，满林震动，这时候，任何一个资本并不挺雄厚的馆主，都会立刻弄得走投无路！

春芳馆共有姑娘十多名：除神田的好手艺粉壁匠的女儿春次以外，以上野和尚的女儿① 福太郎（她比春次的年纪还大）为首，有房州船形团扇作坊的女儿美人儿小稻；有新近从乌森转馆来的稻次，她长得娇媚可爱，很受顾客欢迎，可惜患有羊痫疯的老病；有民子在北海道时代收下的养女梅福；有角力师的女儿、

① 日本有一派佛教徒允许娶妻成家。

小巧玲珑的雏妓小福；有从库页岛逃亡来的五十奴，她是民子在丰原花屋时收养的养女；至于从新桥转馆来的梅千代，品貌出众，宴席上有了她，便会增光不少。余不一一介绍。民子象辨天神① 爱吃蜜饯一样，到处搜罗俏女郎，垫本多少在所不计。可是姑娘进馆后，能按合同呆满期限的，只有少数不受顾客欢迎的"徐娘"；稍有前途的，不是被别家馆子挖去，便是自动转馆而告退。那个羊痫疯"姑娘"，则是民子为了避免后患计，自己愿意吃大亏，让她转到信州去的。而抵补她进馆学艺的库页岛姑娘染福，自称女子大学出身，是因为整天闹情绪，一天晚上，竟任性地喝醉了酒，跟银子为争风吃醋，打起架来，在那滨町某酒楼从三楼的楼梯上摔下来，立即气绝，赶紧抬进医院，结果虽没送命，可她就此赖掉一千七八百元的押身银，不知去向地逃跑了。角力师的女儿则因为实在无客问津，自己也不好意思呆下去，押身银当然也无法偿还，便上大增去当女佣了。诸如此类的事，就算民子精明过人，也是不能不自认悔气。

银子和一位兜町的年轻商人结交，是在这无寸土可种花的地区也能听到小贩直着得意嗓子叫卖花苗的时节。那商人是滕川雅叙馆的老板娘为了特别照顾银子而代为物色的，民子似乎也预先对银子说起过。此人名叫若林，年纪才二十三岁，桑名人氏，父亲是股票商，父死后由他接手做这生意为时还不久，开头一连叫过银子三次堂差。银子对他发生好感，主要因为他的模样儿隐约有些象栗栖：微胖的脸庞，麻点胡，戴眼镜，穿西装，而且眼睛鼻子长得有些孩子气，看来心肠柔和，不会竖眉瞪眼耍脾气。只不过他那声调难听的北方土腔，外加一副肤色过白的商

① 七福神之一，司音乐、智慧、财运、辩才之女神。

人型姿容，并不挺投合银子的兴趣。

藤川女馆主年纪五十光景，据说是名古屋某饭馆的女儿，爱好茶道，言谈举止很娴雅，待人亲切周到。手上戴着光闪闪的大粒钻戒，年轻姑娘问到那价值时，总是满不在乎似地回答说："这个吗，不贵，只花五千元买的。"

她推荐若林给银子的时候说："您没有一个长客怎么行？若林这小伙子，人挺规矩，而且爽气，不难招呼，您看好吧？"

若林对银子却象大人对待小孩子似的，光是"小妹妹、小妹妹"地喊，老没多大深情，同银子在一起时，酒也从不多喝，话也谈不起劲。每回都是自己店里打烊后匆匆而来，来后对银子谈些股票行情什么的，老板娘还来不及说奉承话，他便上浴室洗澡，洗完澡，喝几口头道茶，便又急匆匆走了。不消说，这是最近家里接了新娘子、琴瑟之情还未臻开花结果之际所带来的矛盾。银子方面呢，对这情况虽然心里有点酸溜溜，可也不愿伸手去干碍人家。就这样，每回都是两不满足地分手完事。

"您对阿晴不太冷淡吗？这样，她就不会对您发生情感。多给谈谈不行吗？"老板娘有些着急，斡旋着说。

四

藤川馆的老板娘为两人撮合定局的那晚上，若林临走时给了银子三十块钱，并叮嘱别乱花掉。银子回馆，吃些茶泡饭后就寝。第二天早晨，她乘坐减价电车① 回到锦丝沟家里，把昨晚的三十块钱交给了母亲。

---

① 在闲档时间减低票价。

她的父母向来早睡早起，这时灶间里正烧好饭，香气扑鼻；炭炉上焖着酱汤，从锅盖缝里喷出白雾，味道甜香诱人。

哪儿的艺妓馆都是外表做得冠冕堂皇，内里却对姑娘们苛刻得不能再苛刻，民子的作风自不例外：姑娘们出堂差回来吃宵夜，大都只供给三两片陈腐的咸菜下饭。昼饭偶而有半片松鱼鲞，便算让大伙打牙祭了。早饭则吃些隔夜冷酱汤和一片在油锅里煎得半生不熟的油豆腐完事。饭呢，象是用给小娃儿用的小碗，而且不许盛满，超过两碗更不行。要有谁不识趣，老板娘便会瞟你一眼，冷冷地说："做姑娘的，肚皮吃得鼓鼓的，怎么行！"

好象这是艺妓们必须遵守的不成文法。银子虽然家境贫寒，父母可都是农家出身，习惯于让孩子们把肚皮吃得鼓鼓的，现在要抽紧腰带，实在是再痛苦不过的事！艺妓们出堂差侍应客人，跳跳唱唱，也是一项不轻松的劳动，而且眼看着面对宴席上的大鱼大肉，又不能稍露贪馋之态，这样，当然只好顶着肚皮挨饿。银子大抵每天要去梅园两次，吃些甜豆、年糕赤豆汤等，聊以充饥。

"老前辈"春次等几个腰包里多少有些余钱的姐妹，见到膳盘里的菜实在无法下咽时，总是叫僮儿上附近熟食店买些咸海带、红生姜之类放在桌上大伙吃。这些食品最适合平日喝酒过量的人的胃口。有时也买些酱烧款冬菜和辣椒叶什么的，放在小厨角落里，以备宵夜时下茶泡饭之用。

银子把昨晚若林给的三十块钱从腰带里取出来放在火钵旁，让母亲收下后，就和妹妹一起吃着香喷喷的米饭。吃完后返芳町。不仅这一回，她利用出早堂差之后，连忙换上便服，暂不回馆，一径坐减价电车，回到家中吃顿温暖的早饭，已不是稀罕的事。

两天后，藤川馆又打电话喊她了。前去一看，若林正同老板娘和女侍在谈论新富剧团的鴈次郎，说是很卖座，决定要她同去看一场："喂，请您代买三张后天的票吧。"若林吩咐银子说。银子因为身边没有钱，迟迟疑疑地答应不下来。

"钱有吧？"

虽是股票商，可还年轻，不大懂得世故。

"没有钱啊。"

"前几天给的，已经花完了？"

"买东西，花完了。"

"买了什么呀？"

"……"

"您倒会花呢。"若林显得有些不高兴。

藤川老板娘却立刻明白银子的个中情由，对若林使了个眼色。因为民子告诉过她：银子在上次跟若林见面后的第二天早晨曾经回家去。是的，若林最初叫银子的堂差，本来目的是要见识一下这个闻名花界的孝女，此刻接触到老板娘的眼色，也就心领意会了。于是点点头，意思仿佛说：果然是这样吗？老板娘说："瞧，人家没胡说吧！"

若林也是一个世间的老好人，人家提到什么孝子孝女，他便会肃然起敬。他不知道天下父母也有何等何样，善恶观念并不分明。比起来，倒还是银子，在这方面多少有些独立的看法。她现在与其说是因为怀着哀怜父母之情而尽孝，毋宁说是为了自己那颗沦落红尘、受尽人间屈辱的心找得一个凭借而尽孝。

"您每月都要给家里送钱吗？"若林问。

"唔，并不。近来因为妹子在害病。"银子含糊地回答。

五

不知不觉又是夏天了。民子从衣柜里取出所有姑娘们冬季出堂差穿的服装、腰带和长衬裙等等，又打电话叫来当铺的掌柜，又命令女孩们“统统下楼去！”于是，那当铺掌柜劈劈拍拍地打着算盘，和她讨价还价了一阵，最后，这全部冬衣便由两个小伙计装进手推车，搬去调换夏天的服装。民子对人说，这是因为馆里没地方存放，花费栈租交给当铺保管的，有时又说是拿去加工修改的。银子直到后来才渐渐明白，哪里是什么保管、加工，其实是因为一时手头周转不灵，送去做抵押的。这个时代，一般人的经济观念极薄弱，特别是穷人，往往在忍饥耐寒中过着悠然乐天安命的日子，相信天无绝人之路，“人穷志不穷”依然被奉为人间美德。做艺妓的固然缺乏金钱观念，开馆子的也不一定视日夜窜在算盘珠子里讨生活为乐事。民子的账目糊涂，也未必能说光是出于狡狯。

她每天早晨要坐在账台上登记上一天的堂差金收入，从不脱漏，可是从来不给姑娘们结算她们应得的份头。她缺乏数字头脑，可又贪得无厌，一贯苛于取而悭于与。账目常常搞得紊乱不堪，到了自己核算不出来时，便去请那在股票行里办事的伊泽来帮忙。不过，这也仅能做到表面数字上的正确，在实际生活上，一切经济往来，依然是一本糊涂账。

然而她阔绰起来，那行径有时简直离奇得惊人。大概因为是一个女子的缘故，受着严酷的封建礼教的束缚，总想打破牢笼，飞奔出去，自由地伸展一下手足，张开胸膛呼吸一些新鲜空气吧，因而有时独自盛装出门，去那每月要去三两次的饭馆子里，把剩

在自己家里未出堂差的姑娘全部叫来，也叫许多其他一流艺妓馆的年长姑娘来，由她挖腰包请客，一同吃喝取乐；还给饭馆里成群的女侍赏赐大量赏金，乐得她们“阿妈，阿妈”地巴结个不停，以此自鸣得意。自然这也算是替自己的“春芳”馆做了一次活广告。可是另一方面，每到月底，她却不给姑娘们结账，象春次月月依靠拿这钱接济家用的，她母亲便不停地来坐讨，弄得她无法应付时，只好忽然借故躲避。她的生活就是这样充满矛盾和混乱。

她每回向服装店替姑娘们定做服装，自己总也做上一些。出外的时候，先到玄冶店的阿梅理发师那儿，请给提前梳个乌油油的大圆髻，然后拎着那镶嵌金饰和珍珠的罗纹绢圆手袋出来，究竟上哪里去，事前也不对馆里的谁关照一声。日中出去，总要到晚上九、十点钟，甚至半夜十二点才归来。姑娘们当然无法知道她在外面干些什么。大概有时是上荐头行去物色姑娘，有时是往富士见町那位名叫大场的财东那儿说些奉承话。大场也是股票商，兼营银号，在富士见町置有自造的大宅子，围着铁门铁栏杆，人家乍看，还当是什么大人物的公馆。此人五十岁上下年纪，面团团，腹便便，双目长得象两个“一”字，整个仪表不大讨人喜欢。民子通过花村的关系和他打交道，用姑娘们的押身契作抵押，向他借贷。每在款子到期时，人们准能在春芳馆的楼房上见到这个大场穿着西装坐在那儿。

花村本来也是春芳馆的财东，有坐账台的资格，可是现在这儿已经没有他的事了。民子为要和他割断开业当初的关系，他每次来，她总是假托身体不舒服或不在家挡他的驾。

“今天又不在吗？唔，我也并没什么事，只是惦记着，就来看看罢了。”

要是真的不在家，花村便会上楼，同老妈子和姑娘们随便聊聊天，喝喝茶；有时则买些点心请大伙的客，然后告辞。

“目前我的境况虽然不好，可还不至于要向你们老板借零钱用。请客吃些甜豆的力量，倒还是有的。”

说过，就会笑容可掬地从钱包里掏出一两块钱，打发僮儿上梅园买去。万一碰上民子回家来，一本正经地问他：“有什么事？”他便吱吱唔唔，反复回答着同样的话完事。后来，民子亲自为他到婚姻介绍所物色到一位稍有积蓄的寡妇，配给他做续弦，这个鳏居已久的花村，才乐得什么似的。

六

秋去冬来。银子对有妇之夫的若林总嫌不够满意，有时在谈话里流露出来，若林便会用三言两语顶回去，言外之意仿佛说：人家花钱照顾你，还要嘀嘀咕咕！

“当艺妓就当艺妓吧，或者干脆落籍当个姨太太，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不好吗？你替那做太太的人想想吧：丈夫在外面花天酒地，她倒冷清清地蹲在家里！哼，我们吃股票饭的，事情不忙，手头也还灵便，只是脑筋比较辛苦，闲下来少不了要在外面玩乐，可是您替他们的太太想想吧，那是什么味儿！”若林说。

“是呀，我们反正是供人消遣的玩具吆。”

“这样想，所以就不对喇。什么时候我拿您当玩具啦？这样爱您还不够吗？”

在这期间，银子每回送若林回家——他的家在箱崎町——大抵都徒步送到土州桥派出所附近分手。这时，岗警一看见若林，便会互相含笑打个招呼。

"这样不会太无情吗？从那儿再往前一站，便是小若先生的家了。您不记得《都都逸》[1]里唱得有'送呀送，送郎送到墙门头'吗？"

自从热心的藤川馆老板娘这样指点银子以后，她照着做了。一天，恰巧若林的妻子下乡看母亲的病去了，家里没别人，他就请她进去玩玩。她本来不愿意接触他家庭里的气氛，但终于跨进了门。那是临街的屋子，前屋放着写字台和椅子，后面是一间六铺席的吃茶间，和一间八铺席的卧室。银子最羡慕的是那新式设备的厨房和浴室。楼上有一间八铺席的客室，挂着他父母的肖像，跟客室毗连的是一间并列着几只衣柜的房间。晒台很宽敞。一切都跟银子平时想象的差不离。若林虽然在客室里拿出一些贴相簿什么的让她看，也泡了红茶款客，但明明这是自己的家，他却冷冷地做得好象在别人家里一样。因此，使得银子仿佛成了一只迷惘的猫儿，最后竟没声没气地告辞了。况且，刚才进到浴室旁的厕所小便时，看见洗手地方悬着印有自己徽记和艺名的手帕[2]，心里老大不高兴。

"我不要，把我的手帕挂在厕所里！"银子生气地说。

"唔，我妻子也微微觉察到了呢！"若林苦笑着。

夏天，两人去国技馆看神怪化装大会，回来时，一边吵着嘴，一边忽前忽后地走过两国桥；走到米泽町时，银子看见衣柜店里陈列着镜台，银子平日用的镜台质量很差，正想另置一只，便说："我要一只镜台呵。"

若林马上回答："就买一只吧。"

---

① 民歌。

② 艺妓多特备此物赠客留念。

“进去看看行吗？”

“行啊。要买哪一只都行。”

“您替我看看吧。”

“拣您喜欢的买，不就行了？不过，要买就不如买好些的。”

若林掏出一些钱给银子，银子走进店里，来回地挑选着。

“嗯？”回头一看，他已不见了，跑出店外看看，也是无影无踪。

若林对这种事向来不感兴趣，至于要他掏腰包，倒并不吝啬，例如银子一会儿说，米泽町什么店里有她喜爱的细花纹大褂，一会儿又说，想买一条某某姑娘那样的腰带，又是什么衬领呀、带扣[①]呀……他都愿意给买，而且未始不想陪同她去买，只是想到娘儿们买东西老是噜苏不过，进了铺子里，挑精拣肥，要这样要那样，花样百出，实在不胜其烦，所以每回总是干脆给些钱，让她自己去办。

银子想：“这是北方人的脾气吧。”

有时，两人在街上走过，他偶然也给选买些粉盒，木屐什么的。这时他总是照例要另外买一份价钱大致相近或稍高些的带回家去。用不着说，这是怀着赎罪的心情，拿去孝敬妻子的。遇到这种情况，银子便会感到一阵寒心：“这家伙，毕竟拿我当附属品！”难受得简直想把买好的东西随手扔在地上似的。

这期间，某食品公司的永濑经理，也常常在另一场所叫银子的堂差。此人比若林年纪大得多，银子并不觉得挺合意，但也不疏远他。

---

① 搭扣腰带的小饰物。

七

永濑的食品公司，自明治时代以来，就在京滨间① 的工厂区设有制造西式糕点的厂子，从事大量生产，向各处推销，俨然成为同业中之翘楚。永濑经理年近五十，在烟花世界里很吃得开，虽然比神通广大的股票商E某和关东牛肉商K某稍逊一筹。他太太长年害肺病，病情缠绵，呆在茅崎的别墅里疗养。他老先生却在四面八方藏娇置妾。大抵每设一处小公馆，便解囊给资本，让情人自营生业。这倒并不一定光为满足他朝三暮四的方便和经济上打算，而对其中有的却也能够随着情感的加深而逐渐增加投资数额的。听说，在从前市面好的年代，有一个股票商，也是见一个爱一个，个个舍不得撒手，东一公馆，西一别室，算得艳福无边了，可是后来自己生意倒了霉，孤零零地躲在棚户里挨饿受冻，这倒罢了，而那些小公馆可怎么也收不了场，仍得苦苦张罗，按月按户亲自把月费送上门去，讨她们报一个笑脸。这年头，居然也会有这样的喜剧！

永濑不仅仅玩艺妓。直到后来，当关西资本家大规模投资兴办新型游乐场所的时候，也就是诱人的霓虹灯，低迷的爵士乐，把一条银座大街闹得如醉似狂，变成不夜天的时候，永濑的游兴就逐渐朝向这方面发展，不少漂亮的女招待成了他的猎获品。原来，他在学生时代已是一个倜傥不羁的登徒子，让父亲伤透脑筋，所以才把他送到美国学习制造面包糕点去，他的青年时期就在海外度过。那时整天热中于酒色征逐，是不消说得的。

① 东京横滨间。

大正末年，他在多摩川开办了一处庞大的玩乐场所，交由他的第一号情妇向岛[1]美人儿去当家。

福井楼分设的某雅叙馆女掌柜曾经指点银子说："永濑是个有出息的客人，要好好地侍候他。"银子已有若林那个靠头，这是女掌柜也微微从民子那儿听说过的。银子为永濑伴座，每次都拿到不少的小费，正适合当她不方便向若林要钱的时候应用。以前，永濑所接触的艺妓，都是养女或"分"姑娘之类的身份，象银子这种三七拆账的"全"姑娘，这还是第一回，虽然不感觉有多大兴趣，但是看她接待客人倒满行，谈到外国的事情，似乎也懂得一些，这就使他怦然心动，亟思染指，一连叫了她三四次堂差。有时试探着说："晴子[2]姑娘，你的押身银多少啊？"有时则说："可否说说看，你的希望怎么样？"

永濑不但在这地方叫银子的堂差，有时还带她到神乐坂的昆沙门横胡同，走进他平日常去的雅叙馆里，享受一回近郊的雅趣。有时也想带她到向岛第一号情妇的家里，让她俩熟悉熟悉。

银子有些拿不定主意：既不拒绝他，也不作明确的约定。不消说，他故意要带她到向岛去，是要炫耀自己既富有，又多情，暗下供养着好些个情人。他的这种态度，对银子这姑娘决不会有什么好感，就算这一点她可不管，但要为他而把一直照顾着她的若林出卖，这究竟值不值得呢，却是不容易估量。

"说是已有七个了，那末我岂不是第八号啦！"银子想。但同时又想到，若林太年轻，比她只大五六岁，而且他有时作风太随便，看来不挺可靠，相形之下，倒还是这永濑因为交游广阔，接触

---

① 东京地名。

② 银子这时的艺名。

的女性多，所以更懂得女性，待人更温存，真挚，谈吐也比若林有趣得多。即使两个都不够做结合的对象，那末，为了先求得跳出火坑，似乎也以接受永濑的照顾为比较有利。

“你看怎么样？大姐。”平日不大跟人商量事情的银子，终于向春次请教了。

“嗨，暂且两个都抓住吧。反正不是闺女拣新郎啊，何必拣定哪一个？”春次回答说。银子认为也有道理。同时，永濑对她的热度越来越高了，不断地叫她堂差，简直使她有一下子被他拉过去的感觉。

八

藤川馆后进的楼房上，常有人玩纸牌。老板娘是一个十足的赌迷，经常同她入局的有《常盘津》老师，有年纪比这老师大一岁的单干艺妓和按摩院的老板娘等人。藤川老板娘本是名古屋的良家女，出嫁后连孩子都有了，却没能跟丈夫白头偕老，大概就是因为她嗜赌如命的缘故。她哪怕在伤风时，身体发烧，鼻音嗡嗡嗡说不清话，一听有赌也会立刻爬起床来，上桌入局的。

“等我归了天，诸位替我守灵时，那末就在我灵前赌个通宵吧。还有，别忘掉在我墓碑上刻些牌花！”她居然说出这种话。

若林也常常参加赌局，她们把他当作好吃的“蒜头”。这时候，银子大抵默不做声地坐在他身旁，边看赌，边替他掌管赌钱的吃赔，进出常在三五十之数。端上点心时，便替大伙冲冲茶。一回，正当看得起劲时，忽然有人来叫她堂差。她暗暗地想：“今晚大约是永濑要叫我了吧，怎么办呢？”

“反正这儿没什么事，你去赚钱要紧。”若林说。

“何必一股劲儿只顾赚钱呢！”老板娘却提出异议。

银子迟疑不决，用手掩住口使劲地打哈欠。

但是，也有人发觉近来的银子怀着满腹心事，这人便是对艺妓心理特别敏感的阿梅理发师。阿梅年近花甲，干这理发行业已历四十余年，对艺妓们的性情摸得熟透，一看对方脸色便知她肚子里藏着些什么。而且年纪虽大，手艺可挺高明，能站立着一口气梳好一个人的发髻。所以生意兴隆，雇有助手五人之多。顾客有远自其他游乐区来的艺妓和歌舞伎演员，时髦的女太太也有光临的，堀留一带的大商行老板娘等更是她的老主顾。住的房子，装有挺神气的格子门，围着黑漆板墙，人家看去，还当是什么寓公的邸宅。

“晴子姑娘，您近来在想什么呀？”老婆婆朝镜子里的银子霎眼看了一眼，小声地问。

“怎么？”银子反问。

“有些奇怪呢。我近来老在为您着急，总想问问看，象您这样年纪的姑娘，要有什么心事，也是难怪的。是不是对现在的东家有些不如意，想换换地方？”

“并没这意思……”

“这样就好。换东家未始不可；但换一处徒然多背一身债，要尽量忍耐才是。”

“是啊。”

“那末，是不是有了什么常客？”

“嗳，师父，您别拿我说笑了。”

“可是，我总觉得有些奇怪。如果你有什么不便说的心事，我可告诉您一个好门道哩。”

“什么好门道？”

“日比谷不是有个有名的樱田赤龙子相师吗？确实灵验哪。只要静静地坐在他面前，他便能看透您的流年时运。不过相金稍为贵了些。”

“是吗？”

“就算我要您上一回当，去试试吧。”

银子被说动了。阿梅把路径仔细地告诉她。

回馆后，她问春次：“看相灵吗？”

“灵。别的江湖佬不行，要看就上樱田先生那儿看，我可保证灵。”

原来，春次也是樱田的拜倒者之一。这神相家的铁口，不但曾推断她的过去一准二确，就是对眼前吉凶的预言，也都丝毫无爽地应验了。

第二天上午十点光景，银子坐电车绕过筑地，经数寄屋桥，到新近建造的部线① 铁桥前下车，向左边一拐，便见到了这骨相家的照牌。

“姑娘不妨换换东家。”胸前垂着斑白长髯的老骨相家说。“换东家限于赤坂区。换到赤坂，准可走运。其他的地方不行。”

压根儿不对头！银子觉得太可笑了，甚至怀疑这老头是跟赤坂的艺妓馆连裆的，付过相金，就匆匆地出来。

九

后来，永濑又叫了银子三四次堂差。银子已有若林那靠头，大概他耳朵里也已微有所闻，因此就逐渐对她疏远起来，最后连

---

① 即国营铁道线路。

音信也断绝了。

由滕本馆老板娘居中说定若林要给银子的月费和节礼，他都按时照付，从不脱误，靠头确实算得靠头了。可是，银子开年已是二十岁的人，艺妓这行饭也已吃得烂熟，总觉得若林这样的有妇之夫，有些不够适应她的心愿，有时希望交到一个可以更自由交往的朋友。巧极了，这样的对象，无须远处去找，正好身边就有。

常来馆里帮忙核账的股票行办事员伊泽便是。他常同姑娘们玩桥牌、谈谈戏曲等玩意儿，看来人挺诚实可靠，年纪不到三十，而且一直住在被服厂附近他哥哥的贵金属品商店楼上，逍遥自在地过着独身生活，偶然也买点股票，腰包松动的时候，就来馆里叫雏妓们唱唱《歌泽》[1]，唱唱《常盘津》，并叫和尚的女儿老大姐福太郎弹三弦伴奏——福太郎虽然模样儿不好看，却是新内的出师高徒，《歌泽》和《常盘津》是她自鸣得意的看家本领。

银子每逢这个伊泽一到来，即使有人叫她堂差，也就提不起劲儿。有时在外面伴座，也老是惦念着："今晚也许他会来吧，"一个心儿七上八落，安定不下来。至于在馆里大伙围坐着玩桥牌的时候，要是她和伊泽膝盖挨膝盖地坐在一起，不知怎的，脸儿便会倏地红起来。她不会委婉地表露一下自己的衷曲，连似有心又无意地向他身上偎一下的本领也没有，这样，心底里便更感到焦躁。

"阿晴，你想不想伊先生？"春次与银子从澡堂回来的路上，边请吃甜豆，边问道。

"啊哟！大姐您……"银子不觉满脸通红。

---

① "净琉璃"曲艺之一派。

“瞒不了我呵。没关系嘛，反正若林是个老好人，自得其乐的。偶而碰碰头有什么关系？”春次又挑逗地说：“且等等，让我给找一个好机会吧。我一旁看着也为您急煞哩。”

这是只有春次独个儿心中有数的：岁尾的某天午后，中州某雅叙馆来叫银子的堂差。银子坐着车子去，登楼一看，竟是春次和伊泽两个儿在喝酒，桌上只有很少一些下酒菜。楼上看得见江面，载货的汽轮啪啪啪地繁忙来去，从这上面也感觉到有些春意了。可是昔日那伊井和河合的真砂座根据地已不留一点遗迹。

这家雅叙馆，银子从未来过。伊泽竟会躲在这样的地方玩乐，简直有点稀奇。他和春次两个儿呆在一起，更觉得滑稽可笑。春次最近在梅园路上对她说的话，会这样快就实现，这是她所想不到的。

“请进来吧。”伊泽郑重地表示欢迎说。又送过酒杯去：“天冷，请喝一杯。”

银子温顺地接过来，干了杯还他。

春次故意谈了一些馆里姑娘们的事，便说：“就有热菜端上来，阿晴，你别忙，多坐一回吧。”

春次离座，光剩下银子和伊泽两个儿，彼此都感觉得很不自然。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银子拿起酒瓶给对方斟酒，先问道。

“咦，我也正想问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伊泽含笑地喝酒，跟着又说：“不过，晴姑娘，恕我直率地说吧，请别生气好吗。”

银子莫名其妙：“什么呀？”她凝视着对方。

“您不是已经有若林先生吗？”

“是啊。”

“那末谢谢您的美意。恕我冒昧了。大伙做个清白朋友也

没啥关系吧。”

“怎么都行呀，我也是。”

十

若林以银子靠头的地位，在新正七草[1]节的午后三时，邀请春芳馆的全体姐妹到滕川馆过节。老大姐福太郎和春次带着银子先去，角力师女儿小福等三个雏妓也穿着花衣裳赶去了。其余事前已在他处过节的姑娘们，也一个个喝得醉意微醺地陆续赶到，照例再喝些屠苏酒，恭领了压岁钱，又赴其它的祝宴去。余兴开始时，先由雏妓们跳一阵《老松》舞，跟着是小稻的《清元春景色》单人舞，都由福太郎和春次边弹三弦，边唱《长歌》替他们伴奏。正当兴浓酒阑之际，自称“女大”出身的染福，喝得酩酊大醉地赶到了，看来是有意喝醉来的，一到，就对若林身旁的银子挑衅：“哼，晴子，近来你可太神气了！”

银子莫名其妙。平时她跟染福本来意气不投，事事总让她三分，现在霹雳一声，受到这样猛烈的袭击，却免不了生起气来，反诘说：“我神气什么啦？”

“现在当着若林先生的面，我也不能不说。晴子这妞儿，竟一股劲儿在勾引那替我们馆里做账的伊泽先生；外面人人都说，他们常在什么地方幽会！”

“什么？我和伊泽先生在幽会？大新年里，可以说这种岂有此理的话吗？”

“太对不起了，在大伙面前揭了你的底！”

---

① 阴历正月初七日。

“你要揭底，我可付之一笑。不想想这儿是谁的东道？人家客客气气地请了你，何必这样卖乖呀！”

“确实不好！托福请我来，倒坍了你的台！可是你既已交上若林先生，该当知恩报德，多少安份一点，想不到还做出这样见不得人的事！”

这时，春次作为一个大姐，从扶弱抑强的心理出发，制止染福说：“是不好，说出那种连影子也没有的话，岂不光教若林先生不痛快！”边说边去拉染福的手：“你喝醉了，回去吧！”

染福甩开手：“行呀，反正我说的是连一点影子也没有的话嘛！”

“那是你的误会。等往后跟你谈了自会明白的。行啦，回去吧！”

春次把染福拉了起来。银子心想，反正已经破了脸，便泪汪汪地嚷叫着：“滚，滚！”

不仅这一回。五六天以前，也就是大年初一，染福早已想寻事。那天，民子带着全馆姑娘们分乘三辆汽车上羽田的穴守参拜“惠方”神社①，伊泽也参加了，不知怎么一来，银子坐进了春次和伊泽同坐的一辆车子。车外，染福一人还没搭上车，正在急得打转。大伙到达穴守后，只见染福老是竖眉瞪眼地看银子，银子象猜谜一般猜不透究竟为的什么？也便不去理会。可是，归途中其中一辆车子轮胎爆破了，大伙索性退掉三辆车，改从川崎乘部线电车归去。因为是新年，她们个个都打扮得花枝招展，而且发髻上都插着稻穗等表示吉祥如意的饰物，这时大伙都从庙

① “惠方”指新年来临的方向。日人旧俗于每年正月初一诣当年惠方所在神社，祈求一年幸运。

里买了不少茧玉呀，不倒翁呀等玩具带回，又喝了好些自己带去的威士忌和穴守茶馆里的土酒，个个都已经有几分醉意。就这样，染福竟在一路上动不动向银子挑衅。

其实，旧年年尾银子和伊泽那次的密会，春次本为他们预备了火锅，两人却连筷子也没伸一下，就离开雅叙馆的，他们走过女桥，避开人目，若即若离地走到水天宫里街就分手了。不料现在这个染福，偏偏连续出来多事。

结果却也自作自受：今天她跟银子大吵大闹一通以后，气虎虎地离席而去，哪知才跨下楼梯口一两步，衣裙缠住足跟，整个身子蓬咚咚直滚下去落到地上，立刻气绝，旋被抬进医院急救，总算保住了性命。

她是那个患羊痫疯的稻次离馆后补进"春芳"的。原先在丰原——就是那看得见极光的丰原——做人家小老婆，被遗弃后服毒自尽未果，于是来到东京。怀着这样心情的女子本就不适合当艺妓，加上平时只知乱花钱，负债累累，因而常常苦闷得不想做人，要不就是向人寻事。

十一

二月中的一天，春寒料峭，银子和春次、福太郎、梅福、小福等四五姐妹应邀前往雀见的花月园，参加田所町某毛料裹巾批发行主办的恳亲会。那时候，染福被抬进医院急救后，幸亏因闹事前喝醉了酒负伤不重，经过两星期左右的医治就好了，但她没有面目重回馆里，就此不见踪迹，所欠馆方的小半数透支款，也就让民子平白吃了倒账。从新桥转馆来的北海道姑娘梅千代，则由日本桥大街某洋伞店的老板娶去做姨太太，住在大观音

寺胡同的小公馆里。……总之，春芳馆人事沧桑，阵容开始垮下来了。这一半得归咎民子平日待姑娘的作风太过苛刻。例如姑娘们用膳时，她老是蹲着一只腿子坐在旁边，一边抽旱烟，一边冷酷地监视着：饭盛得满了，她也要说；吃到两碗以上，她更要说。请想想，姑娘们受到这样刻薄的侮辱，心里哪能高兴！又如，姑娘们害了病时，她的一切处理办法，也极不近人情。银子经医生警告，病毒已渗及全身，她做老板的竟好象事不关己，不闻不问，直到最近，由若林花钱和妻子三人同时进行彻底治疗，银子的病才断根。

这天，银子一清早身体就有寒热，感到四肢无力，头脑疼痛。昨夜她为祛除寒气曾在出堂差的馆子里洗过一会澡。馆子里的老板娘本来对她说过，浴水恐怕冷了，要她开煤气加热，可是她因喝多了酒，伸手到水里试试，觉得还够暖，等把身子浸进浴池，才知道水只微温，心想就这样焐焐身子也好，哪知焐着焐着，不但没有把身子焐暖，反而发起冷来了。

今天早晨感到四肢无力，大概就是这个缘故。但是如果照实对民子说，她一定给你碰硬钉：“能怪我吗？这是你自讨苦吃啊！”

这个裹巾批发行跟春芳馆的姑娘们并没什么私人关系，但是为了跟买主谈商买卖时的必要，常找她们去酒楼应酬；民子方面把戏院子委托她推销的大量戏票转向这行家推销，也不会遭到失望。这时正是歌舞伎的全盛时代，银子她们每月总要到“帝剧”、“市村”、“新富”等剧场看上两三回戏。民子和藤川馆的老板娘常常向若林强销戏票，并要他请客看戏。民子高兴起来，还不惜挖腰包送票房先生濑川大笔酒钱，以便定得好座位，坐在包厢里出出风头。银子自到这儿以后，才开始在报纸和画报上知

道一些歌舞伎演员的姿容和演技的，从而多少嗅到了一些日本古典艺术的气息。至于以前，她只三天两天去天水宫影院看看外国影片，脑子里根本没有什么歌舞伎的印象。她也不时和若林坐汽车上浅草，走进“电气馆”看看西洋剧，或走进歌剧院（院里那名叫土屋的讲解员很有号召力）看新派悲剧，或到松竹座剧场看擅长通俗演技的福园的戏……那时的浅草，《安来调》倒是风靡一时。

到外面来，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在花月园，一下就是中午了。大伙在包下的餐厅里吃饱喝够，戏剧舞蹈也看完以后，所有自三十四五岁的三账柜以至二十四五岁的店员共十数人就一齐来到屋外，乱糟糟地玩捉迷藏的捉迷藏，跳绳的跳绳，还有的荡圆木，有的荡秋千。正在尽情玩着的当儿，人们却发觉刚不久离开大伙的银子竟冷清清地独自坐在树荫下凳子上，脸色都发青了。春次和福太郎急忙跑过去：“怎么啦，阿晴？今天早晨看你就没有精神，好象不太好哩！”

“伤风吧。”银子若无其事地回答。站起来想走，但头脑昏晕，两足摇晃，又一屁股在草地上坐下了。

“哦，怎么搞的，走不动吗？”

“这不行，不对头！”福太郎和春次说着。但银子的耳朵，已经听不清她们的话声。

春次把银子背到餐厅里进行急救：刺人中，给喝冷水……大伙主张即时送回春芳馆，恳亲会则改期改地重新继续举行——那时范围可以缩小，限于主要的人参加。于是，店员们赶紧把这儿的事情结束一下，让大伙搭乘部线火车归去。

银子处于半昏迷状态，躺在火车里，看看窗外，只见天空和树影混成一片，什么也看不清，并且懒得开口说话，好象做梦一

般地到了东京车站。人们雇了汽车把她送回春芳馆。

从汽车下来，银子由两个人用肩膀搀扶着穿过小胡同，进到屋里。正要登楼时，闪眼看见时子妹妹站在门口，脸庞是那么的苍白而且瘦削。银子想说些什么，可又发不出声音。就这样，被搀扶到楼上后面的三铺席房里躺着。

民子正因为平时待人太刻薄，这时见到银子病况危急，就不由得慌张起来，马上打电话请馆里的常年医师来诊治。梅村医师立刻赶到，诊察的结果，才知道患的是恶性肺炎。全馆骚然。

十二

食盐水和强心剂的注射开始发生作用，银子经过一星期的昏睡状态后，总算有些苏醒过来了，耳里听到人们的窃窃低语，眼前闪现出微光。哪知，就在那微光里，竟看见一个陌生老人的狰狞脸孔，同时也发现了白衣护士、梅村医师、父亲和老板娘的脸。她想，这是自己的最后时刻了。若林也被老板娘用电话找来，打算为她送终。

“银儿，别害怕，您会好的……”

父亲边擦眼泪，边重复地喊着。可是银子连点头示意的气力都没有了，眼皮感觉得很沉重。

“晴子，您不必有任何忧虑，请放心吧！如有什么要说的，不必顾虑，对我说吧！”若林在她耳边低声地说。

银子的嘴唇颤动着，看来是想把后事托付他。

她在病中剃光了头发，脸颊瘦削，鼻子尖尖的，双手也瘦得厉害，肤色蜡黄。害的病，除急性肺炎外，并且患腹膜炎、肾脏炎的并发症。梅村医师凭自己交情请帝大的M老博士来会诊，也

表示束手。但梅村平素对银子很有好感，不肯轻易撒手不救。在这整整一星期里，他废寝忘食地，几乎无日无夜地为挽救病人尽着最大的努力。他督促两位护士不停地注射药剂，处理氧气吸入，身体的哪些部分应该加温，哪些部分应该相反，也无不详尽加以指示，护理得异常周到。

同时，春芳馆里除老婆婆以外，全部姑娘都到外面一家有交情的雅叙馆借宿。民子则自值夜班，充当护士的助手。她虽待人刻薄，却也有喜欢摆阔的一面：派箱丁们去四面八方为病人求神拜佛，算命卜卦。其中一人专程去柴又，一人去深川祈求不动神，也有去广小路祈求摩利支天神和浅草的观世音菩萨的。卜卦一连卜了五六处，都令人失望。惟有柴又的巫师说尚可有救，只要拿病人的内衣去献佛就行。但到最后，连这一线希望也断绝了。所以现在大伙齐集着给她送终，并用温言相慰，但愿她死得比较安心。

银子的眼前，好象笼罩着浓雾，谁的脸庞也看不分明；只有梅村医师的脸，看来大得了不得，而且看他全身都长满了一朵朵蔷薇花。

“怎么样，舒服些吗？”医师按着她的脉搏说。

“什么，这是？”银子望着好象花朵一样的西服纽子，低声地问。但医师没听明她说的什么。

“晴子姑娘真乖呢。”医师摸摸她的额角。

若林和民子在隔壁六铺席房里私议了一番以后，民子打开衣橱里的小柜，取出银子的押身契，拿到她面前撕毁：“晴子，这样，你就完全可以安心了。你不是老说，不甘心在当艺妓的时候死去吗？这样撕毁了押身契，你就不是艺妓了。请安心吧！”

民子说过，擦擦眼泪。可是，银子身体在发烧，神志昏迷，在

不停地说呓语，狠狠地诅咒民子，简直使旁边的春次和福太郎听了，也为民子捏一把冷汗。她把平日郁积在肚子里的不满和愤怒都发泄出来了。大概知道自己已经无望，所以要把一切恩怨彻底清算一下吧。

她也断续地叫着："让我到乡下去，不愿意呆在这个该死的人家！""在这儿死去多可恨啊！带我到外面去吧！""这儿有老板娘在，快快让我躲到那边去吧！"跟着，又念出一连串戏子的名字，又诅咒着说：当艺妓的不是人。又好象妹子来取明天的买米钱了，谆谆叮嘱妹妹："快回去吧，路上当心些。"……大妹子背着最幼的妹子来到这儿，坐在睡着的银子身旁，静静等待姐姐清醒过来；这印象，不久前还深深地印在银子脑子里呢。

在充满悲伤的人们的环视下，针药的效力渐渐消失，银子的眼前垂下黑幕，整个人好象被浓黑的浊流冲激着，不停地向深深的水底下沉；她自觉到这就是死的一瞬间，一切便都不知觉了。

十三

但是，银子的生命之火并未烧尽。过了两天，人们依照她的希望，从春芳馆用担架把她抬下楼，又用救护车送到锦丝沟家里的楼上。医师本来不应许病人多动，现在既然尊重她的要求，也就尽可能为她途中的安全作好一切准备，并一路上亲自伴随。车子慢慢地开到两国，发现病人很不舒服，便在桥堍停下来，给打了一针，最后总算平安地回到了家里。

大妹妹时子，也躺在楼下的后间。那天，她背着小妹妹来春芳馆，是打算向银子拿钱的，不料见姐姐脸白如纸，从汽车上被搀扶下来，进到楼上，这就吓得她胆都碎了。她连忙啼哭着奔回

家里，告知父母。一家生活所寄托的姐姐病倒了，大小七口人将怎样活下去啊！在她幼小的心中，受到这意外的打击，当晚也就发起烧来，没能再起床。现在见姐姐能够保全性命归来，意外地感到快慰，便立时起来，上楼尽握着姐姐的手啼哭，可是姐姐不能开口说话。平日，她虽然心里不愿意，但又不能不一回回，甚至无数回地去梅园小胡同的春芳馆，把姐姐喊到屋外，向她要钱。爸爸生意做不通，母亲手头那么艰困，每天开门七件事，哪能不时时去罗唆姐姐呢！除了每回的另数外，银子还按月给家里送整笔的钱，若林给的钱，也大部分交给家里。因此，她自己几乎常常零用钱也没有。

幸亏民子和若林的关怀，银子回家后，仍请两位护士日夜照料，梅村医师也无虚日地前来看她。楼上楼下两个病人情况的发展，吉凶不一，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到三月里，天气渐渐暖和起来，银子的病况居然日见好转，相反的，妹妹却因治疗得过迟，体力急剧地衰弱下去。双亲听到梅村医师的诊断，终于对她绝了望。

时子的病，在先前服过那照相馆"大少"送银子的高野山灵草后，曾一度似乎有些好转。但据医生说，这病是由于营养不足而引起的，同时也可能是外婆家的遗传。

一天，银子有事请假回家，只见一个女孩站在相去约一条街前面的烧鸡铺珠帘里，看去很象时子，便走过去喊她；时子一听是姐姐，立刻跑了出来。

"阿时，怎的在这烧鸡铺里？"

"烧鸡营养好，我挺喜欢。"

这女孩子个儿修长，姿态比银子还好看，曾经有两三份人家有意求亲，可惜就在这时病起来了。

她看姐姐的病比自己有希望，心里异常高兴；有时拿鲜花，有时拿偶娃娃打扮一番，放在姐姐视线所及的地方。大人们知道她反正命已不保，也听任她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没多天，果然不出梅村医师的诊断，在当月的十三日，终于结束了她短短的生命。

“我此刻要去大矶，回来时当在十点钟光景，也许赶不上送这孩子的终了。”

医师的预言很准确，时子的死越来越迫近。这孩子在学校的成绩一向名列前茅，病中直到最后停止呼吸，脑子还很清晰，她自己也感觉到死期一分钟一分钟地逼近。

“今天感觉最难受，一定是要死了。”这天，她在白天就一再这样说着。到了晚上，痛苦加剧，耳朵倾听着店里的时钟，打响八点，九点，一心只等待医师的到来。

“大夫该已到达东京车站了吧。”她有些着急起来，知道自己已经不行了，但哀求父亲，想见见银子。

“妹妹不行了。她想见见您，请……”护士说过，把银子轻轻地抱起，一人搀着两胁抱住上半身，一人抬着双足，慢慢地下楼，来到离妹子病床不远的面前。时子这时呼吸异常困难，但还对姐姐的得救表示很快活，断续地说着一些“过去多亏姐姐照顾，以后家中更加只能依靠姐姐一人了……”之类的话，使银子禁不住哭了起来。

时子喉咙里突然响了一声，终于咽了气。医师赶到时，死者的枕头已经改北置。银子也已回到自己的病床上。

但医师大大责骂了护士一通，说不该让楼上的病人移动。银子的病，的确因此有过一些反复。

十四

银子在狭小的朝东楼屋里躺了五个月，到六月，医师要她逐渐练习抬起身子坐坐。开始时，要想坐起来，却觉得两只臂膀硬僵僵，脑袋很沉重，身子刚一抬起，便往前扑去，这才真正感觉到自己害过一场多么严重的病。

过没多日，她在楼上悄悄洗过手足，蹒跚地走下楼来，向妹子的牌位烧香行礼。

有一天，一半为了飨祭亡妹，一半为了请请护士，大伙吃了一次大盖碗炸鱼盖浇饭。这是因为想起妹妹生前曾想吃这种饭，现在聊表生者的一点心意。不是吗，在她病中拿这种饭给吃，刚打开碗盖闻到香味，就觉得食道阻塞，一箸也没能吃，因长期躺着不动，食欲也完全消失了。现在屋里还放着几只有田药房的空药瓶。药服完时，她曾往银子处拿买药钱。

银子初到芳町的那时，母亲曾带妹妹上街看过病。医生把母亲叫到另外的房里，生气地责难她说："把孩子的毛病拖到这步田地再来求医，还有什么用呀！"母亲就在这一瞬间，对妹妹的前途死了心。医生说：

"尽可能让她吃得好些，让她多多休息，除此之外，别无办法！"银子曾对母亲这样说。

有一回，把越后开机坊的亲戚送给妹妹们的棉绸做了新衣给时子穿上，当时她那高兴的模样儿，现在想起来，真禁不住使人流眼泪！她说死时希望打一个"唐人髻"①，所以咽气后，母

① 少女束的一种发式。

亲让她的脑袋倚在膝盖上，把那头发梳得光光的，束了个“唐人髻”，又给脸上薄薄施些脂粉。当时灵前的香烟升到楼上，银子闻到时异常难受；但忽而又仿佛妹妹还活着躺在楼下似的，忽而又依稀见到妹妹走出春芳馆小胡同时的后影。

“那孩子命里只有这么点寿数，你别替她伤心啦，还是保重自己的身体要紧！”母亲说。但是，银子自己也一度被死神的手抓住过，正因为这样，反觉得救活回来也算不得什么天大的喜事，即使死去，也没有什么了不得。

医生说，现在危险期已经过去，可以上温泉地进行病后的休养。因此，在六月底，母亲带银子坐火车往伊香保去。银子坐在火车里，感觉混身虚颤颤，四肢乏力，好久没见到山水，现在见了，也不觉得怎样有兴致。

这时的伊香保，正是避暑客三三两两开始来临的时节。客人大都是实业家名流，歌舞伎演员和花国明星之类的时髦人物。到了盛夏时节，所有旅馆、别墅，都将被塞得满满的。在夜间，那狭狭的石级坡道上，将只见他们磨肩擦踵地上下来去，热闹非凡。不过，目前还没有到这程度，大部分房子还是空着的。

银子病中被护士剪光的头发，现在还没充分复原，外加姑母害大病时向土地神许愿，要用生人的头发献神，曾把银子新长的头发剪了一束去，因此模样儿就更不雅观。这是无关大体的事，最扫兴的是，进到温泉池子浸过一会爬上来时，便感到意外的疲乏，攀登石级时，非得母亲搀扶不可。

“你别心急呀。要知道，这儿的水温高，先别浸久，慢慢儿会习惯的。”

虽然母亲这样说，但经过几天的尝试，依然不见习惯。气血实在太虚弱了，简直象一朵鲜花受过暴风雨的摧残；尽管入浴的

时间加以限制，从赤城吹下来的风，还是感觉得太冷，要是引起肺炎复发，那就糟了。因此，在第五天晚上决定归计，次日早晨就坐电车下山了。

这时候，春芳馆的民子又起了贪心。她对银子说，再静养一阵，如果有兴趣就来玩玩吧，反正梅村先生住在附近。不消说，那回撕毁的押身契是复写本，正本早已拿去向大场财东作了抵押，所以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她要银子回去“玩玩”，也不能说全无道理。不说别的，光在银子九死一生之际，无分昼夜用在买冰块上的钱，就已十分可观啊。

“我不说用了的钱全数要你出借据，只是希望你有兴趣的时候出出堂差，那就很好了。”

十五

这期间，人们常常可以看到那个名叫濑川的戏院子票房先生在春芳馆出现，他给老板娘定座位，送戏票，巴结得了不得。这位票房先生在戏院里的地位，既不是替演员们管管皮鞋木屐的小伙计，也不是大模大样坐在账房间里的什么大头目，他的专职仅仅是处理一些前排的好票子。在演员们前也有些面子。他看民子是很讲交情的人，所以每回来春芳馆，总是带些别致的礼物来，有时也拿些名角们手绘的丢弃不要了的小画幅来，尽量讨她的欢心。

“你们贵馆真是人材济济，每位姑娘都漂亮极了。”他常常这样奉承春芳馆。有一回说：“改天我也想借什么地方，邀约贵馆所有的姑娘都劳驾一次。”

民子赶紧抓住他这话不放过：“好极啦，那末请一定赏光

吧！近来别的馆怎么样不知道，象我们这儿，可真是闲得慌哩。”

这时候，曾经哄动大坂剧坛的大众剧名角泽正，正好来东京登台演出，红极一时。他那剑术绝技，为从来的武剧开一新纪元。特别是扮演机龙之助和月形半平太时，更博得观众不绝的掌声。

银子并不挺爱看戏，因而从不主动买票去看。一天，民子要去看泽正的戏，嘱银子打电话给濑川定座，她照着办了。事后才感觉到那一切是预谋的，当时的她可简直糊里糊涂。

“噢，是晴姑娘吗？今天的位子全卖出了。既然是晴姑娘要看戏，就让我想想办法吧。”

时间已是十一月。银子的健康已经大致复原，开始在不致于太疲劳的情况下，随意应接些堂差。在锦丝沟的家后面租了一间小屋，以便不时回家休息一下时在那儿休息，免得盛装来去引起邻居们过分的注目。不过这屋子最近已让妹妹们去住了。

“唷，阿晴姑娘，你病后反而更漂亮啦。恭喜恭喜！”

好久没有和银子见面的箱丁们，一见面，个个都替她高兴。况且，从前老板娘每回替她制新衣，总嫌她身段不好看，现在却变得那样苗条，以致箱丁们都不禁一致赞扬。

银子同民子一进剧场，发现濑川正在那儿匆忙来去。

“来啦？刚才幸蒙打电话来，那能不极力想办法！已经搞到头等的好位子，请吧！”他边说，边在前面领路，踩着小步子，穿过开幕前的人声嘈杂的甬道，指明第五号坐厢，请她们入座。又滔滔地说了好些奉承话，又替银子卸披巾，帮助脱外套，调理脚炉里的火……

濑川的年纪四十刚出头，稍带苍白的瘦脸庞，个儿中等，眼睛大而不难看，颊骨颚骨却太耸一些。唠唠叨叨，奉承得银子感到有点儿不耐烦起来。

这天的戏目有《大菩萨岭》和《温泉场景》等。前者的剧情大致是这样：滨娘为营救未婚夫哀求仇敌"无音派"剑士机龙之助宽容息事，结果竟被龙之助所奸污，不得不怀着仇恨和爱欲的矛盾心情相偕走江户，最后却又双双惨死于狂徒的剑下。全剧充满阴郁的颓废气氛，给人以变态的刺激。可以说，泽正是把自己当时和久松的恋爱关系，利用其炉火纯青的演技搬演到舞台上来了。银子在泽正初从大阪归来，演出于明治座剧场的时候，曾去看过他的戏，觉得比从前在这同一剧场演《家淡海》中的志贺时高明不了多少。所以这回去看，她兴趣并不高，只是情面难却，不得不给老板娘作陪罢了。可是，等看过戏后，才知道现在的泽正，不光是名声日隆，艺术也确实不能不使人刮目相看了。

后来，银子也接应过泽正的堂差，觉得他到底出身不同，完全不脱学生本色，没有一点歌舞伎和话剧明星们那种象煞有介事的架子，随便给人们画扇面，画些标帜性的杨柳和青蛙等，也拿些刻有标帜的粉盒相赠，所以给艺妓们的印象挺好，有机会出他的堂差，都感到不胜光荣。

散场时，濑川送些礼物到座厢里，候着只有银子一人的当儿，傻笑着对她低声说："晴姑娘，对不起，今晚赏我一次光好吗。民子大姐也已同意了，馆里的其他姑娘也都邀请了。偶然劳一次驾没关系吧。就这样说定了吧。"

十六

归途中，银子在梅园横胡同和老板娘分手，一边想"这讨厌的家伙"！一边又想，既然其他的姐妹们都去，也只好去应付一下，若林是不会在这时候来找她的，这一点用不着顾虑，便依约

前往靠近河边的滨町某雅叙馆去。

在银子病愈，重新出现在酒宴场中以后，若林约会她的次数，一时又频繁了起来。不巧的是，这时正好遇上全国发生经济恐慌，工商界有的已告破产，若林自然也受到影响，亏损很大，即使出来玩乐，总是愁眉苦脸，玩得不畅。而临时同外面通电话时，银子在旁不能不听见，因此，很了解他内心的苦恼，而且深深地为他难过。

“嫁给股票商做太太，该是多么不幸啊！”她想。

一天，银子正和若林在藤川馆的楼上，老板娘叫她下楼去一下，她就离座来到起坐间里，老板娘一本正经地说：“您是知道的，最近若林先生的脸色多么难看，简直连认都认不得了，旁人看看也替他可怜。您总算多少受过他一些恩典，是不是可以在这时候尽尽你的心呢？”

银子瞠然不知所对。

“如果说，要你拿出一整笔钱，这也是办不到的事，我不会要一个弱女子伸手去拯救一个男子汉的大难；那末，姑且请您做一点能够做的事怎么样呢？只要使他知道您银子倒的确是一位有良心的姑娘，我想，若林先生也是很有气派的人，将来对你一定不会吃亏。”

“你说该怎么办呢？”

经过银子这一问，原来事情并不费力，这是老板娘个人苦心苦诣想出来的办法：说是希望把若林所赠送的钻戒，古渡珊瑚和翡翠的带扣、发饰、栉子、簪子、手表等所有一应小物件奉还他。银子听后，虽然觉得好容易受得的这些赠品，一旦归还，未免可惜，而且多少有点儿不愉快；然而她终于不露声色地马上赶回馆里，把那些玩意儿包成重甸甸的一包，拿来交给了老板娘。老板

娘也就兴匆匆地交给了若林，只差没说出“这多亏我出的好主意呵”。

若林“哼”地一声把脸甩开去，意思是：我还没倒霉到这田地，要把赠给女子的东西收回哩！可是，他只好暂时把它带回家。过了四五天，终于又私下交还了银子，说：“谅来这一定不是你自己的意思吧。”

滨町的雅叙馆里，福太郎、春次和雏妓等五六个人都到了，没一会，濑川也来了。点了些酒菜和饭团。酒葫芦福太郎被春次劝着喝了一杯又一杯。银子则大约斟三次干一次，最后也有些醉意了。肠胃不强的濑川，偶而拿起杯子做得好象在喝的样子，结果却老是偷偷儿倒进水盂里。他懂得茶道，懂得插花，也精通吃喝，而且能亲自当厨。

（未　完）

译 后 记

《缩影》作者德田秋声(一八七一——一九四三)是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杰出作家。他一生经历了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朝代和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兴、盛、衰的全历程。在他约半个世纪的作家生涯中,写下了长、短上千篇作品。日本雪华社、平凡阁等出版社各出有他的十五卷本的《全集》。《缩影》是他最后一篇未完的名作。

各国自然主义文学各有不同的流派，综其创作方法上的共通特征,大概有这么一条：忠于“摆事实”而忌于“讲道理”,也即力避“主观”介入对“客观”的反映。其实,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摆什么事实和不摆什么事实之间、这么摆或那么摆之间,依然离不开作者“主观”的选择;其选择所由的“道理”,依然瞒不过人家的眼睛。《缩影》就是最好的例子。

《缩影》发表于一九四一年的东京《都新闻》(即今《东京新闻》)，自六月二十八日开始连载。那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血腥侵略中国进入第四年、进而发动太平洋战争、野心勃勃地打算把整个亚洲一口吞下去的关键时刻。当时日本多少文人都在为“圣战”、“大东亚共荣圈”敲锣打鼓，有的甚至干脆“投笔从戎”上火线去了，而《缩影》却抱隔岸观火的态度，且竟然醉心于艺妓生活的描绘,这不是明目张胆的挑战是什么！结果,在连载了八十回之后,终于不得不遵奉军部的敕令中止刊载;《缩影》就此横遭

腰斩的命运，应是不足为怪的吧。

德田所有作品的人物表里，大都是平平凡凡的人，即所谓"庶民"，没有英雄，没有天才。《缩影》自不例外。在德田心目中，酒楼卖艺的艺妓同高门闺女是无分轩轾的，他认为在作为"人"的这一严肃概念上，没有理由不对她们一视同仁。写的人既是平平凡凡的人，写的事自不外这些人的生老病死和悲欢离合一类平平凡凡的事。所以从他的每篇作品里，几乎看不出有什么俨然的主题思想，读来直象一首首无题的即兴抒情诗。那末，他是在什么样的意念推动下、不倦地进行创作的呢？又是凭什么样的力量感动着千百万读者的呢？据好些日本评论家的分析，认为"德田文学"的篇章里内燃着庄严博大的"慈悲感"，这慈悲感就是它的能源，也是它的出发点。是的，当我们读德田的作品时，常常感觉到，他是满怀着喜悦和振奋的心情报道人们的善良和幸福以及他们对丑恶的反抗，而在诉说人们的罪过、不幸和痛苦时，又是含着眼泪低吟的。可是，他并不站在高处指点人们要这样那样，而是时刻跟大伙挨在一起同喜怒、共哀乐。照他自己说，文学活动的归着点，应是人生、艺术、作者三者的交融统一。

德田文学的语言，以高度洗炼、清澈、晶莹见称。擅于用白描笔触传达人物的复杂思想感情和性格而无比鲜明准确，美而不华。篇中从不作冗长说教式的对话，问答大都三言两语解决问题。其次，德田于叙事写景的手法方面，也有所创新。他一反平铺直叙的陈规，往往把时间与空间、现在与过去、此处与彼地纵横夹叙，镜头所指，挥洒自如，使读者的视野与听觉无限扩展，蠢然产生如实的立体感。还有，德田氏平生勤奋多产，文风严谨，可说做到了一字不苟的境地。晚年记忆力衰退，每当深夜写作，

遇有记不清笔划的汉字，决不马虎以他词顶替，而要不辞老步蹒跚地登楼叫醒睡梦中的孩子讨教清楚而后已。《缩影》是兼备以上诸特色而臻于圆熟之极的代表作，日本文坛推崇为是一部天衣无缝、通体透明的自然主义文学珍品。

译者限于水平，没能把原作译好，敬希读者对译文的缺点错误勿吝指正。

力　　生

一九八二年·上海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缩影
作者=［日］德田秋声著
页数=199
SS号=12003509
出版日期=1997.8